

武松全傳

重編白話歷史說部



小序 小序

武松景陽崗打虎一段故事，直到如今，還是膾炙人口，稱道他是英雄好漢。他的嫂嫂潘金蓮，誰不知道他是四大淫婦，偏嫁了三寸釘武大郎，試想她一個楊花水性愛風情的婦人，和這貌不出衆，形同侏儒的男子，怎做得夫妻？自然見了這個英姿勃發的叔叔焉有不羨慕之理，要來一下無微不至的挑簾戲叔了！差幸武二是個頂天立地漢子，不被淫婦誘惑，致後來殺嫂祭兄，演出種種驚人的事來！

水滸傳中有武十回，寫武松一生事實，細膩處纏綿悱惻，動人處驚魂奪魄，令人讀之神往。所以作者有武松全傳之作，自知筆底文字，不及施耐菴先生萬一，然對於武松之十大事跡，描寫方面，較爲透澈，與讀者一新耳目，諒讀者是歡迎的。

蝶廬辛巳中秋前三日

名俠名
義著

武松全傳目次

第一回	景陽岡好漢打虎	一
第二回	陽穀縣無意遇見	八
第三回	潘金蓮挑簾戲叔	一五
第四回	武松奉命走東京	二一
第五回	西門慶巧會金蓮	二八
第六回	貪美心茶坊求計	三五
第七回	王婆子撮合私情	四二
第八回	武大郎結伴捉姦	四八
第九回	砒霜毒死三寸釘	五六
第十回	何九叔送喪偷骨	六二
第十一回	聞兄耗武二告狀	六九



北师大图 B2354008

武松全傳 目次

二

- 第十二回 供人頭靈前祭奠……………七六
- 第十三回 賣人肉英雄打店……………八三
- 第十四回 十三坡義結張青……………九〇
- 第十五回 安平寨力舉石墩……………九七
- 第十六回 孟州城結拜施恩……………一〇四
- 第十七回 武松醉打蔣門神……………一一一
- 第十八回 張都監計陷武松……………一一八
- 第十九回 飛雲浦怒殺公人……………一二五
- 第二十回 良宵血濺鴛鴦樓……………一三二
- 第二十一回 行者夜走蜈蚣嶺……………一三八
- 第二十二回 二龍山落草避難……………一四六

松武者行



景陽岡好漢打虎



砒霜毒死三寸釘

二



供人頭靈前祭奠

先兄武太郎之位



安平寨力舉石墩

武松醉打蔣門神



飛雲浦怒殺公人 四

俠義
名著 武松全傳

第一回 景陽岡好漢打虎

這時太陽已經偏向了西，一條官塘大道之上，却有一籌好漢，身上穿一領新納紅袖襖，戴着個白范陽氈笠兒，背着包裹，手裏提了一根哨棒，洒開了大步，只管前走。

此人姓武名松，排行第二，人都叫他武二郎，因在清河縣酒後打死了人，逃奔在外，一年有餘，心中掛念着他的哥哥，趕回清河縣來，這見路過陽穀縣地面，一時走得肚中飢渴，望見前面有一個酒店，挑着一面招旗在門前，上頭寫着五個字：「三碗不過崗。」

武松入到裏面坐下，把哨棒倚了，叫道：「主人家，快把酒來吃！」只見店主人把三隻碗，一雙筯，一碟熱菜，放在武松面前，滿滿篩了一碗酒。武松拿起碗一飲而盡，叫道：「這酒好生有氣力！主人家，有飽肚的買些吃酒。酒家道：『只有熱牛肉。』武松道：『好的，切二三斤來吃酒。』店家去裏面，切出二斤熟牛肉，做大盤子，將來放在武松面前，

隨即再篩一碗酒。武松吃了道：『好酒！』又篩下一碗，恰好吃了三碗酒，再也不來篩。

武松敲着桌子叫道：『主人家，怎的不來篩酒？』酒家道：『客官要肉便添來。』武松道：『我也要酒，也再切些肉來。』酒家道：『肉便切來，添與客官吃，酒却不添了。』武松道：『却又作怪！』便問主人家道：『你如何不肯賣酒與我吃？』酒家道：『客官，你須見我那門前招旗上面，明明寫着三碗不過崗。』武松道：『怎地喚做三碗不過崗？』酒家道：『俺家的酒，雖是村酒，却比老酒的滋味，但凡客人來我店中，吃了三碗便醉了，過不得前面的山崗去；因此喚做三碗不過崗，若是過往客人到此，只吃三碗，更不再問。』武松笑道：『原來恁地，我却吃了三碗，如何不醉？』酒家道：『我這酒叫做透瓶香，又喚做出門倒，初入口時，味醇釀好吃，少刻時便倒。』武松道：『休要胡說！沒地不還你錢，再篩三碗來我吃。』

酒家見武松全然不動，又篩三碗。武松吃道：『端的好酒，主人家，我吃一碗，還你一碗錢，只顧篩來。』酒家道：『客官只休顧要飲，這酒端的要醉倒人，沒藥醫！』武松道：『休得胡說，便是你使蒙汗藥在裏面，我也有鼻子。』店家被他發話不過，一連又篩了三

碗。武松道：『肉便再把二斤來。』酒家又切了二斤熟牛肉，再篩了三碗酒。

武松吃得口滑，只顧要吃，身邊取出碎銀子，叫道：『主人家，你且來看我銀子，還你酒肉錢麼？』酒家看了道：『有餘，還有些貼錢與你。』武松道：『不把你貼錢，只將酒來篩。』酒家道：『客官你要吃酒時，還有五六碗酒哩！只怕你吃不得了！』武松道：『就有五六碗多時，你盡數篩將來。』酒家道：『你這條長漢，倘或醉倒了時，怎扶得你住？』武松答道：『要你扶的，不算好漢。』酒家那裏肯將酒來篩。武松焦躁道：『我又不白吃你的，休要引老爺性發，通教你屋裏粉碎，把你這鳥店子倒翻轉來。』酒家道：『這廝醉了，休惹他。』再篩了六碗酒，與武松吃了。

前後共吃了十八碗，綽了哨棒，立起身來道：『我却又不曾醉。』走出門前來笑道：『却不說三碗不過岡。』手提哨棒便走。酒家趕出來叫道：『客官那裏去？』武松立住了問道：『叫我做甚麼？我又不少你酒錢，喚我怎地？』酒家叫道：『我是好意，你且回來我家，看抄白官司榜文。』武松道：『甚麼榜文？』

酒家道：『如今前面景陽岡上，有隻吊睛白額大蟲，晚了出來傷人，壞了二三十條大漢性

命，官司如今杖限獵戶擒捉發落，岡子路口，都有榜文，可教往來客人，結夥成隊，於巳午未三個時辰過岡，其餘寅卯申酉戌亥六個時辰，不許過岡，更兼單身客人，務要等伴結夥而過，這早晚正是未末申初時分，我見你走都不問人，枉送了自家性命，不如就在此間歇了，等慢慢湊得三二十人，一齊好過岡子。」武松聽了笑道：「我是清河縣人氏，這條景陽岡上，至少也走過了一二十遭，幾時見說有大蟲，你休得這般鳥語來嚇我，便有大蟲，我也不怕！」酒家道：「我是好意救你，你不信時，進來看官司榜文。」武松道：「你鳥做聲，便真個有虎，老爺也不怕，你留我在家裏歇，莫不半夜三更，要謀我財帛，害我性命，却把鳥大蟲嚇我？」酒家道：「你看麼，我是一片好心，反做惡意，倒落得你恁地，你不信我時，請尊便自行。」一面說一面搖着頭自進店裏去了。

這武松提了哨棒，大着步自過景陽岡來，約行了四五十里路，來到岡子下，見一大樹，刮去了皮，一片白，上寫兩行字。武松也頗識幾字，抬頭看時，上面寫道：「近因景陽岡大蟲傷人，但有過往客商，可於巳午未三個時辰給夥成隊過岡，請勿自誤。」武松看了笑道：「這是酒家詭詐，驚嚇那等客人，便去那廝家裏宿歇，我却怕甚麼鳥？」橫拖着哨棒，便上

岡子來。

那時已有申牌時分，這輪紅日，厭厭地相傍下山，武松乘着酒興，只管走上岡子來，走不到半里多路，見一個敗落的山神廟，行到廟前，見這廟門上，貼着一張印信榜文。武松住了腳讀時，上面寫道：

陽穀縣示，爲景陽岡上有一隻大蟲，傷害人命，見今杖限各鄉里正并獵戶人等，行捕未獲，如有過往客商人等，可於巳午未三個時辰，結伴過岡，其餘時分及單身客人，不許過岡，恐被傷害性命，各宜知悉，政和年月日。

武松讀了印信榜文，方知端的有虎，欲待轉身再回酒店裏來，尋思道：『我回去時，須吃他恥笑，不是好漢，難以轉去。』存想了一回，說道：『怕甚麼鳥？只顧上去，看怎地？』武松正走，看看酒湧上來，便把氈笠兒掀在脊梁上，將哨棒縮在肋下，一步步上那岡子來，回頭看這日色時，漸漸地墜下去了。

此時正是十月間，天氣，日短夜長，容易得晚，武松自言自說道：『那得甚麼大蟲，人自怕了，不敢上山？』武松走了一回，酒力發作，焦熱起來，一隻手提着哨棒，一隻手把胸膛

前袒開，踉踉蹌蹌，直奔過亂樹林來，見一塊光禿禿大青石，把那哨棒倚在一邊，放翻身體却要睡，只見發起一陣狂風，那一陣風過了，只聽得亂樹背後撲地一聲響，跳出一隻吊睛白額大蟲來！

武松見了，叫聲：『阿呀！』從青石上翻將下來，便拿那條哨棒在手裏，閃在青石邊。那大蟲又饑又渴，把兩隻爪在地下略按一按，和身望上一撲，從半空裏躡將下來。武松吃那一驚，酒都做冷汗出來！

說時遲，那時快，武松見大蟲撲來，只一閃，閃在大蟲背後。那大蟲背後看人最難，便把前掌搭在地下，把腰膀一膀，掀將起來。武松只一閃，閃在一邊。大蟲見掀他不着，吼一聲，却似半天裏起個霹靂，振得那山岡也動，把這鐵棒也似虎尾倒豎起來，只一翦，武松却又閃在一邊。

原來那大蟲拿人，只是一撲，一掀，一翦，三般捉不着時，氣性先自沒了一半。那大蟲又翦不着，再吼了一聲，一兜兜將回來。武松見那大蟲復翻身回來，雙手輪起哨棒，盡平生氣力只一棒，從半空劈將下來，只聽得一聲響，簌簌地將那樹連枝帶葉，劈臉打將下來，定睛

看時，一棒劈不着大蟲。原來打急了，正打在枯樹上，把那哨棒折做兩截，只拿得一半在手裏。

那大蟲咆哮性發起來，翻身又只一撲，撲將來。武松又只一跳，却退了十步遠，那大蟲恰好把兩隻前爪搭在武松面前，武松將半截棒丟在一邊，兩隻手就勢把大蟲項花皮脫離地揪住，一按按將下來。那隻大蟲急要掙扎，被武松儘氣力捺定，那肯放裏半點兒鬆寬，武松把隻脚，望大蟲面門上，眼睛裏，只顧亂踢。那大蟲咆哮起來，把身底下爬起兩堆黃泥，做了一個土坑，武松把那大蟲嘴，直按下黃泥坑裏去，那大蟲吃武松奈何得沒了些氣力，武松把左手緊緊地揪住項花皮，偷出右手來，提起鐵鎚般大小拳頭，儘平生之力只顧打，打到五七十拳，那大蟲眼裏，口裏，鼻子裏，耳朵裏，都迸出鮮血來，更動彈不得，只剩口裏兀自氣喘。

武松放了手，來松樹邊，尋那打折的哨棒，拿在手裏，只怕大蟲不死，把棒槌又打了一回，眼見氣都沒了，方纔丟了棒，尋思道：『我就地拖得這死大蟲下岡子去。』就血泊裏雙手來提時，那裏提得動，原來使盡了氣力，手足都蘇軟了。武松再來青石上，坐了半歇，尋

思道：『天色看看黑了，倘或又跳出一隻大蟲來時，却怎地鬥得他過？且掙扎下岡子去，明早却來理會。』就石頭邊尋了氈笠兒，轉過亂樹林邊，一步步捱下岡子來。走不到半里多路，只見枯草中，又鑽出兩隻大蟲來！

第二回 陽穀縣無意遇見

武松挨下岡子，走不多路，只聽枯草中一陣窸窣之聲，鑽出兩隻大蟲來，不覺叫聲道：『阿呀！我今番罷了！』只見那兩隻大蟲在黑影裏直立起來，又是一驚，連忙定睛看時，却是兩個人，把虎皮縫做衣裳，緊緊紮在身上，手裏各拿着一條五股叉，見了武松吃一驚道：『你你你吃了慾律心，豹子肝，獅子腿，膽到包着身軀，如何敢獨自一個昏黑將夜，又沒器械走過岡子來，你你你是人是鬼？』武松道：『你兩人是甚麼人？』那個人道：『我們是本處獵戶。』武松道：『你們上嶺來做甚麼？』

那兩個獵戶失驚道：『你兀自不知哩！如今景陽岡上有一隻極大的大蟲，夜夜出來傷人，只我們獵戶，也折了七八個，過往客人不計其數，都被這畜生吃了，本縣知縣，着落當鄉里

正，和我們獵戶人等，捕捉那大蟲，勢大難近，誰敢向前，我們爲他正不知吃了多少限棒，只捉他不得，今夜又該我們兩個捕獵，和十數個鄉夫在此，上上下下，放了窩弓，準箭等他正在這裏埋伏，却見你大刺刺地從岡子上走將下來，我兩個吃了一驚，你却正是甚人，會看大蟲麼？」武松道：「我是清河縣人氏，姓武排行第二，却纔岡子上亂樹林邊正撞見那大蟲，被我一頓拳脚打死了。」兩個獵戶聽得，癡呆了，說道：「怕沒這話。」武松道：「你不信時，這看我身上兀自有血跡。」兩個道：「怎地打來？」武松把那打大蟲的本事，再說了一遍。

兩個獵戶，聽了又驚又喜，叫攏那十個鄉夫來。這見這十個鄉夫，都拿着鋼叉踏弩刀鎗，隨卽攏來。武松問道：「他們衆人，如何不隨你兩個上山？」獵戶道：「便是那畜生利害，他們如何敢上來。」一夥十數個人，都在面前，兩個獵戶，叫武松把打大蟲的事，說向衆人，衆人都不肯信，武松道：「你衆人不信時，我和你去看便了。」衆人身邊都有火刀火石，隨卽發出火來，點起五七個火把，衆人都跟着武松，一同再上岡子來，看見那大蟲做一堆兒死在那裏，衆人見了大喜。先叫一個去報知本縣里正，并該管上戶，這裏七八個鄉夫，自把大

蟲縛了，抬下岡子來。

到得嶺下，早有七八十人，都關將來，先把死大蟲抬在面前，將一乘兜轎，抬了武松，投本處一個上戶家來。那上戶里正，都在莊前迎接，把這大蟲扛到草廳上，却有本鄉上戶，三二十人，都來相探武松。衆人問道：『壯士高姓大名，貴鄉何處？』武松道：『小人是此間鄰郡清河縣人氏，姓武名松，排行第二，因從滄州回鄉來，昨晚在岡子上邊酒店吃得大醉，上岡子來，正撞見這畜生。』把那大虎的身分拳脚，細說了一遍。衆上戶道：『真乃英雄好漢！』衆獵戶先把野味將來與武松把杯。武松因打大蟲困乏了要睡，大戶便叫莊客打掃客房，且教武松歇息。

到天明，上戶先使人去縣裏報知，一面合具虎床，安排端正，迎送縣裏去。天明武松起來洗漱罷，衆上戶牽一羴羊，挑一担酒，都在廳前伺候，武松穿了衣裳，整頓巾幘，出到前面，與衆人相見。衆上戶把盞，說道：『被這個畜生，正不知害了多少人性命，連累獵戶吃了幾頓隄棒，今日幸得壯士來到，除了這個大害，第一鄉中人民有福，第二客旅通行，實出壯士之賜。』武松謝道：『非小子之能，賴托衆長上福蔭。』衆人都來作賀，吃了一早晨酒。

食，抬出大蟲，放在虎床上，衆鄉村上戶，都把緞匹花紅，來掛與武松，武松有些行李包裹，寄在莊上，一齊都出莊門前來。早有陽穀縣知縣相公，使人來接武松，都相見了，叫四個莊客，將乘涼轎來抬了武松，把那大蟲扛在面前，也掛着花紅緞疋，迎到陽穀縣裏來。

那陽穀縣人民，聽得說一個壯士，打死了景陽岡上大蟲，迎接了來，盡皆出來看，鬧動了那個縣治。武松在轎上看時，只見挨肩疊背，鬧鬧攘攘，屯街塞巷，都來看迎大蟲。

到縣前衙門口，知縣已在廳上，專等武松下了轎，扛着大蟲，到廳前放在甬道上，知縣看了武松這般模樣，又見了這個老大錦毛大蟲，心中自忖道：『不是這個漢，怎地打得這個虎？』便喚武松上廳來，武松去廳前聲了喏。知縣問道：『你那打虎的壯士，你却說怎生打了這個大蟲？』武松就廳前將打虎的本事，說了一遍。廳上廳下衆多人等，都驚得呆了。

知縣就廳上賜了幾杯酒，將出上戶湊的賞賜錢一千貫，給與武松。武松稟道：『小人托賴相公的福蔭，偶然僥倖，打死了這個大蟲，非小人之能，如何敢受賞賜，小人聞知這衆獵戶，因這個大蟲，受了相公責罰，何不就把這一千貫，給散與衆人去用？』知縣道：『既是如此，任從壯士。』武松就把這賞錢，在廳上散與衆人獵戶。

知縣見他忠厚仁德，有心要抬舉他，便道：「雖你原是清河縣人氏，與我這陽穀縣只在咫尺，我今日就參你在本縣做個都頭如何？」武松跪稟道：「若蒙恩相抬舉，小人終身受賜。」知縣隨即喚押司立了文案，當日便參武松做了步兵都頭，衆上戶都來與武松作賀慶喜，連連吃了三五日酒。武松自心中想道：「我本要回清河縣去看望哥哥，誰想到來做了陽穀縣都頭。」自此上官見愛，鄉里聞名。

又過了三二日，那一日武松走出縣前來閒玩，只聽說背後一個人叫聲：「武都頭，你今日發跡了！如何不看覷我則個？」武松回過來看了，叫聲：「阿呀！你如何却在這裏？」翻身便拜。那人原來不是別人，正是武松的嫡親哥哥武大郎。

武松拜罷，說道：「一年有餘，不見哥哥，如何却在這裏？」武大道：「二哥你去了許多時，如何不寄封書來與我？我又怨你，又想你！」武松道：「哥哥如何是怨我想我？」武大道：「我怨你時，當初你在清河縣，專要便吃酒醉了，和人相打，時常吃官司，教我要便隨衙聽候，不會有一個月清淨，常教我受苦，這個便是怨你處；想你時，我近來取得一個老小，清河縣人不怯氣，都來相欺負，沒人做主，你在家時，誰敢來放個兒，我如今在那裏安

不得身，只得搬來這裏賃房居住，因此便是想你處。」

原來武大與武松，是一母所生兩個。武松身長八尺，一貌堂堂，渾身上下，有千百斤氣力，不恁地如何打得那個猛虎？這武大郎身不滿五尺，面目醜陋，頭腦可笑，清河縣人見他生得短矮，起他一個諱名，叫做「三寸丁穀樹皮。」那清河縣裏有一個大戶人家，有個使女，娘家姓潘，小名喚做金蓮，年方二十餘歲，頗有些顏色，因為那個大戶要纏他，這女使只是去告主人婆，意下不肯依從，那個大戶，以此記恨於心，却倒賠些粧奩，不要武大一文錢，白白地嫁與他。

自從武大娶得那婦人之後，清河縣裏有幾個奸詐的浮浪子弟們，却來他們裏家尋惱。原來這婦人，見武大身材短矮，人物猥雜，不會風流，他倒無般不好，為頭的愛偷漢子，那武大是個懦弱本分人，被這一班人不時間在門前叫道：「好一塊羊肉，倒落在狗口裏！」因此武大在清河縣住不牢，搬來這陽穀縣紫石街賃房居住，每日仍舊挑賣炊餅。

此日正在縣前做買賣，當下見了武松，武大道：「兄弟，我前日在街上聽得人沸沸地說道：景陽岡上一個打虎的壯士姓武，縣裏知縣參他做個都頭，我也八分猜道是你，原來今日

纔得撞見，我且不做買賣，一同和你家去。」武松道：「哥哥家在那裏？」武大用手指道：「只在前面紫石街便是。」武松替武大挑了担兒，武大引着武松，轉灣抹角，一徑望紫石街來。

轉過兩個灣來，到一個茶坊間壁，武大叫一聲：「大嫂開門！」只見簾子開處，一個婦人出到簾子下，應道：「大哥，怎地半早便歸？」武大道：「我的叔叔在這裏，且來廝見。」武大郎接了担兒入去，便出來道：「二哥，入屋裏來，和你嫂嫂相見。」

武松揭起簾子入進裏面，與金蓮相見。武大說道：「大嫂，原來景陽岡上打死大蟲，新充做都頭的，正是我這兄弟。」金蓮叉手向前道：「叔叔萬福。」武松道：「嫂嫂請坐。」武松當下推金山倒玉柱，納頭便拜。金蓮向前扶住武松道：「叔叔折殺奴家。」武松道：「嫂嫂受禮。」金蓮道：「奴家聽得間壁王乾娘說，有個打虎的好漢，迎到縣前來，要奴家同去看一看，不想去得遲了，趕不上，不會看見，原來却是叔叔，且請叔叔到樓上坐去。」三個人同到樓上坐了。金蓮看着武大道：「我陪侍着叔叔坐地，我去安排些酒食來，管侍叔叔。」武大應道：「最好！二哥你且坐一坐，我便來也！」武大下樓去了。

第三回 潘金蓮挑簾戲叔

潘金蓮在樓上看了武松這表人物，自心裏尋思道：『武松與他是嫡親一母兄弟，他又生得這般長大，我嫁得這等一個，也不枉了爲人一世，你看我那三寸丁穀樹皮，三分像人，七分似鬼，我真恁地晦氣？據着武松，大蟲也吃他打倒了，他必然好氣力，說他又未曾婚娶，何不叫他搬來我家裏住，不想這段姻緣，却在這裏。』

金蓮想到這裏，臉上堆下笑來，問武松道：『叔叔，在那來這裏幾日？』武松答道：『到此間十數日了。』金蓮道：『叔叔，在那裏安歇？』武松道：『胡亂權在縣衙裏安歇。』金蓮道：『叔叔，恁地時却不便當。』武松道：『獨自一身，容易料理，早晚自有土兵伏侍。』金蓮道：『那等人伏侍叔叔，怎地顧管得到？何不搬來一家裏住，早來要些湯水吃時，奴親自安排與叔叔吃，不強似這夥掩贖人，叔叔便吃口清湯也放心得下。』武松道：『深謝恩嫂。』金蓮道：『莫不別處有嬌嬌？可取來廝會也好！』武松道：『武二並不會婚娶了，蓮又問道：『叔叔青春多少？』武松道：『武二二十五歲。』金蓮道：『長奴三歲裏。』

番從那裏來？」武松道：「在滄州住了一年有餘，只想哥哥在清河縣，不想却搬在這裏？」金蓮道：「一言難盡！自從嫁得你哥哥，吃他忒善了，被人欺負，清河縣裏住不得，搬來這裏，若得叔叔這般雄壯，誰敢道個不字。」武松道：「家兄從來本分，不似武二撒潑。」金蓮笑道：「怎地這般顛倒說？常言道：『人無剛骨，安身不牢。』」奴家平生快性，看不得這般三答不回頭，四答和身轉的人。」武松道：「家兄却不到得惹事，要嫂嫂愛心？」

正在樓上，說話未了，武大買了些酒肉菓品歸來，放在廚下，走上樓來叫道：「大嫂，你下來安排！」金蓮應道：「你看那不曉事的，叔叔在這裏坐地，却教我撇了下來。」武松道：「嫂嫂請自便。」金蓮道：「何不去叫間壁王乾娘安排了，只是這般不見便。」武大自去央了間壁王婆，安排端正了，都搬上樓，擺在桌子上，無非是些魚肉菓菜之類，隨即燙酒上來。

武大却叫金蓮坐了主位，武松對席，武大打橫，三個人坐下，武大篩酒在各人面前。金蓮拿起酒來道：「叔叔休怪沒甚管待，請酒一杯。」武松道：「感謝嫂嫂，休這般說！」武大直顧上下篩酒湯酒，那裏來管別事。金蓮笑容可掬滿口兒道：「叔叔，怎地魚和肉也不吃一

塊兒？」揀好的遞將過來。武松是個直性的漢子，只把做親嫂嫂相待。誰知金蓮是個使女出身，慣會小意兒。武大又是善弱的人，那裏會管待人？金蓮吃了幾杯酒，一雙眼只看着武松的身上，武松吃他看不過，只低了頭不恁麼理會。

當日吃了數杯酒，武松便起身要走。武大道：「二哥再吃幾杯了去。」武松道：「只好恁地，却又來望哥哥。」都送下樓來。金蓮道：「叔叔，是必搬來家裏住，若是叔叔不搬來時，教我兩口兒也吃別人笑話，親兄弟難比別人，大哥你便打點一間房，請叔叔來家裏過活，休教鄰舍街坊道個不是。」武大道：「大嫂說得是，二哥你便搬來，也教我爭口氣。」武松道：「既是哥哥嫂嫂恁地說時，今晚有些行李便取了來。」金蓮道：「叔叔，是必記心，奴這裏專望。」

武松別了哥嫂，離了紫石街，逕投縣裏來，正值知縣在廳上坐衙，武松上廳來稟道：「武松有個親兄，搬在紫石街居住，武松欲就家裏宿歇，早晚衙門中聽候使喚，不敢擅去，請恩相鈞旨。」知縣道：「這是孝悌的勾當，我如何阻你，你可每日來縣裏伺候。」武松謝了，收拾行李鋪蓋，有那新製的衣服，并前者賞賜的物件，叫個土兵挑了，來到哥哥家裏。

金蓮見了，却比半夜裏拾金寶的一般歡喜，堆下笑來。武大叫個木匠就樓上整了一間房，鋪下一張床，裏面放一條桌子，安兩個椅子，一個火爐，武松先把行孝安頓了，吩咐土兵自回去，當晚就哥嫂家裏歇臥。

次日早起，金蓮慌忙起來燒洗面湯，盥漱口水，叫武松洗漱了口面裏了巾幘，出門去縣裏畫卯。金蓮道：『叔叔，畫了卯，早些個歸來吃飯，休去別處吃？』武松道：『便來也！』逕去縣裏畫了卯，伺候了一旦晨，回到家裏。金蓮洗手剔甲，齊齊整整，安排下飯食，三口兒共桌兒吃了飯。金蓮雙手捧一盞茶，遞與武松吃。武松道：『教嫂嫂生受，武松寢食不安，縣裏撥一個土兵來使喚。』金蓮連聲叫道：『叔叔，却怎地這般見外，自家的骨肉，又不伏侍了別人便撥一個土兵使用，這廝上鍋上竈也不乾淨，奴眼裏也看不得這等人。』武松道：『恁地時，却生受嫂嫂。』

過了數日，武松取出一匹彩色緞子，與嫂嫂做衣裳。金蓮笑嘻嘻道：『叔叔，如何使得？既然叔叔與奴家，不敢推辭，只得接了。』

武松自此只在哥哥家裏宿歇，武大依前上街挑賣炊餅，武松每日自去縣裏畫卯，承應差

使，不論歸遲歸早，那婦人頓羹頓飯，歡天喜地，伏侍武松，武松倒過意不去。那金蓮常把些言語來撩撥他，武松是個硬心直漢，却不見怪。

有話即長，無話即短，不覺過了一月有餘，看看是十二月天氣，連見朔風緊起，四下裏彤雲密佈，又早紛紛揚揚飛下一天大雪來，當日那雪直下到一更天氣不止，次日武松清早出去縣裏畫卯，直到日中未歸，武大被這金蓮趕出去做買賣，央及間壁王婆，買下些酒肉之類去武松房裏簇了一盆炭火，心裏自想道：『我今日着實撩鬪他一撩鬪，不信他不動情。』獨自一個，冷冷清清立在簾兒下等着。

只見武松踏着那亂瓊碎玉歸來，金蓮忙揭起簾子，陪着笑臉迎接道：『叔叔寒冷！』武松道：『感謝嫂嫂思念。』入得門來，便把氈笠兒除將下來，金蓮雙手去接。武松道：『不勞嫂嫂生受。』自把雪來拂了，掛在壁上，解了腰裏纏袋，脫了身上鸚哥綠絨絲襖，入房裏搭了。

金蓮便道：『奴等一早起，叔叔怎地不歸來吃早飯？』武松道：『便是縣裏一個相識，請吃早飯，却纔又有一個作東，我不耐煩，一直走到家來。』金蓮道：『恁地叔叔向火。』武松

道好。便脫了油靴，換了一雙襪子，穿了煖鞋，撥個杌子。自近火邊坐地。金蓮自去把前門上了拴，後門也關了，搬些按酒菓品茶蔬，入武松房裏來，擺在桌子上。

武松問道：『哥哥那裏去未歸？』金蓮道：『你哥哥每日自出去做買賣，我和叔叔且飲三杯。』武松道：『益發等哥哥家來吃。』金蓮道：『那裏等得他來，等他不得。』說猶未了，早煖了一注子酒來。武松道：『嫂嫂坐地，等武二自燙酒正當。』金蓮道：『叔叔自便。』金蓮也撥個杌子，近火邊正坐。

火爐邊桌兒上，擺着杯盤，金蓮拿盞酒擎在手裏，看看武松道：『叔叔，滿飲此杯。』武松接過手來，一飲而盡。金蓮又篩一杯酒來，說道：『天氣寒冷，飲個成雙杯兒。』武松道：『嫂嫂自便。』接來又一飲而盡。武松却篩一杯酒遞與金蓮吃。婦人接過酒來吃了，却拿注子再斟酒來，放在武松面前。

金蓮將酥胸微露，雲鬢半擘，臉上堆着笑容說道：『我聽得一個閒人說道：『叔叔在縣前東街上，養着一個唱的，敢端的有這話麼？』武松道：『嫂嫂休聽外人胡說，武二從來不是這等人。』金蓮道：『我不信，只怕叔叔口頭不似心頭。』武松道：『嫂嫂不信時，只問哥

哥。』金蓮道：『他曉得甚麼？曉得這等事時，不賣炊餅了，叔叔且請一杯！』連篩了三四杯酒飲了。金蓮也有三杯酒落肚，開動春心，那裏按納得住，只管把閒話來說。武松也知了四五分，自家只把頭來低了。

那金蓮起身去斟酒，武松自在房裏，拿起火筋簇火。金蓮煖了一注子酒，也來到房裏，一隻手拿着注子，一隻手便去武松肩胛上只一捏，說道：『叔叔，只穿這些衣裳不怕冷？』武松已自有六七分不快意，也不應他。金蓮見他不應，劈手便來奪火筋，口裏道：『叔叔不會簇火，我與叔叔撥火，只要似火盆常熱便好。』武松有八九分焦躁，只不做聲。金蓮慾心似火，不管武松焦燥，便放了火筋，却篩一盞酒來，自呷了一口，剩了大半杯，看着武松道：『你若有心，吃我這半杯兒殘酒。』武松劈手奪來，潑在地下。

第四回 武松奉命走東京

武松被金蓮撩鬥不過，一股怒氣，忍無可忍，將酒潑在地下，說道：『嫂嫂，休要恁地不識羞恥！』把手只一推，爭些兒把金蓮推了一交。武松睜起眼來道：『武二是個頂天立地，噲

齒戴髮男子漢，不是那等敗壞風俗，沒人倫的豬狗。嫂嫂！休要這般不識廉恥，倘有些風吹草動，武二眼裏認得是嫂嫂，拳頭却不認得是嫂嫂，再來休要恁地。」金蓮通紅了臉，便撻開了杌子，口裏說道：「我自作樂耍子，不直得便當真起來，好不識人敬重。」搬了盞碟，自向廚下去了。武松自在房裏，氣忿忿地！

天色却早，未牌時分，武大挑了担兒歸來推門，金蓮慌忙開門。武大進來歇了担兒，隨到廚下，見老婆雙眼哭得紅紅的，忙問道：「你和誰鬧來？」金蓮道：「都是你不爭氣，教外人來欺負我！」武大道：「誰人敢來欺負你？」金蓮道：「情知是有誰，爭奈武二那廝，我見他大雪裏歸來，連忙安排酒請他吃，他見前後沒人，便把言語來調戲我。」武大道：「我的兄弟不是這等人，從來老實，休要高做聲，吃鄰舍家笑話。」

武大撇了老婆，來到武松房裏，叫道：「二哥，你不會吃點心，我和你吃些個！」武松只不做聲，尋思了半晌，再脫了絲鞋，依舊穿上油膀靴，着了上蓋，帶上麝笠兒，一頭繫纏袋，一面出門。武大叫道：「二哥那裏去？」也不應，一直地只顧去了。

武大回到廚下問老婆道：「我叫他又不應，只顧往縣前這條路走了去，正是不知怎地

了？」金蓮罵道：「糊突桶，有甚麼難見處，那廝羞了，沒臉兒見你，走出去，我也再不許你留這廝在家裏宿歇。」武大道：「他搬出去，須吃別人笑話。」金蓮道：「混沌魍魎，他來調戲我，倒不吃別人笑話，你要便自和他過活，我却做不得這樣的人，你還了我一紙休書來，你自留他便了。」武大那裏敢再開口。

兩口兒正在家中絮聒，只見武松引了一個土兵，拿着條扁担，逕來房裏，收拾了行李，便出門去。武大趕出來叫道：「二哥，做甚麼便搬了去？」武松道：「哥哥不要問，說起來，裝你的幌子，你自繇我自去便了。」武大那裏敢再開口，繇武松搬了去。

金蓮在裏面，喃喃呐呐的罵道：「却也好！人只道一個親兄弟做都頭，怎地養活了哥嫂，却不知反來嚼咬人，正是花木瓜空好看，你搬了去，謝天謝地，且得冤家離了眼前。武大見老婆這等罵，正不知怎地，心中只是咄咄不樂，又放他不下。」

自從武松搬了去縣衙裏宿歇，武大自依然每日上街挑賣炊餅，本待要去縣裏尋兄弟說話，却被這婆娘千叮萬囑吩咐，教不要去兜攬他，因此武大不敢去尋武松。

撚指間，歲月如流，不覺雪晴，過了十數日。却說本縣知縣，自到任以來，却得二年半多

了，賺了好些金銀，欲待要使人送上東京去與親眷處收貯使用，謀個陞轉，却怕路上被人刮了去，須得一個有未事的心腹人去便好，猛可想起武松來，須是此人可去，有這等英雄了得。當日便喚武松到衙內商議道：『我有一個親戚在東京城裏住，欲要送一担禮物去，就捎封書問安則個，只恐途中不好行，須是得你這等英雄好漢方去得，你可休辭辛苦，與我去走一遭，回來我自重重賞你。』武松應道：『小人得蒙恩相抬舉，安敢推故，既蒙差遣，只得便去，小人也自來不會到東京，就那裏觀看光景一遭，相公明日打點端正了便行。』知縣大喜，賞了三杯酒，并魚肉菓品之類，一徑投紫石街來。直到武大家裏，武大恰好賣炊餅了回來，見武松在門前坐地，叫土兵去廚下安排。

金蓮餘情不斷，見武松把將酒食來，心中自想道：『莫不這廝思量我了，却又回來，那廝一定強不過我，且慢慢地相問他。』便上樓去，重勻粉面，再整雲鬢，換些豔色衣服穿了，來到門前迎接武松。金蓮拜道：『叔叔，不知怎地錯見了，好幾日並不上門？教奴心裏沒理會處，每日叫你哥哥來縣裏，尋叔叔陪話，歸來只說道沒處尋，今日且喜得叔叔家來，沒事壞

錢做甚麼？」武松答道：「武二有句話，特來要和哥哥嫂嫂說知則個。」金蓮道：「既是如此，樓上去坐地。」

三個人來到樓上客位裏，武松讓哥哥嫂嫂上首坐了，自撥個杌子，橫頭坐了。土兵搬將酒肉上樓來，擺在桌子上，武松勸哥哥嫂嫂飲酒，金蓮只顧把眼來睃武松，武松只顧吃酒。

酒至五巡，武松討付勸杯，叫土兵篩了一杯酒，拿在手裏，看着武大道：「大哥在上，今日武二蒙知縣相公差往東京幹事，明日便要起程，多是兩個月，少是四五十日便回，有句話特來和你說知，你從來爲人懦弱，我不在家，恐怕被外人來欺負，假如你每日賣十扇籠炊餅，你從明日爲始，只做五扇籠出去賣，每日遲出早歸，不要和人吃酒，歸到家裏，便下了簾子，早閉上門，省了多少是非口舌，如若有人欺負你，不要和他爭執，待我回來，自和他理論，大哥依我時，滿飲此杯。」武大接了酒道：「我兄弟見得是，你都依你說。」吃過了一杯酒。

武松再篩第二杯，對金蓮說道：「嫂嫂是個精細的人，不必用武松多說，我哥哥爲人質樸，全靠嫂嫂做主看覷他，常言道：「表壯不如裏壯。」嫂嫂把得家定，我哥哥煩惱做甚

麼，豈不聞古人言，籬牢犬不入。」

金蓮被武松說了這一篇，一點紅從耳朵邊起，紫紅了面皮，指着武大便罵道：「你這個腌鑽混沌，有甚麼言語，在外人處說來，欺負老娘，我是一個不戴頭巾男子漢，叮叮噹噹響的婆娘，拳頭上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馬，人面上行得人，不與那等搠不出的龜老婆，自從嫁了武大，真個螻蟻也不敢入屋裏來，有甚麼籬笆不牢，犬兒鑽得入來，你胡言亂語，一句句都要下落，去下磚頭瓦兒，一個個要蓋地。」

武松笑道：「若得嫂嫂這般做主最好，只要心口相應，却不要心頭不似口頭，既然如此，武二都記得嫂嫂說的話了，請飲過此杯。」金蓮推開酒盞，一直跑下樓來，走到半扶梯上發話道：「你既是聰明伶俐，却不道長嫂爲母，我當初嫁武大時，不會聽得說有甚麼阿叔，那裏走得來，是親不是親，便要做喬家公？自是老娘晦氣了，烏撞着許多事！」那婦人自粧許多奸僞張致，哭下樓去了。

那武大武松兄弟，自再吃了幾杯，武松拜辭哥哥。武大道：「兄弟去了，早早回來，和你相見。」口裏說，不覺眼中墮淚。武松見武大眼中垂淚，便說道：「哥哥便不做得買賣也

罷，只在家裏坐地，盤纏兄弟自送將來。」武大送武松下樓來。臨出門，武松道：「大哥我的言語休要忘了！」

武松帶了土兵自回縣前來收拾。次日早起來拴束了包裹，來見知縣。那知縣已自先差下一輛車兒，把箱籠裝載車子上，點兩個精壯土兵，縣衙裏撥兩個心腹伴當，都吩咐了武松，就廳前拜辭了知縣，拽扎起來，提了撲刀，監押車子一行五人，離了陽穀縣，取路望東京去了。

話分兩頭，只說武大郎自從武松說了去，整整的吃那婆娘罵了三四日，武大忍氣吞聲，絲他自駕，心裏只依着兄弟的言語，真個每日只做一半炊餅出去賣，未晚便歸，一脚歇了担兒，便去除了簾子，關上大門，却來家裏坐地。金蓮看了這般，心內焦燥，指着武大臉上罵道：「混沌濁物，我倒不會見日頭在半天裏，便把着喪門關了，也須吃別人道我家怎地禁鬼，聽你那兄弟烏嘴，也不怕別人笑恥？」武大道：「絲他們笑話，我家禁鬼，我的兄弟說的是好話，省了多少是非。」金蓮道：「呸！濁物，你是個男子漢，自不做主，却聽別人調遣。」武大搖手道：「絲他，我的兄弟是金子言語。」

自武松去了十數日，武大每日只是晏出早歸，歸到家裏，便關了門，金蓮也和他鬧了幾場，向後鬧慣了，不以爲事。約莫到武大歸時，先自去收了簾兒，關上大門。武大見了，自心裏也喜，尋思道：『恁地時却好！』

又過了三二日，冬已將殘，天色回陽微煖，當日武大將次歸來，那金蓮慣了，自先向門前來叉那簾子，也是合當有事，却好一個人從簾子邊走過，自古道：「沒巧不成話。」金蓮正手裏拿叉竿不牢，失手滑將倒去，不端正，打在那人頭巾上。

第五回 西門慶巧會金蓮

那人立住了脚，意思要發作，回過臉來看時，却是一個妖嬈的婦人，先自酥了半邊，那怒氣直鑽過瓜哇國去了，變作笑吟吟的臉兒。金蓮見不相怪，便叉手深深地道個萬福，說道：「奴家一時失手，官人疼了！那人一頭把手整頭巾，一面把腰曲着地還禮道：『不妨事，娘子閃了手！』」

却被這間壁的王婆，正在茶局子裏水簾底下看見了，笑道：「兀誰教大官人打這屋簷邊

過？打得正好！」那人笑道：「這是小人不是，衝撞娘子休怪。」金蓮也笑道：「官人恕奴些個。」那人又笑着，大大地唱個肥喏道：「小人不敢。」那一雙眼，只在金蓮身上，也回了七八遍頭，自搖搖擺擺踏着八字脚去了。金蓮自收了簾子又竿入去，掩上大門等武大歸來。

你道那人姓甚名誰？那裏居住？原來是陽穀縣一個破落戶財主，就縣前開着生藥鋪，從小也是一個奸詐的人，使得些好拳棒，近來暴發跡，專在縣裏管些公事，與人放刁把濫，說事過錢，排陷官吏，因此滿縣人都饒讓這些個。那人覆姓西門，單諱一個慶字，排行第一，人都喚他做西門大郎，近來發跡有錢，人都稱他做西門大官人。

不多時只見那西門慶一轉，惹入王婆茶坊裏來，去裏邊水簾下坐了。王婆笑道：「大官人却纔唱得好個大肥喏！」西門慶也笑道：「乾娘你且來，我問你間壁這個雌兒，是誰的老小？」王婆道：「他是閻羅大王的妹子，五道將軍的女兒，問他怎的？」西門慶道：「我和你說正話，休要取笑。」王婆道：「大官人怎麼不認得他？老公便是每日在縣前賣熟食的。」

西門慶道：「莫非是賣棗糕徐三的老婆？」王婆搖手道：「不是，若是他的，正是一對兒，

大官人再猜。』西門慶道：『可是銀担子李二哥的老婆？』王婆搖頭道：『不是，若是他的時，也倒是一雙。』西門慶道：『倒敢是花胳膊陸小乙的妻子？』王婆大笑道：『不是，若是他的時，又是好一對兒，大官人再猜一猜。』西門慶道：『乾娘，我其實猜不着。』

王婆哈哈笑道：『好教大官人得知了，笑一聲，他的蓋老，便是街上賣炊餅的武大郎。』

西門慶跌脚笑道：『莫不是人叫起三寸丁穀樹皮的武大郎？』王婆道：『正是他。』西門慶聽了，叫起苦來說道：『好塊羊肉，怎地落在狗口裏？』王婆道：『便是這般苦事，自古道：「駿馬却馱癡漢走，巧妻嘗伴拙夫眠。」月下老人偏生要是這般配合！』

西門慶道：『王乾娘，我少你多少茶錢？』王婆道：『不多，餘他歇些時算。』西門慶又道：『你兒子跟誰出去？』王婆道：『說不得跟一個客人淮上去，至今不歸，又不知死活？』西門慶道：『却不叫他跟我。』王婆笑道：『若得大官人抬舉他，十分之好。』西門慶道：『等他歸來，却再計較。』再說了幾句閒話，相謝起身去了。

約莫未及半個時辰，又將將來王婆店門口簾邊坐地，朝着武大門前。半歇王婆出來道：『大官人吃個梅湯！』西門慶道：『最好多加些酸。』王婆做了一個梅湯，雙手遞與西門慶。

西門慶慢慢地吃了，盞托放在桌上。西門慶道：「王乾娘，你這梅湯做得好，有多少在屋裏？」王婆笑道：「老身做了一世的媒，那討一個在屋裏。」西門慶道：「我問你梅湯，你却說做媒，差了多少？」王婆道：「老身只聽的大官人問這媒做得好，老身只得說做媒。」西門慶道：「乾娘，你既是撮合山，也與我做頭媒，說頭好親事，我自重重謝你。」王婆道：「大官人，你宅上大娘子得知時，婆子這臉，怎吃得耳刮子？」

西門慶道：「我家大娘子最好。極是容得人，見今也討幾個身邊人在家裏，只是沒一個中得我意的，你有這般好的，與我主張一個，便來說也不妨，就是回頭人也好，只要中得我意。」王婆道：「前日有一個倒好，只怕大官人不要。」西門慶道：「若好時，你與我說成了，我自謝你。」王婆道：「生得十二分人物，只是年紀大些！」西門慶道：「便差一兩歲也不打緊，真個幾歲？」王婆道：「那娘子戊寅生，屬虎的，新年恰好八十三歲。」西門慶笑道：「你看這風婆子，只要扯着風臉取笑。」西門慶笑了，起身去。

看看天色黑了，王婆却纔點上燈來，正要關門，只見西門慶又趲將來，逕去簾底下那座頭上坐了，朝着武大門前只顧望。王婆道：「大官人吃個和合湯如何？」西門慶道：「最好，

乾娘放甜些！」王婆點一盞和合湯，遞與西門慶吃。坐個一歇，起身道：「乾娘記了賬目，明日益發還錢。」王婆道：「不妨，伏維安置。來日早請過訪。」西門慶又笑了去。

當晚無事，次日清早王婆却纔開門，把眼看門外時，只見西門慶又在門前兩頭來往，咕嚕道：「這個刷子惹得緊，你看我着些甜糖抹在這廝鼻子上，只叫他舐不着，那廝會討縣裏人便宜，且教他來老娘手裏納些敗缺。」開了門，在茶局子裏生炭，整理茶鍋。西門慶一徑奔入茶坊裏來，水簾底下望着武大門前簾子裏坐了看。王婆只做不看見，只顧在茶局裏煽風爐子，不出來問茶。

西門慶叫道：「乾娘點兩盞茶來！」王婆笑道：「大官人來了，連日少見，且請坐！」便濃濃的點兩盞薑茶，將來放在桌子上。西門慶道：「乾娘相陪我吃個茶。」王婆哈哈笑道：「我又不是影射的。」西門慶也笑了一回，問道：「乾娘間壁賣甚麼？」王婆道：「他家賣拖蒸河漏子，熱湯燙和大辣酥。」西門慶笑道：「你看這婆子只是風。」王婆笑道：「我不風，他家自有親老公。」西門慶道：「乾娘，和你說正經話，他家做得好炊餅，我要問他做三五十個，不知出去在家？」王婆道：「若要買炊餅，少間等他街上回來買，何消得上門上

戶。』西門慶道：『乾娘說的是。』吃了茶，坐了一回，起身道：『乾娘記了賬目。』王婆道：『不妨事，老娘牢牢寫在賬上。』西門慶笑了去。

王婆只在茶局子裏張，冷眼睃見西門慶，又在門前，惹過東去，又看了看，走過西來，又睃一睃，走了七八遍，逕惹入茶房裏來。王婆道：『大官人，好幾時不見面？』西門慶笑將起來，去身邊摸出一兩來銀子，遞與王婆說道：『乾娘，權收了做茶錢。』婆子笑道：『何消得許多？』西門慶道：『只顧放着。』

婆子暗地歡喜道：『來了，這刷子當敗，且把銀子來藏好了。』便道：『老身看大官人，有些渴，吃個寬煎葉兒如何？』西門慶道：『乾娘如何便猜得着？』婆子道：『有甚麼難猜，自古道：「入門休問榮枯事，觀着容顏便得知。」老身異樣蹺蹊作怪的事，都猜得着。』西門慶道：『我有一件心上的事，乾娘猜得時，與你五兩銀子。』王婆笑道：『老娘也不消三智五猜，只一智便猜個十分，大官人你把耳朵來，你這兩日脚步緊趕趁得頻，一定是記掛着隔壁那個人，我這猜如何？』

西門慶笑起來道：『乾娘，你端的智賽隋何，機強陸賈，不瞞乾娘說，我不知怎地吃他那

日又簾子時，見了這一面，却似收了我三魂七魄的一般？只是沒做個道理入脚處，不知你會弄手段麼？」王婆哈哈的笑起來道：「老身不瞞大官人說，我家賣茶，叫做「鬼打更。」三年前六月初三下雪的那一日，賣了一個泡茶，直到如今不發市，專一靠些雜趁養口。」西門慶問道：「怎地叫做雜趁？」王婆笑道：「老身為頭是做媒，又會做牙婆，也會抱腰，也會收小的，也會說風情，也會做馬泊六。」西門慶道：「乾娘，端的與我說得成時，便送十兩銀子與你做棺材本。」

王婆道：「大官人，你聽我說，但凡捱光的兩個字最難！要五件事俱全，方纔行得。第一件，潘安的貌；第二件，驢兒大的行貨，等三件，要似鄧通有錢；第四件，小就要綿裏針忍耐，第五件，要閒工夫。此五件喚作「潘驢鄧小閒。」五件俱全，此纔便獲着。」西門慶道：「實不瞞你說，這五件事，我都有些，第一，我的面兒，雖比不得潘安，也充得過；第二，我小時也會養得好大龜；第三，我家裏也須有貫百錢財，雖不及鄧通，也頗得過；第四，我最耐得，他便打我四百頓，休想我回他一下；第五，我最有閒工夫，不然，如何來的恁頻？乾娘，你只作成我，完備了時，我自重重的謝你。」

王婆道：「大官人，雖然你說五件事都全，我知道還有一件事打攬，也多是到地不得。」西門慶道：「你且道甚麼一件事打攬。」王婆道：「大官人，休怪老身直言，但凡捱光，最難十分光時，使錢到九分九厘，也有難成就處，我知你從來慳吝，不肯胡亂便使錢，只這一件打攬。」西門慶道：「這個祕容易醫治，我只聽你的言語便了。」王婆道：「若是大官人肯使錢時，老身有一條計，便教大官人和這雌兒會一面，只不知官人肯依我麼？」西門慶說道：「不揀怎地我都依，乾娘有甚妙計？」王婆笑道：「今日晚了，且回去，過半年，三個月，却來商量。」只這一句，直急得西門慶跪了下來。

第六回 貪美色茶坊求計

西門慶跪在地下，說道：「乾娘，休要撒科，你作成我則個！」王婆笑道：「大官人却又慌了，老身那條計，是個上着，雖然入不得武成王廟，端的強似孫武子教女兵，十捉九着。大官人，我今日對你說，這個人原是清河縣大戶人家討來的養女，却做得一手好針線，大官人，你便買一疋白綾，一疋藍絹，一疋白絹，再用十兩好綿，都把來與老身，我却走將過

去，問他討茶吃，却與這雌兒說道，有個施主官人與我一套送終衣料，特來借曆頭，央娘子與老身揀個好日，去請個裁縫來做，他若見我這般說不係我時，此時便休了，他苦說我替你做，不要我叫裁縫時，這便有一分光了；我便請他家來做，他若說將來我家裏做，不肯過來，此事便休了，他若歡天喜地的說，我來做就替你裁，這光便有二分光了；若是肯來我這裏做時，却要定排些酒食點心請他，第一日你也不要來，第二日他若說不便，當時定要將家去做，此事便休了，他若依前肯過我家做時，這光便有三分了；這一日你也不要來，到第三日晌午前後，你整整齊齊打扮了來，咳嗽爲號，你便在門前說道：『怎地連日不見王乾娘？我便出來，請你入房裏來，若是他見你入來，便起身跑了歸去，難道我拖住他，此事便休了，他若見你入來不動身時，這光便有四分了；坐下時，便對雌兒說道，這個便是與我衣料的施主官人，虧殺他，我誇大官人許多好處，你便賣弄他的針線，若是他不來兜攬應答，此事便休了，他若口裏應答說話時，這光便有五分了；我却說道，難得這個娘子與我作成出手做，虧殺你兩個施主，一個出錢的，一個出力的，不是老身路歧相央，難得這個娘子在這裏，官人好做個主人，替老身與娘子澆手，你便取出銀子來央我買，若是他抽身便走時，不成扯住

他，此事便休了，他若是不動身時，這光便有六分了；我却拿了銀子，臨出門對他道，有勞娘子相待大官人坐一坐，他若也起身走了家去時，我也難道阻當他，此事便休了，若是他不起身走動時，此事又好了，這光便有七分了；等我買得東西來擺在桌子上，我便道娘子且收拾生活，喝一杯兒酒，難得這位官人壞鈔，他若不肯和你同桌吃時，走了回去，此事便休了，若是他只口裏說要去，却不動身，此事又好了，這光便有八分了；待他吃的酒濃時，正說得入港，我便推道沒了酒，再叫你買，你便又央我去買，我只做去買酒把門拽上關你和他兩個在裏面，他若焦躁跑了歸去，此事便休了，他若繇我拽上門，不焦躁時，這光便有九分了；只欠一分光便完就，這一分倒難！大官人你在房裏，着幾句甜淨的話兒，說將入去，你却不可躁暴，便去動手動脚，打攪了事，那時我不管你，先假做把袖子在桌上拂落一雙筯去，你只做去地下拾筯，將手去他脚上捏一捏，他若鬧將起來，我自來搭救，此事也便休了，再也難得成，若是他不做聲時，此是十分光了，這時節，十分事都成了，這條計策如何？」

西門慶聽罷大笑道：「雖然上不得凌烟閣，端的好計！」王婆道：「不要忘了許我的十兩銀子！」西門慶道：「但得一片橘皮吃，莫便忘了洞庭湖，這條計幾時可行？」王婆道：「只

在今晚，便有回報，我如今趁武大未歸，走過去細細地說誘他，你却便使人將綾絹綢疋并綿子來。」西門慶道：「得乾娘完成得這件事，如何敢失信。」作別了王婆，便去市上綢絹鋪裏，買了綾絹綢緞，并十兩清水好綿，家裏叫個伴當取包袱包了，帶了五兩碎銀，逕送到茶坊裏。

王婆接了這物，吩咐伴當回去，自趲來開了後門，走過武大家裏來，金蓮接着請他樓上坐地。王婆道：「娘子怎地不過貧家吃茶？」金蓮道：「便是這幾日身體不快，懶去走的。」

王婆道：「娘子家裏有曆日麼？借與老身看一看，要選個裁衣日。」

金蓮道：「乾娘裁甚麼衣裳？」王婆道：「便是老身十病九痛，怕有些山高水低，須先要製辦些送終衣服，難得近處一個財主，見老身這般說，佈施與我一套衣料，綾絹綢緞，又與若干好綿，放在家裏一年有餘，不能殼做，今年覺道身體好生不濟，又撞着如今閏月，趁這兩日要做，被那裁縫勒措，只推生活忙，不肯來做，老身說不得這等苦！」金蓮聽了笑道：「只怕奴家做得不中乾娘意，若不嫌時，奴出手與乾娘做如何？」

王婆聽了這話，堆下笑來，說道：「若得娘子費手做時，老身便死來也得好處去，久聞娘

子好手針線，只是不敢相央。」金蓮道：「這個何妨，許了乾娘，務要與乾娘做了，將曆頭叫人揀個黃道好日，便與你動手。」王婆道：「若得娘子肯與老身做時，娘子是一點福星，何用選日，老身也前日央人看來，說道明日是個黃道吉日，老身只道裁衣，不用黃道日了，不記他。」

金蓮道：「歸壽衣正要黃道吉日好，何用別選日？」王婆道：「既是娘子肯作成，老身大膽，只是明日起動娘子到寒家則個。」金蓮道：「乾娘不必將過來做不得。」王婆道：「便是老身也要看娘子做生活則個，又怕家裏沒人看門前。」金蓮道：「既是乾娘恁地說時，我明日飯後便來。」那婆子千恩萬謝下樓去了。

當夜無話，次日清早王婆收拾房裏乾淨了，買了些線索，安排了些茶水在家裏等候。

且說武大吃了早飯，打當了担兒，自出去賣炊餅。金蓮把簾兒掛了，從後門走過王婆家裏來，那婆子歡喜無限，接入房裏坐下，便濃濃地點道茶，撒上些出白松子胡桃肉，遞與金蓮吃了，抹得桌子乾淨，便將出那綾綢絹緞來。金蓮將尺量了長短，裁得完備，便縫起來。婆子看了，口裏不住聲價喝采道：「好手段！老身也活了六七十歲，眼裏真個不會見這般好針

線！』金蓮縫到日中，王婆便安排些酒食請他，下了一筋麵，與那婦人吃了，再縫了一歇。將次晚來，便收拾起生活，自歸去。

恰好武大歸來，挑着空担兒進門，金蓮拽開門，下了簾子。武大入屋裏來，看見老婆面色微紅，便問道：『你那裏吃酒來？』金蓮應道：『便是間壁王乾娘，央我做送終的衣裳，日中安排些點心請我。』武大道：『阿呀！不要吃他的，我們也有央及他處，他便央你做得件把衣裳，你便自歸來吃些點心，不直得增惱他，你明日倘或再去做時，帶了些錢在身邊，也買些酒食與他回禮，常言道：「遠親不如近鄰。」休要失了人情，他若是不肯要你還禮時，你便只是拿了家來，做了還他。』金蓮唯唯答應。

次日飯後，武大自出去了，王婆便趲過來，請金蓮去到他房裏，取出生活，一面縫將起來，王婆自一邊點茶來吃了。看看日中，金蓮取出一貫錢，付與王婆說道：『乾娘，奴和你買杯酒吃。』王婆道：『阿呀！那裏有這個道理，老身央及娘子在這裏做生活，如何顛倒教娘子壞錢？』金蓮道：『却是拙夫吩咐奴來，若還乾娘見外時，只是將了家去做還乾娘。』那婆子聽了連聲道：『大郎直恁地曉事，既然娘子這般說時，老身權且收下。』這婆子生怕打脫了這

事，自又添錢去買些好酒好食，希奇菓子來，慇懃相待。——看官聽說，但凡世上婦人，絲你十八分精細，被人小意兒過縱，十個九個着了道兒。——

話休絮繁，第三日早飯後，王婆只張武大出去了，便走過後門來叫道：『娘子老身大胆。』金蓮從樓上下來道：『奴却待來也！』兩個廝見了，來到王婆房裏坐下，取過生活來縫，那婆子隨即點盞茶來，兩個吃了。

却說西門慶巴不得這一日，裹了頂新頭巾，又穿了一套整整齊齊衣服，帶了三五兩碎銀子，逕投這紫石街來，到得茶房門首，便咳嗽道：『王乾娘，連日如何不見？』那婆子瞧料便應道：『兀誰教老娘？』西門慶道：『是我。』那婆子趕來，看了笑道：『我只道是誰，却原來是施主大官人，你來得正好！且請你入去看一看！』把西門慶袖子一拖，拖進房裏，對着金蓮道：『這個便是那施主，與老身那衣料的官人。』西門慶見了金蓮便唱個喏。金蓮慌忙放下生活，還了萬福。

王婆却指着金蓮對西門慶道：『難得官人與老身緞疋，放了一年不會做得，如今又虧殺這位娘子，出手與老身做成全了，真個是布機也似好，針線又密又好，其實難得，大官人你且

看一看！』西門慶把起來看了喝采，口裏說道：『這位娘子怎地傳待這手好生活？神仙一般的手段！』金蓮笑道：『官人休笑話。』西門慶問王婆道：『乾娘不敢問，這位是誰家宅上娘子？』王婆道：『大官人你猜！』西門慶道：『小人如何猜得着？』王婆聽說，故意哈哈的笑個不止。

第七回 王婆子撮合私情

西門慶有心做作猜不着，王婆哈哈笑道：『便是間壁的武大郎的娘子，前日又竿打得不疼，大官人便忘了！』金蓮臉便紅紅的道：『那日奴家偶然失手，官人休要記憶。』西門慶道：『說那裏話。』王婆便接口道：『這位大官人，一生和氣，從來不會記恨，極是好人！』西門慶道：『前日小人不認得，原來却是武大郎的娘子，小人只認的大郎一個養家經紀人，且是在街上做買賣，大大小小不會惡了一個人，又會賺錢，又且好性格，真個難得這等人！』王婆道：『可知哩！娘子自從嫁得這個大郎，但是有事，百依百隨。』金蓮應道：『他是無用之人，官人休要笑話。』西門慶道：『娘子差矣！古人道「柔軟是立身之本，剛

強是惹禍之胎。」似娘子的大郎，所爲良善時，萬丈水無涓滴漏。」王婆打着攪鼓兒道：「說的是。」西門慶獎了一回，便坐在金蓮對面。

王婆又道：「娘子，你認的這個官人麼？」金蓮道：「奴不認的。」婆子道：「這個大官人，是這本縣一個財主，知縣相公也和他來往，叫做西門大官人，萬萬貫錢財，開着個生藥鋪在縣前，家裏錢過北斗，米爛陳倉，赤的是金，白的是銀，圓的是珠，光的是寶，也有犀牛頭上角，也有大象口中牙。」那婆子只顧誇獎，西門慶口裏假嘈，金蓮就低了頭縫針線，西門慶得見潘金蓮，十分情思，恨不就做一處。王婆便去點兩盞茶來，遞一盞與西門慶，一盞遞與金蓮，說道：「娘子相待大官人則個。」吃罷茶，便覺有些眉目送情。王婆看看西門慶，把一隻手在臉上摸。西門慶心裏瞧料，已知有五分了。

王婆便道：「大官人不來時，老身也不敢來宅上相請，一者緣法二者來得恰好！常言道：『一客不煩二主。』大官人便是出錢的，這位娘子便是出力的，不是老身路歧相煩，難得這位娘子在這裏，官人好做個主人替老身與娘子澆手。」西門慶道：「小人也見不到這裏，有銀子在此。」便取出來和帕子遞與王婆。金蓮便道：「不消生受得。」口裏說又不動身。王婆

將了銀子要去，金蓮又不起身。婆子便出門，又道：『有勞娘子相陪大官人坐一坐。』金蓮道：『乾娘免了。』却亦是不動身。也是姻緣，却都有意了，西門慶這廝，一雙眼只看着金蓮，這金蓮一雙眼也偷睃西門慶，見了這表人物，心中倒有五七分意了，又低着頭自做生

活。

不多時王婆買了些見成切的肥鵝熟肉，細巧菓子歸來，盡把盤子盛了，菓子菜蔬盡都裝了，搬來房裏桌子上。金蓮道：『乾娘自便便相待大官人，奴却不當。』依舊原不動身。那婆子說道：『正是專與娘子澆手，如何却說這話？』王婆將盤饌都擺在桌子上，三人坐定，把酒來斟。這西門慶拿起酒盞來說道：『娘子滿飲此杯。』金蓮笑道：『多感官人厚意。』王婆道：『老身知得娘子洪飲，且請開懷吃兩盞兒。』西門慶拿起筯來道：『乾娘替我勸娘子請些個。』那婆子揀好的遞將過來與金蓮吃，一連斟了三巡酒，那婆子便去燙酒來。

西門慶道：『不敢動問娘子青春多少？』金蓮應道：『奴家虛度二十三歲。』西門慶道：『小人癡長五歲。』金蓮道：『官人將天比地。』王婆走進來道：『好個精細的娘子，不惟做得好針黹，諸子百家皆通。』西門慶道：『却是那裏去討？武大郎好生有福！』王婆便

道：『不是老身說是非，大官人宅裏枉有許多，那裏討一個趕得上這娘子的。』西門慶道：『便是這等，一言難盡！只是小人命薄，不會招得一個好的！』王婆道：『大官人先頭娘子須好？』西門慶道：『休說，若是我先妻在時，却不怎地，家無主，屋倒豎，如今枉自有三五七口人吃飯，都不管事。』金蓮問道：『官人怎地時歿了大娘子？得幾年了？』西門慶道：『說不得，小人先妻是微末出身，却倒百伶百俐，是件都替得小人，如今不幸，他歿了已得三年，家裏的事，都七顛八倒，爲何小人只是走了出來，在家裏時，便要毆氣。』

那婆子道：『大官人，休怪老身直言，你先頭娘子，也沒有武大娘子這手針線。』西門慶道：『便是小人先妻也沒大娘子這表人物。』那婆子笑道：『官人，你養的外宅在東街上，如何不請老身去吃茶？』西門慶道：『便是唱慢曲兒的張惜惜，我見他是路歧人，不喜歡。』婆子又道：『官人你和李嬌兒却長久。』西門慶道：『見今取在家裏，若是他似娘子時，自冊正了他多時。』王婆道：『若有娘子般中得官人意的，來宅上說沒妨事麼？』西門慶道：『我的爹娘俱已歿了，我自主張，誰敢道個不字？』王婆道：『我自說要急切，那裏有中得官人意的？』西門慶道：『做甚麼了便沒，只恨我夫妻緣份上薄，自不撞着。』

西門慶和這婆子一遞一句，說了一回。王婆便道：『正好吃酒，却又沒了，官人休怪老身差撥，再買一瓶兒酒來吃如何？』西門慶道：『我手帕裏有五兩來碎銀子，一發撒在你處，要吃時只顧取來，多的乾娘便就收了。』那婆子謝了官人。起身駿這粉頭時，有了酒落肚，鬨動春心，又自兩個言來語去，都有意了，只低了頭，却不起身。那婆子滿臉堆下笑來，說道：『老身去取瓶兒酒來，與娘子再喝一杯兒酒，有勞娘子相待大官人坐一坐，注子裏有酒，便再篩兩盞兒，和大官人吃，老身直去縣前那家有好酒買一瓶來，有好歇兒担擱。』金蓮口裏說道：『不用了。』坐着却不動身。婆子出到房門前，便把索兒縛了房門，却來當路坐了。

且說西門慶自在房裏，便斟酒來勸金蓮，却把袖子在桌上一拂，把那雙筋拂落地。也是緣法湊巧，那雙筋正落在金蓮腳邊。西門慶連忙蹲身下去拾，只見金蓮尖尖的一雙小腳兒，正躡在筋邊，西門慶且不拾筋，便去金蓮繡花鞋兒上捏一把。金蓮便笑將起來，說道：『官人休要囉唆，你真個要勾搭我？』西門慶便跪下道：『只是娘子作成小人。』金蓮便把西門慶攬將起來。

隔了半晌，王婆推開房門入來，見二人整着衣襟，怒道：『你兩個做得好事！』西門慶和金蓮都吃了一驚！那婆子便道：『好呀！好呀！我請你來做衣裳，不會叫你來偷漢子，武大得知，須連累我，不若我先去出首。』回身便走。那婦人扯住裙兒道：『乾娘饒恕則個！』西門慶道：『乾娘低聲！』

王婆笑道：『若要我恕饒你們，都要依我一件。』金蓮道：『休說一件，便是十件都也。』王婆道：『你從今日爲始，瞞着武大，每日不要失約負了大官人，我便罷休，若是一日不來，我便對你武大說。』金蓮道：『只依着乾娘便了。』王婆又道：『西門大官人，你自不用老身多說，這十分好事，已都完了，所許之物，不可失信，你若負心，我也要對武大說。』西門慶道：『乾娘放心，並不失信。』三人又吃幾杯酒，已是下午的時分，金蓮便起身道：『武大那廝將歸了，奴自回去。』便趑過後門歸家，先去下了簾子，武大恰好進門。王婆看着西門慶道：『好手段麼？』西門慶道：『端的虧了乾娘，我到家便取一錠銀，送來與你，所許之物，豈敢昧心。』王婆道：『眼望旌節至，專等好消息，不要叫老身棺材出了，討挽歌郎錢。』西門慶笑了去。

金蓮自當日爲始，每日惹過王婆家裏來，和西門慶做一處，恩情似漆，心意如膠，自古道：「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不到半月之間，街坊鄰舍，都知道了，只瞞着武大一個在鼓裏。

且說本縣有個小的，年方十五六歲，本身姓喬，因爲做軍在鄆州生養的，就取名叫做鄆哥，家中止有一個老爹，那小廝生得乖覺，自來只靠縣前這許多酒店裏，賣些時新菓品，時常得西門慶齎發他些盤纏，其日正尋得一籃兒雪梨，提着來遶街尋問西門慶。又有一等的多口人說道：「鄆哥你若尋他，我教你一處去尋。」鄆哥道：「聒噪，阿叔叫我去尋得他見，賺得三五十錢養活老爹也好！」那多口的道：「西門慶他如今刮上了賣炊餅的武大老婆，每日只在紫石街上王婆茶坊裏坐地，這早晚多定正在那裏，你小孩子家只顧撞入去不妨。」那鄆哥得了這話，謝了阿叔指教，提了籃兒，一直望紫石街走來。

第八回 武大郎結伴捉姦

鄆哥提了一籃兒雪梨，到了紫石街，逕奔入茶坊裏去，却見王婆坐小檯兒上續緒，鄆哥把

籃兒放下，看着王婆道：「乾娘拜揖。」那婆子問道：「鄆哥你來這裏做甚麼？」鄆哥道：「要尋大官人賺三五十錢，養活老爹。」婆子道：「甚麼大官人？」鄆哥道：「乾娘情知是那個，便只是他那個。」婆子道：「便是大官人也有個姓名。」鄆哥道：「便是兩個字的。」婆子道：「甚麼兩個字的？」鄆哥道：「乾娘，只是要作耍，我要和西門大官說句話。」望裏面便走。

那婆子一把揪住道：「小猴子那裏去？人家屋裏，各有內外。」鄆哥道：「我去房裏便尋出來。」王婆道：「含鳥猢猻，我屋裏那有甚麼西門大官人？」鄆哥道：「不要獨自吃呵，也把些汗水與我呷一呷，我有甚麼不理會得！」婆子便罵道：「你那小猢猻，理會得甚麼？」鄆哥道：「你正是馬蹄刀木杓裏切菜，水泄不漏，半點兒也沒得落地，直要我說出來，只怕賣炊餅的哥哥發作。」那婆子吃他這兩句，道着他真病，心中大怒，喝道：「含鳥猢猻，也來老娘屋裏放屁辣臊。」鄆哥道：「我是小猢猻，你是馬泊六。」那婆子揪住鄆哥，鑿上兩個栗暴。鄆哥叫道：「做甚麼便打我？」婆子罵道：「賊猢猻，高做聲，大耳刮了打你出去。」鄆哥道：「老咬蟲，沒事得便打我。」這婆子一頭又一頭，大栗暴鑿，直打

出街上去，雪梨籃兒也丟出去，那籃雪梨四分五落滾了開去。

這小猴子打那虔婆不過，一頭罵，一頭哭，一頭走，一頭上街拾梨兒，指着那王婆茶坊裏罵道：『老咬蟲，我教你不要慌，我不去說與他，不做出來不信。』提了籃兒，一逕奔來街上，直來尋武大郎，轉了兩條街，只見武大挑着炊餅担兒，正打從那條街上來。

鄆哥見了，立住了脚，看着武大道：『這幾時不見你，怎麼吃得肥了？』武大歇下担兒道：『我只是這般模樣，有甚麼吃得肥處？』鄆哥道：『我前日要糴些麥稈，一地裏沒糴處，人都道你屋裏有。』武大道：『我屋裏又不養鵝鴨，那裏有這麥稈？』鄆哥道：『你說沒麥稈，怎地棧得肥胖胖地，便顛倒提起你來也不妨，煮你在鍋裏也沒氣。』武大道：『含鳥糊猴，倒罵得我好，我的老婆又不偷漢子，我如何是鴨？』鄆哥道：『你老婆不偷漢子，只偷子漢。』武大扯住鄆哥道：『還我主來。』鄆哥道：『我笑你只會扯我，却不咬下他左邊地來。』武大道：『好兄弟，你對我說是兀誰？我把十個炊餅送你。』鄆哥道：『炊餅不濟事，你只做個小主人，請我吃三杯，我便說與你。』武大說道：『你會吃酒，跟我來！』

武大挑了担兒，引着鄆哥到一個小酒店裏，歇了担兒，拿了幾個炊餅買了些肉，討了一錢

酒，請鄆哥吃。那小廝又道：『酒便不要添了，肉再切幾塊來。』武大道：『好兄弟，你且說與我則個。』鄆哥道：『且不要慌，等我益發吃了，却說與你，你却不要氣苦，我自幫你打捉。』武大看猴子吃了酒肉道：『你如今却說與我。』鄆哥道：『你要得知，把手來摸我頭上肱膀。』武大道：『却怎地來有這肱膀？』

鄆哥道：『我對你說，我今日將這一籃雪梨，去尋西門大郎，掛了一鉤子，一地裏沒尋處，街上有人說道，他在王婆茶坊裏，和武大娘子勾搭上了，每日只在那裏行走，我指望去趁三五十錢使，叵耐那王婆老猪狗，不放我去房裏尋他，大栗暴打我出來，我特地來尋你，我方纔把兩句話來激你，我不激你時，你須不來問我。』武大道：『真個有這等事？』鄆哥道：『又來了，我道你是這般的鳥人，那廝兩個落得快活，只等你出來，便在王婆房裏做一處，你兀自問道真個也是假。』武大聽罷道：『兄弟，我實不瞞你說，那婆娘每日去王婆家裏做衣裳，歸來時便臉紅，我自也有些疑忌，這話正是了，我如今寄了担兒便去捉姦何如？』鄆哥道：『你老大一個人，原來沒些見識，那王婆老狗，恁麼利害怕人，你如何出得他手？他須三人也有一個暗號，見你入來拿他，把你老婆藏過了，那西門慶須了得，打你這般

二十來個，若捉他不着，乾吃他一頓拳頭，他又有錢有勢，反告了一紙狀子。你便吃他一場官司，又沒人做主。乾結果了你！」武大道：「兄弟，你都說得是，却怎地出得這口氣？」
鄆哥道：「我吃那老猪狗打了，也沒出氣處，我教你一着，你今日晚些歸去，都不要發作，也不可露一些嘴臉，只作每日一般，明朝你便少做些炊餅出來賣，我便在巷口等你，若是見西門慶入去時，我便來叫你，你便挑着担兒，只在左近等我，我便先去惹那老狗，必然來打我，我便將籃兒丟出街來，你便搶來，我便一頭頂住那婆子，你便只顧奔入房裏去，叫起屈來，此計如何？」武大道：「既是如此，却是虧了兄弟，我有數貫錢，與你把去糴米，明日早早來紫石街巷口等我。」鄆哥得了數貫錢，幾個炊餅，自去了。武大還了酒錢，挑了担兒，去賣了一遭，方才歸去。

武大挑了担兒歸家，也只和每日一般，並不說起。金蓮道：「大哥買盞酒吃！」武大道：「却纔和一般經紀人，買三碗吃了。」金蓮安排晚飯與武大吃了。當夜無話，次日飯後，武大只做三兩扇炊餅，安在担兒上。金蓮一心只想着西門慶，那裏來理會武大做多做少。當日武大挑了担兒，自出去做買賣，金蓮巴不能彀他出去了，便惹過王婆房裏來等西門慶。

且說武大挑着担兒，出到紫石巷街口，迎見鄆哥，提着籃兒，在那裏張望。武大道：『如何？』鄆哥道：『早些個你且去賣一遭了來，他七八分來了，你只在左近處伺候。』武大飛雲也似去賣了一遭回來。鄆哥道：『你只看我籃兒撒出來，你便奔入去。』武大自把擔兒寄下，不在話下。

鄆哥提着籃兒，走入茶坊裏來罵道：『老豬狗！你昨日做甚麼便打我？』那婆子舊性不改，便跳起身來，喝道：『你這小猢猻，老娘與你無干，你做甚麼又來罵我？』鄆哥道：『便罵你這馬泊六，做牽頭的老狗，直甚麼屁！』那婆子大怒，揪住鄆哥便打。鄆哥叫一聲：『你打我！』把籃兒丟出當街上來。那婆子却待揪他，被這小猴子叫聲你打時，就把王婆腰裏帶個住，看着婆子小肚上，只一頭撞將去，爭些兒跌倒，却得壁子礙着不倒，那猴子死頂住在壁上。只見武大裸起衣裳，大踏步直搶入茶坊裏來。那婆子見了武大來，急待要攔當時，却被這小猴子死命頂住，那裏肯放，婆子只叫得：『武大來也！』

金蓮正在房裏，做手脚不迭，先奔來頂住了門，這西門慶便鑽入床底下躲去。武大搶到房門邊，用手推那房門時，那裏推得開，口裏只叫得：『做得好事！』金蓮頂住着門，慌做一

團，口裏便說道：『閒常時只如鳥嘴，賣弄殺好拳棒，急上場時，便沒些用，見個紙虎，也嚇一交！』金蓮這幾句話，分明教西門慶來打武大，奪路了走。

西門慶在床底下，聽了金蓮這幾句話，提醒他這個念頭，便鑽出來拔開門，叫聲：『不要打！』武大却待要揪他，被西門慶早飛起右脚，武大矮短，正踢中心窠裏，撲地望後便倒了。西門慶見踢到了武大，打鬧裏一直走了。鄆哥見不是話頭，撇了王婆，撒開腿跑了。街坊鄰舍，都知道西門慶了得，誰敢來多管。

王婆當時就地下扶起武大來，見他口裏吐血，面皮蠟查也似黃了，便叫金蓮出來盥碗水來，救得甦醒，兩個上下肩攜着，便從後門扶歸樓上去，安排他床上睡了。

當夜無話，次日西門慶打聽得沒事，依前自來和金蓮做一處，只指望武大自死。武大一病五日，不能彀起，更兼要湯不見，要水不見，每日叫金蓮不應，又見他濃粧艷抹了出去，歸來時便面顏紅色，武大幾遍氣得發昏，又沒人來保着。

武大叫老婆來吩咐道：『你做的勾當，我親手來捉着你姦，你倒挑撥姦夫踢我心頭，至今求生不生，求死不死，你們却自去快活，我死自不妨，和你們爭不得了，我的兄弟武二，你

須得知他性格，倘或早晚歸來，他肯干休，你若肯可憐我，早早伏侍我好了，他歸來時，我都不提，你若不看覷我時，待他歸來，却和你們說話。」

金蓮聽了這話，也不回言，却惹過來，一五一十都對王婆和西門慶說了。那西門慶聽了這話，却似提在水窖子裏，說道：「苦也！我須知景陽崗上打虎的武都頭，他是清河縣第一個好漢，我如今却和你眷戀日久，情孚意合，却不恁地理會，如今這等說時，正是怎地好？却是苦也！」

王婆在一旁冷笑着道：「我倒不會見你是個把舵的，我是趁船的，我倒不慌，你倒慌了手脚。」西門慶道：「我在自做了男子漢，到這般去處，却擺佈不開，你有甚麼主見，遮藏我們則個？」王婆道：「你們却要長做夫妻，短做夫妻？」西門慶道：「乾娘你且說，如何是長做夫妻，短做夫妻？」王婆道：「若是短做夫妻，你們只就今日便分散，等武大將息好了起來，與他陪了話，武二歸來，都沒言語，待他再差使出去，却再來相約，這就是短做夫妻；你們若要長做夫妻，每日同一處不擔驚受怕，我有一條妙計，只是難教你！」說着頓住了口，不往下說了。

第九回 砒霜毒死三寸丁

西門慶見那婆子吞吞吐吐不往下說，發極道：『乾娘，周全了我們則個，只要長做夫妻。』

王婆道：『這條計用着件東西，別人家裏都沒，天生天化大官人家裏却有。』西門慶道：『便是要我的眼睛，也剗來與你，却是甚麼東西？』王婆道：『如今這搗子病得重，趁他狼狽裏，便好下手，大官人家裏取些砒霜來，却教大娘子自去贖一帖心疼的藥來，把這砒霜下在裏面，把這矮子結果了，一把火燒得乾乾淨淨的，沒了踪跡，便是武二回來，待敢怎地。』

自古道：『嫂叔不通問。』初嫁從親，再嫁繇身，阿叔如何管得？暗地裏來往半年一載，等待夫孝滿日，大官人娶了家去，這個不是長遠夫妻，諧老同歡，此計如何？』

西門慶道：『乾娘只怕罪過，罷罷罷！一不做二不休！』王婆道：『可知好裏，這早斬草除根，萌芽不發，若是斬草不除根，春來萌芽再發，官人便去取些砒霜來，我自教娘子下手，事了時却要重重謝我。』西門慶道：『這個自然，不消你說。』便去真個包了一包砒霜來，把與王婆收了。

這婆子却看着金蓮道：「大娘子，我教你下藥的法度，如今武大不對，你說道，教你看待着他，你便把些小意兒貼戀他，他若問你討藥吃時，便把這砒霜放在心疼藥裏，待他一覺身動，你便把藥灌將下去，却便走了起身，他若毒藥轉時，必然腸胃迸斷，大叫一聲，你却把被只一蓋，都不要人聽得，預先燒下一鍋湯，煮着一條抹布，他若毒藥發時，必然七竅內流血，口唇上有牙齒咬的痕跡，他若放了命，便揭起被來，却將煮的抹布一揩，都沒有了血跡，便入在棺材裏，扛出去燒了，有甚麼鳥事？」金蓮道：「好却是好，只是奴手軟了，臨時安排不得屍首。」王婆道：「這個容易，你只敲壁子，我自過來相幫你。」西門慶道：「你們用心整理，明日五更來討回報。」說罷自去了。王婆把這砒霜用手捻爲細末，把與金蓮將去藏了。

金蓮將歸來，到樓上看武大時，一絲沒兩氣，看看待死，便坐在床邊假哭。武大道：「你做甚麼來哭？」金蓮拭着眼淚說道：「我的一時間不是了，吃那廝局騙了，誰想却踢了你這脚，我問得一處好藥，我要去贖來醫你，又怕你疑忌了，不敢去取。」武大道：「你救得我活，無事了，一筆都勾，並不記憶，武二家來，也不提起，快去贖藥來救我則個。」金

蓮拿了些銅錢，逕來王婆家裏坐地，却教王婆去贖了藥來，把到樓上，教武大看了，說道：『這貼心疼藥，太醫教你半夜裏吃，吃了倒頭把一兩床被發些汗，明日便起得來。』武大道：『却是好也！生受大嫂今夜醒睡些個，半夜裏調來我吃！』金蓮道：『你自放心睡，我自伏侍你。』

看看天色黑了，金蓮在房裏點上碗燈，下面先燒了一大鍋湯，拿了一片抹布，煮在湯裏，聽那更鼓時，却好正打三更，他先把毒藥傾在盞子裏，却舀一碗白湯，把到樓上，叫聲：『大哥，藥在那裏？』武大道：『在我蓆子底下枕頭邊，你快調來與我吃！』金蓮揭起蓆子，將那藥抖在盞子裏，把那藥貼安了，將白湯沖在盞內，把頭上銀牌兒只一攪，調得勻了，左手扶起武大，右手把藥便灌。

武大呷了一口，說道：『大嫂，這藥好難吃！』金蓮道：『只要他醫治得病，管甚麼難吃？』武大再呷第二口時，被這婆娘就勢只一灌，一盞藥都灌下喉嚨去了。金蓮便放倒武大，慌忙跳下床來。武大哎了一聲說道：『大嫂，吃下這藥去，肚裏倒疼起來，苦呀！苦呀！倒當不得了！』金蓮便去脚後扯過兩床被來，沒頭沒臉只顧蓋上。武大叫道：『我也氣

悶！」金蓮道：「太醫吩咐教我與你發些汗，便好得快。」武大再要說時，金蓮怕他掙扎，便跳上床來，騎在武大身上，把手緊緊地按住被角，那裏肯放些鬆寬。那武大咬了兩聲，喘息了一回，腸胃迸斷，嗚呼哀哉，身體動不得了。金蓮揭起被來，見武大咬牙切齒，七竅流血，怕將起來，只得跳下床來，敲那壁子。

王婆聽得，走過後門頭咳嗽。金蓮便下樓來，開了後門。王婆問道：「了也未？」金蓮道：「了便了了，只是我手脚軟了，安排不得！」王婆道：「有甚麼難處，我幫你便了。」便把衣袖捲起，舀了一桶湯，把抹布撒在裏面，撥上樓來，捲過了被，先把武大嘴邊唇上都抹了，却把七竅淤血痕跡拭淨，便把衣裳蓋在屍上，兩個從樓上一步一撥扛將下來，就樓下尋扇舊門停了，與他梳了頭，戴上巾幘，穿了衣裳，取雙鞋襪與他穿了，將片白絹蓋了臉，揀床乾淨被，蓋在死屍身上，却上樓來收拾得乾淨了，王婆自轉將歸去了，金蓮便號號地假哭起養家人來。

天色未曉，西門慶奔來討信，王婆說了備細，西門慶取銀子把與王婆，教買棺材津送，就叫金蓮商議。金蓮過來和西門慶說道：「我的武大，今日已死，我只靠着你做主。」西門慶

道：『這個何須得你說。』王婆道：『只有一件事最要緊，地方上團頭何九叔，他是個精細的人，只怕他看出破綻，不肯殮。』西門慶道：『這個不妨，我自吩咐他便了，他不肯違我的言語。』王婆道：『大官人便去吩咐他，不可遲誤。』西門慶去了。

到天大明，王婆買了棺材，又買些香燭紙錢之類歸來，與金蓮煮羹飯，又點起一盞隨身燈。鄰舍坊廂都來弔問，金蓮虛掩着粉臉假哭，衆街坊問道：『大郎因甚病患便死了？』金蓮答道：『因害心疼病症，一日日越重了，看看不能彀好，不幸昨夜三更死了！』又哽哽咽咽假哭起來！衆鄰舍明知道此人死得不明，不敢死問他，勸道：『死自死了，活的自要過，娘子省煩惱。』金蓮只得假意兒謝了，衆人各自散了。

且說團頭何九叔，先撥幾個火家到武大家來整頓，自己到巳牌時分慢慢地走出來，到紫石街巷口，迎面見西門慶叫道：『何九叔何往？』何九叔答道：『小人去前面殮這賣炊餅的武大郎屍首。』西門慶道：『借一步說話則個？』何九叔跟着西門慶，來到轉角頭一個小酒店裏，坐下在閣兒內。西門慶道：『何九叔請上坐。』何九叔道：『小人是何等之人，對官人一處坐地？』西門慶道：『九叔何故見外？且請坐。』二人坐定，叫取瓶好酒來，小二一面

鋪下茶蔬菓品按酒之類，即便篩酒。何九叔心中疑忌，暗想道：「這人從來不會和我吃酒，今日這杯酒，必有蹊蹺。」

兩個吃了半個時辰，只見西門慶去袖子裏摸出一錠十兩銀子，放在桌上說道：「九叔休嫌輕微，明日別有酬謝。」何九叔叉手道：「小人無半點効力之處，如何敢受大官人見賜銀兩？大官人便有使令小人處，也不敢受！」西門慶道：「九叔休要見外，請收過了却說。」何九叔道：「大官人但說不妨，小人依聽。」西門慶道：「別無甚事，少刻他家也有些辛苦錢，只是如今殮武大的屍首，凡百事週全，一床錦被遮蓋則個，別不多言。」何九叔道：「是這些小事，有甚利害，如何敢受銀兩？」西門慶道：「九叔不收時，便是推却。」那何九叔自來懼怕西門慶是個刁徒，把持官府的人，只得受了。兩個人又吃了幾杯，西門慶叫酒保來記了帳，明日來鋪裏支錢。一同下樓，出了店門。西門慶道：「九叔記心，不可泄漏，改日必有報効。」吩咐罷一直去了。

何九叔心中疑忌，肚裏尋思道：「這件事却又作怪，我自去殮武大郎屍首，他却怎地與我許多銀子，這件事必定有蹊蹺！」來到武大門前，只見那幾個火家在門首伺候。何九叔問

道：『這武大是甚麼病死了？』火家答道：『他家說害心疼病死了。』何九叔揭起簾子入來。王婆接着道：『久等阿叔多時了。』何九叔應道：『便是有些小事，絆住了脚，來遲了一步。』

只見武大老婆穿着些素淡衣裳，從裏面假哭出來。何九叔道：『娘子省煩惱，可傷大郎歸天去了！』金蓮虛掩着淚眼道：『說不可盡，不想拙夫心疼症候，幾日兒便休了，撇得奴好苦！』何九叔上上下下看了那婆娘的模樣，口裏自暗暗地道：『我從來只聽的說武大娘子，不會認得他，原來武大郎討着這個老婆，西門慶這十兩銀子有些來歷。』過去看看武大屍首，揭起千秋幡，扯開白絹，用五輪八寶犯着兩點神水眼，定睛看時，忽然大叫一聲，望後便倒，但見指甲青，唇口紫，面皮黃，眼無光，口裏噴出血水。

第十回 何九叔送喪偷骨

何九叔跌倒在地下，衆火家忙不迭扶住。王婆便道：『這是中了惡，快將水來！』噴了兩口，何九叔漸漸地動轉，有些甦醒。王婆道：『且扶九叔回家去。』兩個火家又尋扇舊門，

一逕抬何九叔到家裏，大小接着，就在床上睡了。老婆哭道：「笑欣欣出去，却怎地這般歸來？」坐在床邊啼哭。

何九叔覷得火家都不在面前，踢那老婆道：「你不要煩惱，我自沒事，却纔去武大家入殮，到得他巷口，迎見縣前開藥舖的西門慶，請我去吃了一席酒，把十兩銀子與我，說道所殮的屍首，凡事遮蓋則個，我到武大家，見他的老婆，是個不良的人，我心裏有八九分疑忌，到那裏揭起千秋幡看時，見武大面皮紫黑，七竅內津津出血，唇口上微露齒痕，定是中毒身死，我本待聲張起來，却怕他沒人作主，惡了西門慶，却不是去撩蜂剔蝎，待要胡廬提入了棺殮了，武大有個兄弟，便是前日景陽岡上打虎的武都頭，他是個殺人不眨眼的男子，倘或早晚歸來，此事必然要發。」

老婆便道：「我也聽得前日有人說道，後巷住的喬老兒子鄆哥，紫石街幫武大捉姦，鬧了茶坊，正是這件事了，你却慢慢的訪問他，如今這事有甚難處，只使火家自去殮了，就問他幾時出喪，若是停喪在家，待武二歸來出殮，這個便沒甚麼皂絲麻線，若他便出去埋葬了，也不妨，若是他便要出去燒化時，必有蹊蹊，你到臨時，只做去送喪，張人眼錯，拿了兩塊

骨頭，和這十兩銀子收着，便是個老大證見，他若回來不問時便罷，却不留了西門慶面皮，做一碗飯却不好？」

何九叔點着頭道：『家有賢妻。見得極明。』隨即叫火家吩咐：『我中了惡，去不得，你們便自去殮了，就問他幾時出喪，快來回報，得的錢帛，你們分了，都要停當，若與我錢帛不可要。』火家聽了，自到武大家入殮停喪，安靈已罷，回報何九叔道：『他家大娘子說道：「只三日便出殮，去城外燒化。」火家各自分錢散了。』何九叔對老婆道：『你說這話正是了，我至期只去偷骨殖便了。』

再說王婆一力攬撥金蓮當夜伴靈，第二日請四僧念些經文，第三日早衆火家自來扛抬棺材，也有幾家鄰舍街坊相送，金蓮帶上孝，一路上假哭養家人，來到城外化人場上，便叫舉火燒化。只見何九叔提着一陌紙錢，來到場裏。王婆和金蓮接見道：『九叔，且喜得貴體沒事。』

何九叔道：『小人前日買了大郎一扇籠子母炊餅，不會還得錢，特地把這陌錢來燒與大郎。』王婆道：『九叔如此志誠！』何九叔把紙錢燒了，就攬撥燒化棺材。王婆和金蓮舉

道：「難得九叔攬撥，回家益發相謝。」何九叔道：「小人到處，只是出熟，娘子和乾娘自穩便，齋堂裏去，相待衆鄰舍街坊，小人自替你照顧。使轉了這婆娘和那婆子，把火夾去，揀兩塊骨頭，拿去潑骨池內只一浸，看那骨頭酥黑，忙收藏了，也來齋堂裏和闕了一回。棺木過了殺火，收拾骨殖，潑在池子裏，衆鄰舍各自分散。那何九叔將骨頭歸到家裏，把幅紙寫了年月日期，送喪的人名字，和這銀子，一處包了，做一個布袋兒盛着，放在房裏。

金蓮歸到家中，去槁子前面設個靈牌，上寫：「亡夫武大郎」之位，靈床子前，點一盞琉璃燈，裏面貼些經幡錢垛金銀錠采繪之屬，每日却自和西門慶在樓上，任意取樂，却不比先前在王婆房裏，只是偷鷄盜狗之歡，如今家中又沒人礙眼，任意停眠整宿，這條街上遠近人家，無有一人不知此事，却都懼怕西門慶那廝是個刁徒潑皮，誰肯來多管？

光陰迅速，前後又早四十餘日，武松自從領了知縣言語，監送車仗到東京親戚處，投下了來書，交割了箱籠，街上閒行了幾日，討了回書，領一行人，取路回陽穀縣來，前後往回，恰好過了兩個月，去時殘冬天氣，回來三月初頭，於路上只覺神思不安，身心恍惚，趕回要見哥哥，且先去縣裏交納了回書，知縣見了大喜，看罷回書，已知金銀寶物，交得明白，賞

了武松一錠大銀，酒食管待，不必細說。

武松回到下處房裏，換了衣服鞋襪，戴上個新頭巾，鎖上了房門，一徑投紫石街來。到得門前，揭起簾子，探身入來，見了靈床子，又寫亡夫武大郎之位七個字，呆了，睜開雙眼道：『莫不是我眼花了？』叫聲：『嫂嫂，武二歸了！』

那西門慶止和金蓮在樓上取樂，聽得武松叫一聲，驚得屁滾尿流，一直奔後門，從王婆家走了。金蓮趕忙應道：『叔叔少坐，奴便來也！』原來這婆娘自從藥死了武大，那裏肯帶孝，每日只是濃粧豔抹，和西門慶做一處取樂，聽得武松叫聲武二歸來了，慌忙去面盆裏洗落了脂粉，拔去了首飾釵環，蓬鬆挽了個鬢兒，脫去了紅裙繡襖，穿上孝裙孝衫，方從樓上哽哽咽咽假哭下來。

武松道：『嫂嫂且住，休哭！我哥哥幾時死了？得甚麼症候？吃誰的藥？』金蓮一頭哭，一頭說道：『你哥哥自從你轉背一二十日，猛可的忽害心疼起來，病了八九日，求神問卜，甚麼藥不吃過，醫治不得死了，撇得我好苦！』隔壁王婆聽得，生怕決撒，即便走過來幫金蓮支吾。

武松又道：「我的哥哥從來不會有這般病，如何心疼便死了？」王婆道：「都頭却怎地這般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暫時禍福，誰保得長沒事？」金蓮道：「虧殺了這個乾娘，我又是一個沒腳蟹，不是這個乾娘，鄰舍家誰肯來幫我。」武松道：「如今埋在那裏？」金蓮道：「我又獨自一個，那裏去尋墳地，沒奈何留了三日，把出去燒化了！」武松道：「哥哥死得幾日了？」金蓮道：「再兩日便是斷七。」

武松沉吟了半晌，便出門去，逕投縣裏來，開了鎖，去房裏換了一身素白衣服，便叫土兵打了一條麻繩，繫在腰裏，身邊藏了一把尖長柄短背厚刃薄的解腕刀，取了些銀兩，帶在身邊，叫一個土兵，鎖上了房門，去縣前買了些米麵椒料等物，香燭冥紙，就晚到家敲門，金蓮開了門，讓他入內。

武松叫土兵去安排羹飯，自在靈床子前點起燈燭，鋪設酒餚，到兩個更次，安排得端正，撲翻身便拜道：「哥哥陰魂不遠，你在世時軟弱，今日死後，不見分明，你若是負屈銜冤，被人害了，托夢與我，兄弟替你做主報讎。」把酒澆奠了，燒化冥用紙錢，便放聲大哭，哭得那兩邊鄰舍無不悽惶，金蓮也在裏面假哭。武松哭罷，將羹飯酒餚和土兵吃了，討兩條席

子，叫土兵中門傍邊睡。自把條席子就靈床子前睡，金蓮上樓去，下了樓門自睡。

約莫將近三更時候，武松翻來覆去睡不着，看那土兵時齁齁的却似死人一般挺着，便爬將起來，看那靈床子前琉璃燈，半明半滅，側耳聽那更鼓時，正打三更三點，歎了一口氣，坐在席子上，自言自語，口裏說道：『我哥哥生時懦弱，死了却有甚分明？』

說猶未了，只見靈床子下，捲起一陣冷風來，盤旋昏暗，燈都遮黑了，壁上紙錢亂飛，那陣冷氣，逼得武松毛髮皆豎，定睛看時，只見個人從靈床底下，鑽將出來，叫聲：『兄弟，我死得好苦！』武松聽不仔細，却待向前來再看時，並沒有冷氣，亦不見人，自家便一交顛翻在席子上坐地，尋思是夢非夢，回頭看那土兵，却正睡着，武松想道：『哥哥這一死，必然不明，却纔正要報我知道，又被我的神氣衝散了他的魂魄。』放在心裏不題。

天色漸白了，土兵起來燒湯，武松洗漱了，金蓮也下樓來，看着武松道：『叔叔夜來煩惱？』武松道：『嫂嫂，我哥哥端的甚麼病死了？』金蓮道：『叔叔却怎地忘了，夜來已對叔叔說了，害心疼病死了。』武松道：『却贖誰的藥吃？』金蓮道：『現有藥貼在這裏。』

武松道：『却是誰買棺材？』金蓮道：『央及隔壁王乾娘去買。』武松道：『誰來扛抬出

去？金蓮道：『是本處團頭何九叔，盡是他維持出去。』武松道：『原來恁地，且去縣裏畫卯却來。』便起身帶了土兵便走。

到紫石街巷口，武松問土兵道：『你認得團頭何九叔麼？』土兵道：『都頭恁地忘了，他也會來與都頭作慶。他家只在獅子街巷內住。』武松道：『你引我去。』土兵引武松到何九叔門前。武松道：『你自先去。』土兵去了。

武松却推開門來，叫聲：『何九叔在家麼？』這何九叔却纔起來，聽得是武松歸了，嚇得手忙脚亂，頭巾也戴不迭，急急取了銀子和骨殖藏在身邊，便出來迎接道：『都頭幾時回來？』武松道：『昨日方回，到這裏有句話閒說則個，請尊步同往。』何九叔道：『小人便去，都頭且請拜茶。』武松道：『不必，免賜。』兩個一同出到巷口酒店裏坐下，叫量酒人打了兩角酒來。

第十一回 聞兄耗武二告狀

何九叔立起身來，透着笑臉道：『小人不會與都頭接風，何故反擾？』武松道：『且

坐。』何九叔心裏已猜透八九分，量酒人一面篩酒，武松更不開口，只顧吃酒。何九叔見他不做聲，到捏了兩把汗，却把些話來撩他，武松也不開言，並不把話來提起。酒已數杯，只見武松揭起衣裳，颯地掣出把尖刀來，插在桌子上。量酒人驚得呆了，那裏肯近前！看何九叔面色青黃，不敢出氣。

武松捋起雙袖，握着尖刀，指何九叔道：『小子粗疎，還曉得冤各有頭，債各有主，你休驚怕，只要實說，對我一一說知，哥哥死的緣故，便不干涉你，我若傷了你，不是好漢，倘若半句兒差，我這口刀，立定教你身上添三四百個透明的窟窿，閒言不道，你只直說我哥哥死的屍首，是怎地模樣？』武松道罷，一雙手按住肱膝，兩隻眼睜得圓彪彪地看着何九叔。

何九叔便去袖子裏取出一個袋兒，放在桌子上道：『都頭息怒，這個袋兒便是一個大證見。』武松用手打開，看那袋兒裏時，兩塊酥黑骨頭，一錠十兩銀子，便問道：『怎地見得是老大證見？』何九叔道：『小人並不知前因後果，忽於止月二十二日，在家只見開茶坊的王婆，來呼喚小人殮武大郎屍首，至日行到紫石街巷口，迎見縣前開生藥鋪的西門慶大郎，

攔住邀小人同去酒店裏吃了一瓶酒，西門慶取出這十兩銀子，付與小人，吩咐道，所殮的屍首，凡事遮蓋，小人從來知道那人是個刁徒，不容小人不接，吃了酒食，收了這銀子，小人去到大郎家裏，揭起千秋幡，只見七竅流血，唇口上有齒痕，係是生前中毒的屍首，小人本待聲張起來，只是又沒苦主，他的娘子已自道是害心疼病死了，因此小人不肯聲張，自咬破舌尖，只做中了惡，扶歸家來了，只是火家自去殮了屍首，不會接受一文，第三日聽得扛出去燒化，小人買了一陌紙，去山頭假做人情，使轉了王婆并令嫂，暗拾了這兩塊骨頭，包在家裏，這骨殖酥黑，係是毒藥身死的證見，這張紙上寫着年月日時，并送喪人的姓名，便是小人口詞了，都頭詳察。」

武松道：「姦夫還是何人？」何九叔道：「却不知是誰？小人閒聽得說來，有個賣梨兒的鄆哥，那小廝會和大郎去茶坊裏捉姦，這條街上誰人不知，都頭要知備細，可問鄆哥。」武松道：「既然有這個人時，一同去走一遭。」武松收刀，藏了骨頭銀子，算還酒銀，便同何九叔望鄆哥家裏來。

却好走到他門前，只見那小猴子挽着個柳籠栲栳在手裏，糴米歸來。何九叔叫道：「鄆

哥，你認得這位都頭麼？」鄆哥道：「解大蟲來時，我便認得了，你兩個尋我做甚麼？」鄆哥那小廝也瞧了八分，便說道：「只是一件，我的老爹六十歲，沒人贍養，我却難相伴你們吃官司要！」武松道：「好兄弟！」便去身邊取五兩來銀子，你把去與老爹做盤纏，跟我來說話。鄆哥自心裏想道：「這五兩銀子，如何不盤纏得二五個月，便陪侍他吃官司也不妨。」將銀子和米，把與老兒，便跟了二人出巷口，一個飯店樓上來。

武松叫道：「賣造三分飯來！」對鄆哥道：「兄弟，你雖年紀幼小，倒有養家孝順之心，却纔與你這些銀子，且做盤纏，我有用着你處，事務了畢時，我再與你十四五兩銀子做本錢，你可備細說與我，你恁地和我哥哥去茶坊裏捉姦？」

鄆哥道：「我說與你，你却不要氣苦我，從今年正月十三日，提得一籃兒雪梨，要去尋西門慶大郎，掛一鉤子，一地裏沒尋他處，問人時說道，他在紫石街王婆茶坊裏，和賣炊餅的武大老婆做一處，如今刮上了他，每日只在那裏，我聽得了這話，一徑奔去尋他，叵耐王婆老豬狗攔住，不放我入房裏去，吃我把話來侵他底子，那豬狗便打我一頓栗暴，直又我出來，將我梨兒都傾在街上，我氣苦了去尋你大郎，說與他備細，他便要去捉姦，我道你不濟

事，西門慶那廝手脚了得，你若捉他不着，反吃他告了倒不好，我明日和你約在巷口取齊，你便少做些炊餅出來，我若張見西門慶入茶坊裏去時，我先入去，你便寄了担兒等着，只看我丟出籃兒來，你便搶入來捉姦，我這日提了一籃梨兒，逕入茶坊裏，被我罵那老猪狗，那婆子便來打我，吃我先把籃兒撇出街上，一頭頂住那老狗在壁上，武大郎却搶入去時，婆子要去攔截，却被我頂住了。只叫得武大來也，原來倒吃他兩個頂住了門，大郎只在房門外聲張，却不提防西門慶那廝，開了房門，奔出來把大郎一脚踢倒了，我見那婦人隨後便出來扶大郎不動，我慌忙也自走了，過得五七日，說大郎死了，我却不知怎地死了？」

武松問道：「你這話是實了，你却不要說謊！」鄆哥道：「便到官府，我也只是般說。」武松道：「說得是，兄弟。」便討飯來吃了，還了飯錢，三個人下樓來。何九叔道：「小人告退。」武松道：「且隨我來，正要你們與我證一證。」把兩個一直帶到縣廳上。

知縣見了問道：「都頭告甚麼？」武松告說：「小人親兄武大，被西門慶與嫂通姦，下毒藥謀殺性命，這兩個便是證見，要相公作主則個。」知縣先問了何九叔并鄆哥口詞，便與縣吏商議。原來縣吏都是與西門慶有首尾的，自不必說。因此官吏通同計較道：「這件事難以

理問。』知縣道：『武松，你也是個本縣都頭，不省得法度，自古道：「捉姦見雙，捉賊見賊，殺人見傷。」他那哥哥的屍首又沒了，你又不曾捉得他姦，如今只憑這兩個言語，便問他殺人公事，莫非忒偏向麼？你不可造次，須要自己尋思。當行即行！』武松懷裏去取出兩塊酥黑骨頭，十兩銀子一張紙，告道：『覆告相公，這個須不是小人捏合出來的。』知縣看了道：『你且起來，待我從長商議，可行時便與你拿問。』何九叔鄆哥都被武松留在房裏。

當日西門慶得知，却使心腹人來縣裏，許官吏銀兩。

次日早晨，武松在廳上告稟，催逼知縣拿人，誰想這官人貪圖賄賂，回出骨殖并銀子來，說道：『武松，你休聽外人挑撥，你和西門慶做對頭，這件事不明白，難以對理，聖人云：「經目之事，猶恐未真，背後之言，豈能全信。」不可一時造次！』獄吏便道：『都頭，但凡人命之事，須要「屍傷病物踪」五件事全，方可推問得。』

武松道：『既相公不准所告，且却又理會。』收了銀子和骨殖，再付與何九叔收了，下廳來到自己房內，叫土兵安排飯食與何九叔同鄆哥吃，留在房裏：『相煩等一等，我去便來也！』又自帶了三兩個土兵，離了縣衙，將了硯瓦筆墨，就買了三五張紙，藏在身邊，就叫

兩個土兵買了個猪首，一隻鵝，一隻雞，一擔酒，和些果品之類，安排在家裏，約莫也是巳牌時候，帶了個土兵，來到家中。金蓮已知告狀不准，放下心，不怕他，大着胆看他怎的？武松叫道：『嫂嫂下來，有句話說！』金蓮慢慢地行下樓來，問道：『有甚麼話說？』

武松道：『明日是亡兄斷七，你前日惱了衆鄰舍街坊，我今日特地來把杯酒，替嫂嫂相謝衆鄰。』金蓮大刺刺地說道：『謝他們怎地？』武松道：『禮不可缺。』喚土兵先去靈床子前，明晃晃的點起兩枝蠟燭，焚起一爐香，列下一陌紙錢，把祭物去靈前擺了，堆盤滿宴，鋪下酒食果品之類，叫一個土兵後面燙酒，兩個土兵門前安排桌凳，又有兩個前後執門。武松自吩咐定了，便叫：『嫂嫂來待客，我去請來。』先請間壁王婆。

那婆子道：『不消生受，教都頭作謝。』武松道：『多多相擾了乾娘，白有個道理，先備一杯茶酒，休得推致。』那婆子取了招兒，收拾了門戶，從後門走過來。武松道：『嫂嫂坐主位，乾娘對席。』婆子已知道西門慶回話了，放心着吃酒，兩個都心裏道：『看他怎地？』

武松又請這邊下鄰開銀鋪的姚二郎姚文卿。二郎道：『小人忙些，不勞都頭生受。』武松

拖住便道：『一杯淡酒，又不長久，便請到家。』那姚二郎只得隨順到來，便教去王婆肩下坐了。又去對門請兩家，一家是開紙馬鋪的趙四郎趙仲銘，四郎道：『小人買賣撇不得，不及陪奉。』武松道：『如何使得，衆高鄰都在那裏了。』不繇他不來，被武松扯到家裏道：『老人家爺父一般，便請在嫂嫂肩下坐了。』又請那對門賣冷酒店的胡正卿，那人原是吏員出身，便瞧道有些尷尬，那裏肯來。被武松不管他拖了過來，却請去趙四郎肩下坐了。武松道：『王婆，你隔壁是誰？』王婆道：『他家是賣餡餛飩兒的。』張公却好正在屋裏，見武松入來，吃了一驚道：『都頭沒甚說話？』武松道：『家間多擾了街坊，相請吃杯淡酒。』那老兒道：『哎呀！老子不會有些禮數到都頭家，却如何請老子吃酒？』武松道：『不成微敬，便請到家。』老兒吃武松拖了過來，請去姚二郎肩下坐地。——你道爲何先坐的不走了？原來有土兵前後把着門，好似監禁的一般。——

第十二回 供人頭靈前祭奠

武松請到四家鄰舍，并王婆和嫂嫂，共是六人，自掇條凳子，却坐在橫頭，便叫土兵把前

後門關了，那後面士兵自來篩酒。武松唱個大喏說道：『衆高鄰，休怪小人粗鹵，胡亂請些個！』衆鄰舍道：『小人們都不會與都頭洗泥接風，如今倒來反擾。』武松笑道：『不成意思，衆高鄰休得笑話。』士兵只顧篩酒，衆人懷着鬼胎，正不知怎地？看看酒至三杯，那胡正卿便要起身，說道：『小人實忙些個。』武松叫道：『去不得！既來到此，便忙也坐一坐。』那胡正卿心頭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暗暗地尋思道：『既是好意請我們吃酒，如何却這般相待，不許人動身？』只得坐下。

武松道：『再把酒來篩！』士兵斟到第四杯酒，前後共吃了七杯酒過，衆人却似吃了呂太后一千個筵席，只見武松喝叫士兵：『且收拾過了杯盤，少間再吃。』衆鄰舍却待起身。武松把兩隻手只一攔道：『正要說話，一千高鄰在這裏，中間那位高鄰會寫字？』姚二郎便道：『此位胡正卿極寫得好。』武松便唱個喏道：『相煩則個。』便捲起雙袖，去衣裳底下颺地只一掣，掣出那口尖刀來，右手四指籠着刀靶，大拇指按住掩心，兩隻圓彪彪怪眼睜起道：『諸位高鄰在此，小人冤各有頭，債各有主，只要衆位做個證見。』說時左手拿住嫂嫂，右手指定王婆。四家鄰舍驚得目瞪口呆，罔知所措，都面面相覷，不敢做聲！

武松道：『高鄰休怪，不必吃驚，武松雖是粗鹵漢子，便死也不怕，還省得有冤報冤，有讎報讎，並不傷犯衆位，只煩高鄰做個證見，若有一位先走的，武松翻過臉來休怪，教他先吃我五七刀了去。武二便償他命也不妨。』衆鄰舍都目瞪口呆，再不敢動。

武松看着王婆喝道：『兀的老豬狗聽着，我的哥哥這個性命，都在你的身上，慢慢的却問你。』回過臉來，看着金蓮罵道：『你那淫婦聽着，你把我的哥哥性命，怎地謀害了？從實招了，我便饒你！』金蓮道：『叔叔你好沒道理，你哥哥自害心疼病死了，干我甚事。』說猶未了，武松把刀脰察了插在桌子上，用左手揪住金蓮頭髮，右手劈胸提住，把桌子一脚踢倒了，隔桌子把金蓮輕輕地提將過來，一交放翻在靈床面前，兩脚踏住，右手拔起刀來，指定王婆道：『老豬狗，你從實說！』那婆子要脫身脫不得，只得道：『不消都頭發怒，老身自說便了。』

武松叫土兵取過紙墨筆硯，排好了桌子，把刀指着胡正卿道：『相煩你與我聽一句寫一句。』胡正卿脰脰抖着道：『小小人便寫寫！』討了些硯水，磨起墨來，拿着筆，拂那紙道：『王婆你實說！』那婆子道：『又不干我事，教說甚麼？』武松道：『老豬狗，我都知

了，你賴那個去，你不說時，我先鬪了這個淫婦，後殺你這老狗。」提起刀來，在金蓮臉上便擱了擱。

金蓮慌忙叫道：「叔叔，且饒我！你放我起來，我說便了。」武松一提，提起那婆娘，跪在靈床子前，喝一聲：「淫婦快說！」金蓮驚得魂魄都沒了，只得從實招說，將那日放簾子，因打着西門慶起，并做衣裳入馬通姦，一一地說，次後來怎生踢了武大，因何說討下藥，王婆怎地教唆撥置，從頭至尾，說了一遍。武松叫他說一句，却叫胡正卿寫一句。王婆道：「唆蟲，你生招了，我如何賴得過，只苦了老身！」王婆也只得招認了，把這婆子口詞，也叫胡正卿寫了，從頭至尾，都說在上面，叫他兩個都點指畫了字，就叫四家鄰舍書了名，也書了字，叫土兵解胳膊來，背接綁了這老狗，捲了口詞，藏在懷裏，叫土兵取碗酒來，供養在靈床子前，拖過金蓮來跪在靈前，喝那老狗，也跪在靈前。

武松這纔灑着淚道：「哥哥！靈魂不遠，今日兄弟與你報讎雪恨！」叫土兵把紙錢點着。金蓮見勢頭不好，却待要叫，被武松揪倒來，兩隻脚踏住他兩隻胳膊，扯開胸脯衣裳，說時遲，那時快，把尖刀去胸前只一剜，口裏銜着刀，雙手去挖開胸脯，搥出心肝五臟，供養在

靈前，吃察一刀，便割下那婦人頭來，血流滿地！四家鄰舍眼都定了，只掩了臉，看他忒兇，又不敢勸，只得隨順他。

武松叫土兵去樓上取下一床被來，把婦人頭包了，揩了刀，插在鞘裏，洗了手，唱個喏道：『有勞高鄰，甚是休怪，且請衆位樓上少坐，待武二便來。』四家鄰舍都面面相看，不敢不依他，只得都上樓去坐了。武松吩咐土兵，也教押那婆子上樓去，關了樓門，着兩個土兵在樓下看守，自己包了金蓮那顆頭，一直奔西門慶生藥鋪前來。

到得藥鋪，看着主管唱個喏，問道：『大官人在麼？』主管道：『却纔出去。』武松道：『借一步閒，說一句話。』那主管也有些認得武松，不敢不出來。武松一引引到側首僻靜巷內，驀然翻過臉來道：『你要死却是活？』主管慌道：『都頭在上，小人又不曾傷犯了都……』武松道：『你要死，休說西門慶去向，你若活，實對我說西門慶在那裏？』主管道：『却纔和一個相識，去去獅子橋下大酒樓上吃……』武松聽了，轉身便走。

武松逕奔到獅子橋下酒樓前，便問酒保道：『西門慶大郎和甚人吃酒？』酒保道：『和一個一般的財主，在樓上邊街閣兒裏吃酒。』武松一直撞到樓上，去閣子前張時，窗眼裏見西

慶坐着主位，對面一個坐着客席，兩個唱的粉頭，坐在兩邊，便把那被包打開一抖，那顆人頭血淋淋的滾出來，左手提了人頭，右手拔出尖刀，挑開簾子，鑽將入去，把那人頭望西門慶臉上攢將來。

西門慶認得是武松，吃了一驚，叫聲：「哎呀！」便跳起在凳子上去，一隻脚踏上了窗檻，要尋走路，見下面是街，跳不下去，心裏正慌。說時遲，那時快，武松却用手略按一下，托地已跳在桌子上，把些盞兒碟兒都踢下來，兩個唱的行院，驚得走不動的那個財主官人，慌了脚手，也倒了。

西門慶見來得兇，便把手虛指一指，早飛起右脚來，武松只顧奔入去，見他脚起，略閃一閃，恰好那脚正踢中武松右手，那口刀踢將起來，直落下去。西門慶見踢去了刀，心裏便不怕他，右手虛炤一炤，左手一拳，炤着。抄來，却被武松略躲個過，就勢裏從脇下鑽入來，左手帶住頭連肩只一提，右手早捺住西門慶左脚，叫聲：「下去！」那西門慶一者冤魂纏定，二乃天理難容，三來怎當武松神力，只見頭在下，脚在上，倒撞落在當街心裏，跌得個發昏章第十一，街上兩邊人都吃了一驚！

武松伸手下凳子邊，提了淫婦的頭，也鑽出窗子外，湧身望下只一跳，跳在當街上，先搶了那口刀在手裏，看這西門慶已跌得半死，直挺挺在地下，只把眼來動，武松按住只一刀，割下西門慶頭來，把兩顆頭相結在一處，提在手裏，把着那口刀，一直奔回紫石街來。叫土兵開了門，將兩顆人頭供養在靈前，把那碗冷酒澆奠了，又洒淚道：『哥哥靈魂不遠，早昇天界，兄弟與你報讎，殺了姦夫和淫婦，今日就行燒化。』便叫土兵樓上請高鄰下來，把那婆子押在前面。

武松拿着刀，提了兩顆人頭，再對四家鄰舍道：『我又有一句話，對你們高鄰說，須去不得！』那四家鄰舍叉手拱立，盡道：『都頭但說，我衆人一聽尊命。』武松道：『小人因與哥哥報仇雪恨，犯罪正當其理，雖死而不怨，却纔甚是驚嚇了高鄰，小人此一去，存亡未保，死活不知，我哥哥靈床子，就今燒化了，家中有些物件，一應望煩四位高鄰，與小人變賣些錢來，作隨衙用度之資，聽候使用，今去縣裏首告，休要管小人罪犯輕重，只替小人實證一證。』隨即取靈牌和紙錢燒化了，樓上有兩個箱籠取下來，打開看時，付與四鄰收貯變賣，却押那婆子，提了兩顆人頭，逕到縣來。

此時開動了一個陽穀縣，街上看的人，不計其數。知縣聽得人來報了，先自駭然，隨即陞廳。武松押那王婆，在廳前跪下，行兇刀子，和兩顆人頭，放在階下，武松跪在左邊，婆子跪在中間，四家鄰舍跪在右邊，武松懷中取出胡正卿寫的口詞，從頭至尾，告訴一遍。知縣叫那令史，先問了王婆口詞，一般供說，四家鄰舍指證明白，又喚過何九叔鄆哥，都取了明白供狀，喚當該忤作行人委吏一員，把這一千人押到紫石街，簡驗了婦人身屍，獅子橋下酒樓前簡驗了西門慶身屍，明白填寫屍單故目，回到縣裏，呈堂立案，知縣叫取長枷，且把武同這婆子枷了，收在監內，一千平人寄在監門房裏。

第十三回 賣人肉英雄打店

陽穀縣念武松是義氣烈漢，又想他上京去了這一遭，一心要周全他，又尋思他的好處，便喚該吏商議道：「念武松那廝是個有義的漢子，把這人們招狀，從新做過。」改作武松因祭獻亡兄武大，有嫂不容祭祀，因而相爭，婦人將靈床推倒，救護亡兄神主，與嫂鬪毆，一時殺死，次後西門慶因與本婦通姦，前來強護，因而鬪毆，互相不伏，扭打至獅子橋邊，以

致鬪殺身亡。讀款狀與武松聽了，寫一道申解公文，將這一千人犯，解本管東平府申請發落。

這陽穀縣雖是個小縣分，倒有仗義的人，有那上戶之家，都資助武松銀兩，也有送酒食錢米與武松的。武松到下處將行李寄頓土兵收了，將了十二三兩銀子與了鄆哥的老爹。武松管下的土兵，大半相送酒肉不迭。當下縣吏領了公文，抱着文卷，并何九叔的銀子骨殖，招詞刀仗，帶了一千犯人上路，望東平府來，衆人到得府前，看的人關動了衙門口。

且說府尹陳文昭，聽得報來，隨即陞廳。——那陳府尹是個聰察的官，已知這件事了。——便叫押過這一千人犯，就當廳前把陽穀縣申文看了，又把各人供狀招款看過，將這一千人一一審錄一遍，把贓物并行兇刀仗封了，發與庫子收領上庫，將武松的長枷換了一面輕罪枷枷了，下在牢裏，把這婆子換一面重囚枷釘了，禁在提事司監死囚牢裏收了，喚過縣吏，領了回文，發落何九叔鄆哥四家鄰舍，這六人且帶回縣去寧家聽候，本主西門慶妻子，留在本府羈管聽候，等朝廷明降，方始細斷。那何九叔鄆哥四家鄰舍縣吏領了，自回本縣去了，武松下在牢裏，自有幾個土兵送飯。

陳府尹這招囊卷宗，都改得輕了，申去省院詳審議罪，却是個心腹人，齎了一封緊要密書，星夜投京師來替他幹辦。那刑部官有和陳文昭好的，把這件事直稟過了省院，官議下罪犯據王婆，生情造意，哄誘通姦，唆使本婦下毒，藥死親夫，又令本婦趕逐武松，不容祭祀親兄，以致殺傷人命，唆令男女故失人倫，擬合凌遲處死；據武松雖係報兄之仇，鬪殺西門慶姦夫人命，雖則自首，難以釋免，脊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外，姦天淫婦，雖該重罪，已死勿論，其餘一千人犯，釋放寧家，文書到日，即便施行。

東平府尹陳文昭看了來文，隨即行移，拘到何九叔鄆哥，并四家鄰舍，和西門慶妻小，一千人犯，都到廳前聽斷。牢中取出武松，讀了朝廷明降，開了長枷，脊杖四十，上下公人都看覷他，止有五七下着肉，取一面七斤半鐵葉團頭護身枷釘了，臉上免不得上了兩行金印，解送孟州牢城，其餘一千衆人省諭發落，各放寧家。又從死牢裏取出王婆，當廳聽命，讀了朝廷明降，寫了犯繇牌，畫了仗狀，便把這婆子推上木驢，四道長釘，三條綁索，東平府尹判了一個字劄，上坐下抬，破鼓響，碎鑼鳴，犯繇前引，棍後催，兩把尖刀舉，一朵紙花搖，帶去東平府市心裏，吃了一劄。武松帶上行枷，看劄了王婆，有那原舊的上鄰姚二郎，

將變賣私什物的銀兩，交付與武松收受，作別自回去了。當廳押了文帖，着兩個防送公人，領了解赴孟州交割。

只說武松與兩個防送公人上路，有那原跟的士兵，與了行李，亦回本縣去了。武松自和兩個公人，且離了東平府，迤邐取路投孟州來。那兩個公人知道武松是個好漢，一路小心伏侍，不輕慢他些個。武松見他兩個小心，也不和他計較，包裹內有的是金銀，但過村坊鋪店，便買酒肉和兩個公人吃。

話休絮繁，武松自從於三月初頭殺了人，坐了兩個月監房，如今來到孟州路上，正是六月前後，炎炎火日當天，爍石流金之際，只得趕早涼而行，約莫也行了二十餘日，來到一條大路，三個人已到嶺上，却是巳牌時分。武松道：『你們且休坐了，趕下嶺去，尋買些酒肉吃。』兩個公人道：『也說得是。』三個人奔過嶺來，只一望時，見遠遠地土坡下，約有數間草屋，旁看谿邊柳樹上，挑出一個酒帘兒。武松見了指道：『那裏不有個酒店！』就奔下嶺來。這時山岡邊見個樵夫，挑了一擔柴過去。武松叫道：『漢子，借問這裏叫做甚麼去處？』樵夫道：『這嶺是孟州道，嶺前面大樹林邊，便是有名的十字坡。』

武松問了，自和兩個公人一直奔到十字坡邊看時，爲頭一株大樹，四五個人抱不交，上面都是枯藤纏着，看看抹過大樹邊，早望見一個酒店，門前窗檻邊坐着一個婦人，露出綠紗衫兒來，頭上黃烘烘的釵環，鬢邊插着些野花，見武松同兩個公人來到門前，那婦人便走起身來迎接，下面繫一條鮮紅生絹裙，搽一臉胭脂鉛粉，敞開胸脯，露出桃紅紗主腰，上面一色金紐，說道：『客官歇腳了去，本家有好酒，好肉，要點心時，好大饅頭。』

兩個公人和武松入到裏面，一副柏木桌凳座頭上，兩個公人倚了棍棒，解下那纏袋，上下肩坐了，武松先把脊背上包裹解下來，放在桌子上，解了腰間搭膊，脫下布衫。兩個公人說道：『這裏又沒人看見，我們就担些利害，且與你除了這枷，快活吃兩碗酒。』便與武松揭開了封皮，除下枷來，放在桌子底下，都脫了上半截衣裳，搭在一邊窗檻上。

只見那婦人笑容可掬道：『客官要打多少酒？』武松道：『不要問多少，只顧燙來，肉便切三五斤來，益發算錢還你。那婦人道：『也有好大饅頭。』武松道：『也把三二十個來，做點心。』那婦人嘻嘻地笑着入裏面，托出一大桶酒來，放下三隻大碗，三雙筯，切出兩盤肉來，一連篩了四五巡酒，去竈上取一籠饅頭來，放在桌子上，兩個公人拿起來便吃。

武松取一個拍開看了，叫道：『酒家，這饅頭是人肉的？是狗肉？』那婦人嘻嘻笑道：『客官休要取笑，清平世界，蕩蕩乾坤，那裏有人肉的饅頭，狗肉的滋味，我家饅頭，積祖是黃牛的。』武松道：『我從來走江湖上，多聽得人說道大樹十字坡，客人誰敢那裏過，肥的切做饅頭餡，瘦的却把去填河。』那婦人道：『客官那得這話，這是你自捏出來的。』武松道：『我見這饅頭餡肉有幾根毛，一像人小便處的毛一般，以此疑忌，娘子你家丈夫，却怎地不見？』那婦人道：『我的丈夫出外做客未回。』武松道：『恁地時你獨自一個須冷淡。』那婦人笑着尋思道：『這賊配軍却不是作死，倒來戲弄老娘，正是燈蛾撲火，惹焰燒身，不是我來尋你，我且先對付那廝。』這婦人便道：『客官休要取笑，再吃幾碗酒，這後面樹下乘涼要歇，便在我家安歇不妨。』

武松聽了這話，自家肚裏尋思道：『這婦人不懷好意了，你看我且先耍他。』因道：『大娘子，你家這酒好生淡薄，別有甚好酒，請我們吃幾碗？』那婦人道：『有些十分香美的好酒，只是渾些！』武松道：『最好！越渾越好！』那婦人心裏暗笑，便去裏面托出一鑊渾色酒來。武松看了道：『這個正是好生酒，只宜熱吃最好！』那婦人道：『還是這位客官省

得，我燙來你嘗看。」說着暗笑道：「這個賊配軍，正是該死，倒要熱吃，這藥却是發作得快，那廝當是我手裏行貨。」

燙得熱了，把將過來，篩做三碗，笑道：「客官試嘗這酒！」兩個公人那裏忍得飢渴，只顧拿起來吃了。武松便道：「娘子，我從來吃不得寡酒，你再切些肉來與我過口。」張得那婦人轉身入去，却把這酒潑在僻暗處，只虛把舌頭來啞道：「好酒！還是這個酒衝得人動！」那婦人那會去切肉，只虛走一遭便出來，拍手叫道：「倒也倒也！」那兩個公人只見天旋地轉，噤了口，望後撲地便倒，武松也雙眼緊閉，撲地仰倒在凳邊。」

只聽得笑道：「着了，繇你好似鬼，吃了老娘洗的脚水。」便叫：「小二小三快出來！」只聽得飛奔出兩個蠢漢來，把兩個公人，先扛了進去。這婦人便來桌上，提那包裹，并公人的纏袋，想是捏一捏，約莫裏面是金銀，只聽得他大笑道：「今日得這三頭行貨，倒有好兩日饅頭賣，又得這若干東西。」聽得把包裹纏袋提入去了，隨聽他出來看這兩個漢子扛抬武松，那裏扛得動，直挺挺在地下，却似有千百斤重的，只聽得那婦人喝道：「這鳥男女，只會吃飯吃酒，全沒些用，直要老娘親自動手，這個鳥大漢，却也會戲弄老娘，這等肥胖，好

做黃牛肉賣，那兩個瘦蠻子，只好做水牛肉賣，扛進去先開剝這廝用。」

聽他一頭說，一頭想是脫那綠紗衫兒，解了紅絹裙子，赤膊着，便來把武松輕輕提將起來。武松就勢抱住那婦人，把兩隻手一抱，抱將攏來，當胸前摟住，却把兩隻腿，望那婦人下半截只一挾，壓在婦人身上，只見他殺猪也似叫將起來。那兩個漢子急待向前，被武松大喝一聲，驚得呆了！

第十四回 十字坡義結張青

那婦人被武松壓在地上，只叫道：「好漢饒我！」那裏再敢掙扎。只見門前一人挑一擔柴，歇在門首，望見武松，按倒那婦人在地上，急忙大踏步跑將進來，叫道：「好漢息怒，且饒恕了，小人自有話說！」武松跳將起來，把左脚踏住婦人，提着雙拳，看那人時，頭戴青紗回面巾，身穿白布衫，下面腿絀護膝，八搭麻鞋，腰繫着纏袋，生得三拳骨又臉兒，微有幾根鬍鬚，年近三十五六。那人看着武松，又手不離方寸，說道：「願聞好漢大名。」武松道：「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都頭武松便是。」那人道：「莫不是景陽岡打虎的武都

頭？」武松自回道：「然也！」

那人納頭便拜道：「聞名久矣，今日幸得拜識。」武松道：「你莫非是這婦人的丈夫？」那人道：「是小人的渾家，有眼不識泰山，不知怎地觸犯了都頭？可看小人薄面，望乞恕罪！」武松慌忙放起婦人來，便問：「我看你夫妻兩個，也不是等閒的人，願求姓名。」那人便叫婦人穿了衣裳，快近前來，拜了都頭。武松道：「却纔衝撞嫂嫂，休怪！」那婦人便道：「有眼不識好人，一時不是，望伯伯恕罪，且請伯伯裏面坐地。」武松又問道：「你夫妻二位，高姓大名，如何知我姓名？」

那人道：「小人姓張名青，原是此間光明寺種菜園子，爲因一時間爭些小事性起，把這光明寺僧行殺了，放把火燒做白地，後來也沒對頭，官司也不來問，小人只在此大樹坡下剪徑，忽一日有個老兒，挑担子過來，小人欺負他老，搶出來和他廝併，鬥了二十餘合，被那老兒一匾担打翻，原來那老兒年紀小時，專一剪徑，因見小人手腳活，便帶小人歸去，到城裏，教了許多本事，又把這個女兒，招贅小人做個女婿。城裏怎地住得？只得依舊來此間蓋些草屋，賣酒爲生，實是只等客商過往，有那入眼的，便把些蒙汗藥與他吃了便死，將大塊

好肉，切做黃牛肉賣，零星小肉，切餛飩，包饅頭，小人每日也挑些去村裏賣，如此度日，小人因好結識江湖上好漢，人都叫小人做菜園子張青，俺這渾家姓孫，全學得他父親本事，人都喚他做母夜叉孫二娘，小人却纔回來，聽得渾家叫喚，誰想得遇都頭，幸喜小人歸得早些，却是如何了起這片心？」母夜叉孫二娘道：「本是不肯下手，一者見伯伯包裹沉重，二者乃怪伯伯說起風話，因此一時起意。」

武松道：「我是斬頭瀝血的人，何肯戲弄良人，我見嫂嫂瞧得我包裹緊，先疑忌了，因此特地說些風話，漏你下手，那碗酒我已潑了，假做中毒，你果然來提他，一時拿住，甚是衝撞了，嫂嫂休怪！」張青大笑起來，便請武松直到後面，客席裏坐定。武松道：「兄長，你且放出那兩個公人來。」張青便引武松到人肉作坊裏，看時，見壁上綁有幾張人皮，梁上吊着五七條人腿，見那兩個公人，一顛一倒，挺着在剝人凳上。武松道：「大哥，你且救起他兩個來！」張青道：「請問都頭，今得何罪？配到何處去。」武松把殺西門慶并嫂的緣由，一一說了一遍。張青夫妻兩個歡喜不盡，便對武松道：「小人有句話說，未知都頭如何？」武松道：「大哥但說不妨。」

當下張青對武松說道：「不是小人心歹，比及都頭去牢城營裏受苦，不若就這裏把兩個公人做翻，且只在小人家裏過幾時，若是都頭肯去落草時，小人親自送至二龍山寶珠寺，與魯智深相聚入夥如何？」武松道：「這是兄長好心，顧盼小弟，只是一件，武松平生只要打天下硬漢，這兩個公人於我分上，只是小心，一路上伏侍我來，我若害了他，天理也不容我，你若敬愛我時，便與我救起他兩個來，不可害他。」張青道：「都頭既然如此仗義，小人便救醒了。」便叫火家從剝人凳上，攙起兩個公人來，孫二娘調一碗解藥來，張青扯住耳朵，灌將下去。

沒有半個時辰，兩個公人如夢中睡覺的一般，爬將起來，看了武松說道：「我們却如何醉在這裏？這家恁麼好酒，我們又吃不多，便恁地醉了？記着他家，回來再問他買吃！」武松笑將起來，張青孫二娘也笑，兩個公人正不知怎地？那兩個火家自去宰殺鷄鵝，煮得熟了，整頓杯盤。

張青教擺在後面葡萄架下，放了桌凳座頭，便邀武松并兩個公人，到後花園內，武松便讓兩個公人上面坐了，張青武松在下面朝上坐了，二娘坐在橫頭，兩個漢子輪番斟酒，來往搬

擺盤饌。張青勸武松飲酒，至晚取出兩口戒刀來，叫武松看了，果是鑲鐵打的，非一日之功，兩個又說些江湖上好漢的勾當。武松又說山東及時雨宋公明，仗義疎財，如此豪傑，如今也爲事逃在柴大官人莊上。兩個公人聽得驚得呆了，只是下拜。武松道：「難得你兩個送我到這裏來，終不成有害你之心，我等江湖上好漢說話，你休要吃驚，我們並不敢害爲善的人，你只顧吃酒，明日到孟州營時，自有相謝。」當晚就在張青家裏歇了。

次日武松要行，張青那裏肯放，一連留住管待了二日，武松感激張青夫妻兩個，若論年齒，張青却長武松九年，因此張青便把武松結拜爲弟，武松再辭了要行，張青又置酒送路，取出行李包裹纏袋，交還清了，又送十來兩銀子與武松，把二二兩零碎銀子，齎發兩個公人，武松就把這十兩銀子，益發與了兩個公人，再帶上行枷，依舊貼了封皮，張青和孫二娘送出門前，武松只得洒淚別了，取路投孟州來。

未及晌午，早來到城裏，直至州衙，當廳投下了東平府交牒，州尹看了，收了武松，自押回文與兩個公人回去，不在話下。隨即却把武松貼發本處牢城營來，當日武松來到牢城營前，看見一座牌額，上書三個大字寫着道安平寨，公人帶武松到單身房裏，公人自去下文

書，討了收管，不必細說。

武松自到單身房裏，早有十數個一般的囚徒，來看武松說道：『好漢你新到這裏，包裹裏若有人情的書信，并使用的銀兩取在手頭，少刻差撥到來，便可送與他，若吃殺威棒時，也打得輕，若沒人情送與他時，端的狼狽，我和你是一般犯罪的人，特地報你知道，豈不聞兔死狐悲，物傷其類，我們只怕你初來，不省得，還你得知。』武松道：『感謝你們衆位指教，我小人身邊略有些東西，若是他好問我討時，便送些與他，若是硬問我要時，一文也沒。』衆囚徒道：『好漢休說這話，古人道：「不怕官，只怕管，在人矮簷下，不敢不低頭。」只是小心便好。』說猶未了，只見一個道：『差撥官人來了。』衆人都自散了。

武松解了包裹，坐在單身房裏，只見那個人走將入來，問道：『那個是新到囚徒？』武松道：『小人便是。』差撥道：『你也是安眉帶眼的人，直須要我開口說，你是景陽岡打虎的好漢，陽穀縣做都頭，只道你曉事，如何這等不達時務，你敢來我這裏，貓兒也不吃你打了。』武松道：『你到來發話，指望老爺送人情與你，半文也沒，我精拳頭有一雙相送，碎銀有些，留了自買酒吃，看你怎地奈何我？沒地裏到把我發回陽穀縣不成？』那差撥大怒去

了。

又有衆囚徒走攏來，說道：『好漢，你和他強了，少間苦也！他如今去和管營相公說了，必然害你性命！』武松道：『不怕，隨他怎麼奈何我，文來文對，武來武對。』正在那裏說未了，只見三四個人來單身房裏，叫喚新到囚人。武松應道：『老爺在這裏，又不走了，大呼小喝做什麼？』

那來的人把武松一帶，帶到點視廳前，那管營相公正在廳上坐，五六個軍漢押武松在當面。管營喝叫除了行枷，說道：『你那囚徒，省得太祖武德皇帝舊制，但凡初到配軍，須打一百殺威棒，那兜挖的背將起來。』武松道：『都不要你衆人鬧動，要打也不要兜挖，我若是躲閃一棒的，不是打虎好漢，從先打過的都不算，從新再打起，我若叫一聲，便不是陽穀縣爲爭的好男子。』兩邊看的人都笑道：『這痴漢弄死，且看他如何熬？』武松道：『要打便打毒些，不要人情棒兒打我不快活。』兩下衆人都笑起來。

那軍漢拿起棍來，吆喝一聲，只見管營相公身邊立着一個人，六尺以上身材，二十四五年紀，白淨面皮，三絡髭鬚，額頭上縛着白手帕，身上穿着一領青紗上蓋，把一條白絹搭膊絡

着手，那人便去管營相公耳朵邊，略說了幾句話，就聽管營道：「新到囚徒武松，你路上途中會害甚麼病來？」武松道：「我於路上不會害病，酒也吃得，肉也吃得，飯也吃得，路也走得。」管營道：「這廝是途中得病，到這裏我看他面皮纔好，且寄下他這頓殺威棒。」兩邊行杖的軍漢，低低對武松道：「你快說病，這是相公將就你，你快只推會害便了。」武松道：「不會害，不會害，打了倒乾淨，我不要留這一頓寄庫棒，寄下倒是鈎腸債，幾時得了？」兩邊看的人都笑。管營也笑道：「想是這漢子多管害熱病了，不會得汗，故出狂言，不要聽他，且把去禁在單身房裏。」三四個軍人引了武松，送在單身房裏。

第十五回 安平寨力舉石墩

武松到了單身房裏，衆囚徒都來問道：「你莫不有甚麼相識寄書信與管營麼？」武松道：「並不會有。」衆囚徒道：「若沒時，寄下這頓棒，不是好意，晚間必然來結果你。」武松道：「他怎地來結果我？」衆囚徒道：「他到晚把兩碗乾黃蒼米飯來，與你吃了，趁飽帶你去上牢裏，把索子細翻着，藁薦捲了，他塞了你的七竅，顛倒豎在壁邊，不消半個更次，便

結果了你性命，這個喚做盆吊。武松道：『再有怎地安排我？』衆人道：『再有一樣，也是把你來細了，却把一個布袋盛一袋黃沙，將來壓在你身上，也不消一個更次，便是死的，這個喚土布袋。』武松又問道：『還有甚麼法度害我？』衆人道：『只是這兩件怕人些，其餘的也不打緊。』

衆人說猶未了，只見一個軍人，托着一個盒子入來，問道：『那個是新配來的武都頭？』武松答道：『我便是，有甚麼話說？』那人答道：『管營叫送點心在這裏。』武松看時，一大鑊酒，一盤肉，一盤子麵，又是一大碗汁，心中尋思道：『敢是把這些點心與我吃了，却來對付我，我且落得吃。』把那鑊酒來一飲而盡，把肉和麵都吃盡了。那人收拾傢伙回去了。武松坐在房裏尋思，自己冷笑道：『看他怎地來對付我？』

看看天色晚來，只見頭先那個人，又頂一個盒子入來。武松問道：『你又來怎地？』那人道：『叫送晚飯在這裏。』擺下幾般菜蔬，又是一大鑊酒，一大盤煎肉，一碗魚羹，一大碗飯。武松見了，暗暗自忖道：『吃了這頓飯食，必然來結果我，且繇他，便死也做個飽鬼，落得吃了，却再計較。』那人等武松吃了，收拾碗碟回去了。

不多時，那個人又和一個漢子來，一個提着浴桶，一個提着水桶，來看武松道：『請都頭洗浴。』武松想道：『不要等我洗浴了來下手，我也不怕他，且落得洗一洗。』那兩個漢子安排傾下湯，武松在浴桶裏面，洗了一回，隨即送過浴裙手巾，教武松拭了，穿了衣裳，一個自把殘湯傾了，提了浴桶去，一個便把藤簾帳帳，將來掛起，鋪了藤簾，放個涼枕，叫了安置，也回去了。武松把門關上拴了，自在裏面思想道：『這個是甚麼意思？隨他便了，且看如何？』放倒頭便自睡了。

一夜無事，天明起來，纔開房門，只見夜來那個人，提着桶洗面湯進來，教武松洗了面，又取漱口水漱了口，又帶個篋頭待詔來，替武松篋了頭，縮個髻子，裹了巾幘，又是一個人將個盒子入來，取出菜蔬下飯，一大碗肉湯，一大碗飯。武松想道：『絲你走道兒，我且落得吃了。』吃罷飯，便是一盞茶。

却纔茶罷，只見送飯的那個人來請道：『這裏不好安歇，請都頭去那壁房裏安歇，搬茶搬飯便當。』武松道：『這番來了，我且跟他去看如何？』一個便來收拾行李被臥，一個引着武松，離了單身房裏，來到前面一個去處，推開房門，裏面乾乾淨淨床帳，兩邊都是新安排

桌凳什物。武松來到房裏，看了想道：『我只道送入土牢裏去，却如何到這般去處？此單身房好生齊整！』

武松坐到日中，那個人又將一個提盒入來，手裏提着一注酒，將到房中，打開看時，排下四隻熟鷄，又有許多蒸捲，那人便把熟鷄撕了，將注子裏酒篩下，請都頭吃。武松心裏忖道：『畢竟是何如？』到晚又是許多下飯，又請武松洗浴，乘涼，歇息。武松自思道：『衆囚徒也是這般說，我也是這般想，却怎地這般請我？』

武松行出寨裏來閒走，只見一般的囚徒，都在那裏担水的，劈柴的，做雜工的，却在晴日裏晒着，正是六月炎天，那裏去躲這熱？武松却背叉着手，問道：『你們却如何在這日頭裏做工？』衆囚徒都笑起來，回說道：『好漢你自不知，我們撥在這裏做生活時，便有人間天上了！如何敢指望嫌熱坐地，還別有那没人情的，將去鎖在大牢裏，求生不得生，求死不得死，大鐵鏈鎖着，也要過哩！』武松聽罷，去天王堂前後轉了一遭，見紙爐邊一個青石墩，有個關眼是縛竿脚的，好塊大石，武松就石上坐了一會，便回房裏來，坐地了自存想，只見那個人又搬酒和肉來。

話休絮煩，武松自到那房裏，住了數日，每日好酒好食，搬來請武松吃，並不見害他的意，武松心裏正委決不下，當日晌午，那人又搬將酒食來，松武忍耐不住，按定盒子問那人道：『你是誰家伴當？怎地只顧將酒食來請我？』那人答道：『小人前日已稟都頭說了，小人是管營相公家裏體人。』武松道：我且問你，每日送的酒食，正是誰教你將來請我？吃了怎地？』那人道：『是管營相公家裏的小管營，教送與都頭吃。』武松道：『我是個囚徒犯罪的人，又不曾有半點好處至管營相公處，他如何送東西與我吃？』那人道：『小人如何省得？小管營吩咐道，教小人且送半年三個月却說話。』

武松道：『却又作怪，終不成將息得我肥胖了，却來結果我！』一個悶葫蘆，教我如何猜得破？這酒食不明，我如何吃得安穩？你只說與我，你那小管營是甚麼樣人？在那裏會和我相會？我便吃他的酒食。』那個人道：『便是前日都頭初來時，廳上立的那個白手帕包頭絡着右手，那人便是小管營。』武松道：『莫不是穿青紗上蓋，立在管營相公身邊的那個人？』那人道：『正是。』武松道：『我待吃殺威棒時，敢是他說，救了我甚麼？』那人道：『正是。』

武松詫異道：「却又蹊蹺，我自是清河縣人氏，他自是孟州人，自來素不相識，如何這般看覷我？必有個緣故。我且問你，那小管營姓甚名誰？」那人道：「姓施名恩，使得好拳棒，人都叫他做眼彪施恩。」武松聽了道：「想他必是好男子，你且去請他出來，和我相見了，這酒食便可吃你的，你若不請他出來和我廝見時，我半點兒也不吃。」那人道：「小管營吩咐小人道：『休要說知備細，教小人待半年三個月，方纔說知相見。』」武松道：「休要胡說，你只去請小管營出來，和我相會了便罷。」那人害怕，那裏肯去。武松焦躁起來，那人只得到裏面去說知。

去不多時，只見施恩從裏面跑將出來，看着武松便拜。武松慌忙答禮說道：「小人是個治下的囚徒，自來未曾拜識尊顏，前日又蒙救了一頓大棒，今又蒙每日好酒好食相待，甚是不當，又沒半點兒差遣，正是無功受祿，寢食不安。」施恩答道：「小弟久聞兄長大名，如雷灌耳，只恨雲程阻隔，不能覓相見，今日幸得兄長至此，正要拜識尊顏，只恨無物款待，因此羞懷，不敢相見。」武松問道：「却纔聽得伴當所說，且教武松過半年三個月却有話說，正是小管營要與小人說甚麼？」施恩道：「村僕不省得事，脫口便對兄長說知道，却如何造

次說得。」武松道：「管營恁地時，却是秀才耍，倒教武松癩破肚皮，悶了怎地過得，你且說正是要我怎地？」施恩道：「既是村僕說出了，小弟只得告訴，因爲兄長是個大丈夫真男子，有件事欲要相央，除是兄長便行得，只是兄長遠路到此，氣力有虧，未經完足，且請將息半年三五個月，待兄長氣力完足，那時却對兄長說知備細。」

武松聽了呵呵大笑道：「管營聽稟，我去年害了三個月瘧疾，景陽岡上，酒醉裏打翻了一隻大蟲，也只三拳兩脚便打死了，何況今日。」施恩道：「而今且未可說，且等兄長再將養幾時，待貴體完完備備，那時方敢告訴。」武松道：「只是道我沒氣力了，既是如此說時，我昨日看見天王堂前那個石墩，約有多少重？」施恩道：「敢怕有三五百斤重。」武松道：「我且和你去看看，武松不知拔得動也不？」施恩道：「請吃罷酒了同去。」武松道：「且去了回來吃未遲。」

兩個來到天王堂前，衆囚徒見武松和小管營同來，都躬身唱喏。武松把石墩略搖一搖，大笑道：「小人真個嬌惰了，那裏拔得動。」施恩道：「三五百斤石頭，如何輕視得他？」武松笑道：「小管營也信真個拿不起，你衆人且躲開，看武松拿一拿！」武松便把上半截衣裳

脫下來，拴在腰裏，把那個石墩只一把，輕輕地抱將起來，雙手把石墩子撲地打下地裏一尺來深。一衆囚徒見了，盡皆駭然！武松再把右手去地裏一提，提將起來，望空只一擲，擲起去離地一丈來高，武松雙手只一接，接來輕輕地放在原舊安處，回過身來，看看施恩并衆囚徒，面上不紅，心頭不跳，口裏不喘。

施恩近前抱住武松便拜道：「兄長非凡人也，真天神！」衆囚徒一齊都揖道：「真神人也！」施恩便請武松到私宅堂上請坐了，武松道：「小管營今番須用說知，有甚事使令我去？」施恩道：「且請少坐，待家尊出來，相見了時，却得相煩告訴。」武松道：「你要教人幹事，不要這等兒女相，恁地不是幹事的人了，便是一刀一剮的勾當，武松也替你去幹，若是有些詔佞的，非爲人也！」那施恩叉手不離方寸，方纔說出這件事來。

第十六回 孟州城結拜施恩

到了這時，施恩方始說道：「兄長請坐，待小弟備細告訴衷曲之事。」武松說道：「小管營不要文文調調，只揀緊要的話，直說來。」施恩道：「小弟自幼從江湖上師父，學得些小

鎗棒在身，孟州一境，起小弟一個渾名，叫做金眼彪，小弟此間東門外有一座市井，地名喚做快活林，但是山東河北客商們，都來這裏做買賣，有百十處大客店，三二十處賭坊兌坊，往常時，小弟一者倚仗隨身本事，二者扭着營裏有八九十個拚命囚徒，去那個開着一個酒肉店，都分與衆店家，和賭錢兌坊裏，但有過路妓女之人，到那裏來時，先要來參見小弟，然後許他去趁食，那許多去處，每朝每日却有閒錢，月終也有三二百兩銀子尋覓，如此賺錢，近來被這本營內張團練，新從東潞州來，帶一個人到此，那廝姓蔣名忠，有九尺來長身材，因此江湖上起他一個渾名，叫做蔣門神，那廝不特長大，原來有一身好本事，使得好鎗棒，拽拳飛脚，相撲爲最，自誇大言道，三年上泰嶽爭交，不會有對，普天之下，沒我一般的了，因此來奪小弟的道路，小弟不肯讓他，吃那廝一頓拳脚打了，兩個月起不得床，前日兄長來時，兀自包着頭，兜着手，直到如今，瘡痕未消，本待要起人去和他廝打，他却有張團練那班兒正軍，有這一點無窮之恨，不能報得，久聞兄長是個大丈夫，怎地得兄長與小弟出得這口無窮之怨氣，死而瞑目，只恐兄長遠路辛苦，氣未完，力未足，因此且叫將息半年三月，等貴體氣完力足，方請商議，不期村僕脫口先言說了，小弟當以實告。」

武松聽罷，呵呵大笑，便問道：『那蔣門神還是幾顆頭，幾條臂膊？』施恩道：『也只一顆頭兩條臂膊，如何有多？』武松笑道：『我只道他三頭六臂，有哪吒的本事，我便怕他，原來只是一顆頭，兩條臂膊，既沒哪吒的模樣，却如何怕？』施恩道：『只是小弟力薄藝疎，便敵他不過。』武松道：『我却不是說嘴，憑着我胸中本事，平生只是打天下硬漢，不問道德的人，既是恁地說了，如今却在這裏做甚麼，有酒時，拿了去路上吃，我如今便和你去看，我把這廝如大蟲一般結果他，拳頭重時，打死了我自償命。』

施恩道：『兄長少坐，待家尊出來相見了，當行即行，未敢造次，等明日先使人去那裏探聽一遭，若是本人在家時，後日便去，若是這廝不在家時，却再理會，空自去打草驚蛇，倒吃他做了手脚，却是不好！』武松焦躁道：『小管營，你可知着他打了，原來不是男子漢做事，去去去！等甚麼今日明日，要去便走，怕他準備。』

正在那裏勸不住，只見屏風背後轉出老管營來，叫道：『義士，老漢聽你多時也，今日幸得相見義士一面，憑男如撥雲見日一般，且請到後堂少敘片刻。』武松跟了到裏面。老管營道：『義士且請坐。』武松道：『小人是個囚徒，如何敢對相公坐地？』老管營道：『義士

休如此說，憑男萬幸得遇，足下何故謙讓？」武松聽罷，唱個無禮喏，相對便坐了。施恩却立在面前。武松道：「小管營如何却立地？」施恩道：「家尊在上相陪，兄長請自尊便。」武松道：「恁地時，小人却不自在。」老管營道：「既是義士如此，這裏又無外人。」便教施恩也坐了。

僕從搬出酒榎果品盤饌之類，老管營親自與武松把盞，說道：「義士如此英雄，誰不欽敬，憑男原在快活林中，做些買賣，非爲貪財好利，實是壯觀孟州，增添豪俠氣象，不期今被蔣門神倚勢豪強，公然奪了這個去處，非義士英雄不能報仇雪恨，義士不棄憑男，滿飲此杯，受憑男四拜，拜爲長兄，以表恭敬之心？」武松答道：「小人有何才學，如何敢受小管營之禮，枉自折了武松的草料！」當下飲過酒，施恩納頭便拜了四拜，武松連忙答禮，結爲弟兄，當日武松歡喜飲酒，吃得大醉了，便叫人扶去房中安歇。

次日施恩父子商議道：「都頭昨夜痛醉，必然中酒，今日如何敢叫他去，且推道使人探聽來，其人不在家裏，延挨一日，却再理會。」當日施恩來見武松說道：「今日且未可去，小弟已使人探知這廝不在家裏，明日飯後，却請兄長去。」武松道：「明日去時不打緊，今日

入氣我一日。』早飯罷，吃了茶，施恩與武松去營前閒走了一遭，回來到客房裏，說些鎗法，較量些拳棒，看看晌午，邀武松到家裏，只具着數杯酒相待，下飯按酒，不記其數，武松正要吃酒，見他只把按酒添來相勸，心中不在意。吃了晌午飯，起身別了，回到客房裏坐地，只見那兩個僕人又來伏侍武松洗浴。

武松問道：『你家小管營今日如何只將肉食出來請我，却不多將些酒出來與我吃，是甚意故？』僕人答道：『不敢瞞都頭說，今早老管營和小管營議論，今日本是要央都頭去，怕都頭夜來酒多，恐今日中酒誤了正事，因此不敢將酒，出來，明日正要央都頭去幹正事。』武松道：『恁地時道我醉了，誤了你大事。』僕人道：『正是這般計較。』

當夜武松巴不得天明，早起來，洗漱罷，頭上裹了一頂萬字頭巾，身上穿了一領土色布衫，腰裏繫條紅絹搭膊，下面腿絆護膝八搭麻鞋，討了一個小膏藥，貼了臉上金印，施恩早來請去家裏吃早飯，武松吃了茶飯罷。施恩便道：『後槽有馬備來騎去。』武松道：『我又脚小，騎那馬怎地，只要依我一件事。』施恩道：『哥哥但說不妨，小弟如何敢道不依。』武松道：『我和你出得城去，只要還我無三不過望。』施恩道：『兄長如何無三不過

望？小弟不省其意。」武松笑道：「我說與你，你要打蔣門神時，出得城去，但遇着一個酒店，便請我吃三碗酒，若無三碗酒，便不過望子去，這個喚做：「無三不過望。」」

施恩聽了，想道：「這快活林離東門去有十四五里田地，算來賣酒的人家，也有十二三家，若要每店吃三碗時，恰好有三十五六碗酒，纔到得那裏，恐哥哥醉了，如何使得？」武松大笑道：「你怕我醉了沒本事，我却是沒酒沒本事，帶一分酒便有一分本事，五分酒，五分本事，我若吃了十分酒，這氣力不知從何而來？若不是酒醉後了胆大，景陽岡上如何打得這隻大蟲？那時節，我須爛醉了好下手，又有力，又有勢。」

施恩道：「却不知哥哥是怎地，家下有的是好酒，只恐哥哥醉了失事，因此夜來，不敢將酒出來請哥哥吃，既是哥哥酒後愈有本事時，恁地先教兩個僕人，自將了家裏好酒，果品殼饌，去前路等候，却和哥哥慢慢的飲將去。」武松道：「怎麼却纔中我意，去打蔣門神，教我也有些胆量，沒酒時，如何使得手段出來，還你今朝打倒那廝，教衆人大笑一場。」施恩當時打點了，叫兩個僕人先挑食籠酒擔，拿了些銅錢去了。老管營又暗暗地選擇了一二十條壯健大漢，慢慢的隨後來接應，都吩咐下了。

且說施恩和武松兩個，離了安平寨，出得孟州東門外來，行過得三五百步，只見官道傍邊，早望見一座酒肆望子，挑出在簷前，那兩個挑食擔的僕人，已先在那裏等候。施恩邀武松到裏面坐下，僕人已先安下殼饌，將酒來篩。武松道：『不要小盞兒吃，大碗篩來，只斟三碗。』僕人排下大碗，將酒便斟。武松也不謙讓，連吃了三碗便起身。僕人慌忙收拾了器皿，奔前去了。武松笑道：『却纔去肚裏發一發，我們去休。』

兩個便離了這座酒肆，出得店來，此時正是七月間天氣，炎暑未消，金風乍起，兩個解開衣襟，又行不得一里多路，來到一處，不村不郭，却早又望見一個酒旗兒，高挑出在樹林裏，來到林木叢中看時，却是一座賣村醪小酒店。施恩立住了脚問道：『此間是個村醪酒店，也算一望麼？』武松道：『是酒望須飲三碗，若是無三，不過去便了。』兩個入來坐下，僕人排了酒碗果品。武松連吃了三碗，便起身走。僕人急急收了傢伙物件，趕前去了。兩個出得店門來，又行不到一二里路上，又見個酒店，武松入來，又吃了三碗便走。

話休絮繁，武松施恩兩個一處走看，但過酒店，便入去吃三碗，約莫也吃過十來處酒肆。施恩看武松時，不十分醉。武松問施恩道：『此去快活林，還有多少路？』施恩道：『沒多

了，只在前面，遠遠地望見那個林子便是。」武松道：「既是到了，你且在別處等我，我自去尋他。」施恩道：「這話最好，小弟自有安身去處，望兄長在意，切不可輕敵。」武松道：「這個却不妨，你只要叫僕人送我，前面再有酒店時，我還要吃。」施恩叫僕人仍舊送武松，施恩自去了。

第十七回 武松醉打蔣門神

武松又行不到三四里路，再吃過十來碗酒。此時已有午牌時分，天色正熱，却有些微風，武松酒却湧上來，把布衫攤開，雖然帶着五七分酒，却裝做十分醉的，前顛後偃，東倒西歪，來到林子前。僕人用手指道：「前頭丁字路口，便是蔣門神酒店。」武松道：「既是到了，你自去躲得遠着，等我打倒了，你們却來。」武松搶過林子背後，見一個金剛來大漢，披着一領白布衫，撒開一把交椅，拿着蠅拂子，坐在綠槐樹下乘涼。武松假醉佯顛，斜着眼看了一看，心中自忖道：「這個大漢，一定是蔣門神了。」直搶過去。

又行不到三五十步，早見十字路口，一個大酒店，簷前立着望竿，上面掛着一個酒望子，

武松全傳 第十七回

一一二

寫着四個大字道：「河陽風月。」轉過來看時，門前一帶綠油欄杆，插着兩把銷金旗，每把上五個金字，寫道：「醉裏乾坤大，壺中日月長。」一壁廂肉案砧頭，操刀的家生，一壁廂蒸作饅頭，燒柴的廚竈，去裏面，一字兒擺着三隻大酒缸，半截埋在地裏，缸裏面各有大半缸酒，正中間裝列着櫃身子，裏面坐着一個年紀小的婦人，正是蔣門神初來孟州新娶的妾，原是西瓦子裏，唱說諸般宮調的頂老。

武松看了，睜着醉眼，逕奔入酒店裏來，便去櫃身相對一付座頭上坐了，把雙手按着桌子上，不轉眼看那婦人。那婦人瞧見，回轉頭看了別處。武松看那店裏時，也有五七個當撐的酒保，便敲着桌子叫道：「賣酒的主人家在那裏？」一個當頭酒保過來，看着武松道：「客人要打多少酒？」武松道：「打兩角酒，先把些來嘗看。」那酒保去櫃上叫那婦人舀兩角酒下來，傾放桶裏，燙一碗過來道：「客人嘗酒！」

武松拿起來聞一聞，搖着頭道：「不好不好，換將來！」酒保見他醉了，將來櫃上道：「娘子胡亂換些與他。」那婦人接來，傾了那酒，又舀些上等酒下來，酒保將去，又燙一碗過來。武松提起來聞一聞叫道：「這酒也不好，快換來，便饒你！」酒保忍氣吞聲，拿酒

去，櫃道：『娘子胡亂再換些好的與他，休和他一般見識，這客人醉了，只要尋鬧相似，便換些上好的與他罷！』那婦人又舀了一等上色的好酒來與酒保，酒保把桶兒放在面前，又漫一碗過來。

武松吃了道：『這酒略有些意思。』問道：『過賣，你那主人家姓甚麼？』酒保答道：『姓蔣。』武松道：『却如何不姓李？』那婦人聽了道：『這廝那裏吃醉了，來這裏，火麼？』酒保道：『眼見得是個外鄉蠻子，不省得了在那裏放屁！』武松問道：『你說甚麼？』酒保道：『我們自說話，客人你休管，自吃酒。』武松道：『過賣，叫你櫃上那婦人下來，相伴我吃酒。』酒保喝道：『休胡說，這是主人家娘子。』武松道：『便是主人家娘子，待怎地？相伴我吃酒也不打緊！』那婦人大怒，便罵道：『殺才，該死的賊！』推開櫃身子，却待奔出來。

武松早把土色布衫脫下，上半截揣在懷裏，便把那桶酒只一潑，潑在地上，搶入櫃身子裏，却好接着那婦人，武松手硬，那裏掙扎待，被武松一手接住腰跨，一手把冠兒捏做粉碎，揪住雲鬢，隔櫃身子提將出來，望渾酒缸裏只一丟，聽得撲通的一聲響，可憐這婦人正被直丟

在大酒缸裏。

武松托地從櫃身前踏將出來，有幾個當撐的酒保，手脚活些個的都搶來，武松手到，輕輕地只一提，提一個過來，兩手揪住，也望大酒缸裏只一丟，樁在裏面，又一個酒保奔來，提著頭只一掠，也丟在酒缸裏，再有兩個來的酒保，一拳一脚，都被武松打倒了，先頭三個人，在三隻酒缸裏，那裏掙扎得起，後面兩個人，倒在地上爬不動。這幾個火家搗子，打得屁滾尿流，乖的走了一個。武松道：『那廝必然去報蔣門神來，我就接將去，大路上打，倒他好看，教衆人笑一笑。』便大踏步趕將出來。

那個搗子逕奔去報了蔣門神，蔣門神見說，吃了一驚，踢翻了交椅丟去蠅拂子，便鑽將來。武松恰好迎着，正在大闊路上撞見，蔣門神雖然長大，近因酒色所迷，淘虛了身子，先自吃了那一驚，奔將來那步不會停住，怎地及得武松虎一般似健的人，又有心來算他，蔣門神見了武松，心裏先欺他醉，只顧趕將入來，說時遲，那時快，武松先把兩個拳頭去蔣門神臉上虛影一影，忽然轉身便走，蔣門神大怒，搶將來被武松一飛脚踢起，踢中蔣門神小腹上，雙手按了，便蹲下去，武松一蹺，蹺將過來那隻右脚，早踢起，直飛在蔣門神額角上，

踢着正中，望後便倒，武松追入一步，踏住胸脯，捉起這醋鉢兒大小拳頭，望蔣門神頭上便打。

原來說過的，打蔣門神撲手先把拳頭虛影一影，便轉身，却先飛起左脚踢中了，便轉過身來再飛起右脚，這一撲有名，喚做玉環步鴛鴦脚。這是武松平生的真才實學，非同小可，打得蔣門神在地下叫饒！

武松喝道：『若要我饒你性命，只要依我三件事。』蔣門神在地下叫道：『好漢饒我，休說三件，便是三百件，我蔣忠依得。』武松道：『第一件，要你便離了快活林，將一應家伙什物，隨即交還原主金眼彪施恩，誰教你強奪他的？』蔣門神慌忙應道：『依得依得。』武松道：『第二件，我如今饒了你起來，你便去央請快活林爲頭爲腦的英雄豪傑，都來與施恩陪話。』蔣門神道：『小人也依得。』武松道：『第三件，你從今日交割還了，便要你離了這快活林，連夜回鄉去，不許你在孟州住，在這裏不回去時，我見一遍，打你一遍，我見十遍，打十遍，輕則打你半死，重則結果了你命，你依得麼？』

蔣門神聽了，要掙扎性命，連聲應道：『依得依得，蔣忠都依。』武松就地下提起蔣門神

武松全傳 第十七回

一一六

來看時，早已臉青嘴腫，額子歪在半邊，額角頭流出鮮血來！武松指着蔣門神說道：『休言你這廝烏蠢漢，景陽岡上那隻大蟲，也只三拳兩脚，我兀自打死了，量你這個值得甚麼，快交割還他，但遲了些個，再是一頓，便一發結果了你這廝。』蔣門神此時，方纔知是武松，只得喏喏連聲告饒。

正說之間，只見施恩早到，帶領着三二十個悍勇軍健，都來相幫，却見武松贏了蔣門神，不勝之喜，團團擁定武松。武松指着蔣門神道：『本主已自在這裏了，你一面便搬，一面快去請人來陪話。』蔣門神答道：『好漢且請去店裏坐地。』武松帶一行人都到店裏看時，滿地都是酒漿，入脚不得，看那兩個烏男女，正在缸裏扶牆摸壁扎掙那婦人方纔從缸裏爬得出來，頭臉都吃磕了，下半截淋淋漓漓，都拖着酒漿，那幾個火家酒保，走得不見影子。武松與衆人都到店裏坐下，喝道：『你等快收拾起身。』一面安排車子，收拾行李，先送那婦人去了；一面尋不着傷的酒保，去鎖上請十數個爲頭的豪傑，都來店裏替蔣門神與施恩陪話。儘把好酒開了，有的是按酒都擺列了桌面，請衆人坐地，武松叫施恩在蔣門神上首坐定，各人面前放隻大碗，叫把酒只顧篩來。

酒至數碗，武松開話道：「衆位高鄰，都在這裏，我武松自從陽穀縣殺了人，配在這裏，便聽得人說道：『快活林這座酒店，原是小施管營造的屋宇等項買賣，被這蔣門神倚勢豪強，公然奪了，白白地占了他的衣食，你衆人休猜道是我的主人，我和他並無干涉，我從來，只要打天下這等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見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也不怕，今日我本待把蔣家這廝，一頓拳脚打死，就除了一害，我看你衆高鄰面上，權寄下這廝一條性命，我今晚便要他投外府去，若不離了此間，我再撞見時，景陽岡上入蟲，便是模樣。』衆人纔知道他是景陽岡上打虎的武都頭，都起身替蔣門神陪話道：『好漢息怒，教他便搬了去，奉還本主。』那蔣門神吃他一嚇那裏敢再做聲。施恩便點了家伙什物，交割了店肆，蔣門神羞慚滿面，相謝了衆人自喚了一輛車兒，就裝了行李，起身去了。

施老管營聽得兒子施恩，重霸得快活林酒店，自騎了馬，直來店裏，相謝武松。連日在店內飲酒作賀。快活林一境之人，都知武松了得，那一個不來拜見武松，自此重整店面，開張酒肆，老管營自回平安寨理事，施恩使人打聽蔣門神，帶了老小，不知去向，這裏直顧自做買賣，且不去理他，就且留武松在店裏居住。自此施恩的買賣，比往常加增三五分利息，

各店裏并各賭坊兌坊加利倍送閑錢來與施恩。施恩得武松爭了這口氣，把武松似爺娘一般敬重。

第十八回 張都監計陷武松

荏苒光陰，早過了一月之上，炎威漸退，玉露生涼，金風去暑，已及新秋，有話卽長，無話卽短，那日施恩正和武松在店裏閒坐說話，論些拳棒鎗法只見店門前兩三個軍漢，牽着一匹馬，來店裏尋問主人道：「那個是打虎的武都頭？」施恩却認得是孟州守禦兵馬都監張蒙方衙內親隨人，忙向前問道：「你們尋武都頭則甚？」那軍漢說道：「奉都監相公鈞旨，聞武都頭是個好男子，特地差我們將馬來取他，相公有鈞帖在此。」

施恩看了尋思道：「這張都監是我父親的上司官，屬他調遣，今者武松又是配來的囚徒，亦屬他管下，只得教他去。」便對武松道：「兄長，這幾位郎中，是張都監相公處差來取你，他既着人牽馬來，哥哥心下如何？」武松是個剛直的人，不知委曲，便道：「他既是取我，只得走一遭，看他有甚話說？」隨卽換了衣裳巾幘，帶了一個小伴當，上了馬，一同衆

人投孟州城裏來。

到得張都監衙門，那張蒙方在廳上，見了武松來，大喜道：「教進前來相見。」武松到廳下拜了張都監，叉手立在側邊。張都監便對武松道：「我聞知你是個大丈夫，男一漢，英雄無敵，敢與人同死同生，我帳前見缺恁地一個人，不知你肯與我做親隨體己人麼？」武松跪下稱謝道：「小人是個牢城營內囚徒，若蒙恩相抬舉，小人當以執鞭隨鐙，伏侍恩相。」張都監大喜，便叫取果盒酒出來，親自賜了酒，叫武松吃得大醉，就廳前廊下，收拾一間耳房與武松安歇。

次日又差人去施恩處，取了行李來，只在張都監家宿歇，早晚都監相公，不住地喚武松進後堂與酒與食，放他穿房入戶，把做親人一般看待，又叫裁縫，與武松徹裏徹外做秋衣，武松見了，也自歡喜，心裏尋思道：「難得這個都監相公，一力要抬舉我，自從到這裏住了，寸步不離，又沒工夫快活林與施恩說話，雖是他頻頻使人來相看我，多管是不能教入宅裏來。」武松自從在張都監宅內相公見愛，但是人有些公事來央浼他的，武松對都監相公說了，無有不依，外人俱送些金銀財帛緞疋等件，武松買個柳籐箱子，把這送的東西都鎖在裏

面。

時光迅速，却早又是八月中秋，張都監向後堂深處鴛鴦樓下，安排筵席，慶賀中秋，叫喚武松到裏面飲酒。武松見夫人宅眷，都在席上，吃了一杯，便待轉身出來。張都監喚住武松問道：『你那裏去？』武松答道：『恩相在上，夫人宅眷在此飲宴，小人理合迴避。』張都監大笑道：『差了，我敬你是個義士，特地請將你來一處飲酒，如自家一般，何故却要迴避？』便教坐下。武松道：『小人是個囚徒，如何敢與恩相坐地。』張都監道：『義士，你如何見外？此間又無外人，便坐不妨。』武松三迴五次，謙讓告辭，張都監那裏肯放，定要武松一處坐地，武松只得唱個無禮喏，遠遠地斜着身坐下。

張都監着了環養娘相勸，一杯兩盞，看看飲過五七杯酒，張都監叫抬上果桌飲酒，又進了一兩套食，次說些閒話，問了些鎗法。張都監道：『大丈夫飲酒何用小杯？』叫取大銀賞鐘，斟酒與義士吃，連珠箭勸了武松幾鍾。看看月明光彩照入東窗，武松吃得半醉，却都忘了禮數，只顧痛飲。張都監叫喚一個心愛養娘，叫做玉蘭，出來唱曲，吩咐道：『這裏別無外人，只有我心腹之人武都頭在此，你可唱個中秋對月時景的曲兒，教我們聽則個』

玉蘭執着象板，向前各道個萬福，頓開喉嚨，唱一隻東坡學士中秋調歌，唱道是：「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只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高捲珠簾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常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萬里共嬋娟。」這玉蘭唱罷，放下象板，又各道了一個萬福，立在一邊。

張都監又道：「玉蘭，你可把一巡酒。」這玉蘭應了，便拿了一副勸盤，丫環斟酒，先遞了相公，次勸了夫人，第三便勸武松飲酒，張都監叫斟滿着，武松那裏敢抬頭，起身遠遠地接過酒來，唱了相公夫人兩個大啜，拿起酒來，一飲而盡，便還了蓋子。

張都監指着玉蘭對武松道：「此女頗有些聰明，不惟善知音律，亦且極能鍼指，數日之間，擇了良時，將來與你做個妻室。」武松起身再拜道：「量小人何者之人，怎敢望恩相宅眷爲妻，枉自折武松的草料。」張都監笑道：「我既出了此言，必要與你，你休推故阻，我必不負約。」

當時一連又飲了十數杯酒，約莫酒湧上來，恐怕失了禮節，便起身拜謝了相公夫人，出到

廳廊下房門前，開了門，覺得酒食在腹，未能便睡，去房裏脫了衣裳，除了巾幘，拿條哨棒來庭心裏，月明下，使幾回棒，打了幾個輪頭，仰面看天，時約莫三更時分，進到房裏，却待脫衣去睡，只聽得後堂裏，一片聲叫起有賊來。

武松聽得道：『都監相公如此愛我，他後堂內裏有賊，我如何不去救護？』武松獻勤，提了一條哨棒，逕搶入後堂裏來。只見那個唱的玉蘭，慌慌張張走出來，指道：『一個賊奔入後花園裏去了』武松聽得這話，提着哨棒，大踏步直趕入花園裏去尋時，一週遭不見，後翻身却奔出來，不提防黑影裏，撒出一條板凳，把武松一交絆翻，走出七八個軍漢，叫一聲：『捉賊！』就地下把武松一條麻索綁了。

武松急叫道：『是我！』那衆軍漢那裏容他分說，只見堂裏燈燭熒煌，張都監坐在廳上，一片聲叫道：『拿將來！』衆軍漢把武松一步一棍，打到廳前。武松叫道：『我不是賊，是武松。』叫道：『我不是賊：是武松。』張都監看了大怒，變了面皮喝罵道：『你這個賊配軍，本是賊眉賊眼，賊心賊肝的人，我倒抬舉你一力成人，不會虧負了你半點兒，却纔教你一處吃酒，同席坐地，我指望要抬舉與你個官，你如何却做這等的勾當？』武松大叫道：

「相公非干我事，我來捉賊，如何倒把我捉了做賊？武松是個頂天立地的好漢，不做這般的事。」張都監喝道：「你這廝休賴，且把你押去他房裏，搜看有無贓物？」衆軍漢把武松押着，逕到他房裏打開他那柳籐箱子看時，上面都是些衣服，下面却是些銀酒器皿，約有一二百兩贓物。武松見了，也自目瞪口呆，只叫得屈！

衆軍漢把箱子抬出廳前，張都監看了，大罵道：「賊配軍如此無禮，贓物正在你箱子裏搜出來，如何賴得過？常言道：『衆生好度人難度。』原來你這廝外貌像人，倒有這等禽心獸肝，既然贓證明白，沒話說了。連夜便把贓物封了，且叫：『送去機密房裏監收，天明再和這廝說話。』武松大叫冤屈！那裏肯容他分說。衆軍漢扛了贓物，將武松送到機密房裏收管了，張都監連夜使人去對知府說了，押司孔目，上下都使用了錢。

次日天明，知府方纔坐廳，左右緝捕觀察，把武松押至當廳，贓物都扛在廳上，張都監家心腹人，齎着張都監被盜的文書，呈上知府看了，那知府喝令左右把武松一索捆翻，牢子節級將一束問事獄具，放在面前，武松却待開口分說。知府喝道：「這廝原是遠流配軍，如何不做賊，一定是一時見財起意，既是贓證明白，休聽這廝胡說，只顧與我加力打。」那牢子

獄卒拿起批頭竹片，雨點的打下來。武松情知不是話頭，只得屈招，本月十五日，一時見本官衙內，許多銀酒器皿，因而起意，至夜乘勢竊取入己，與了招狀。知府道：『這廝正是見財起意，不必說了，且取枷來釘了監下。』牢子將過長枷，把武松枷了，押下死囚牢裏監禁了。武松下到大牢裏尋思道：『叵耐張都監那廝，安排這般圈套坑陷我，我若能彀掙得性命出去時，却又理會。』牢子獄卒，把武松押在大牢裏，將他一雙脚，晝夜匣着，又把木扭釘住雙手，那裏容他些鬆寬。

却說施恩，已有人報知此事，慌忙入城來，和父親商議。老管營說道：『眼見得是張團練替蔣門神來報仇，買囑張都監，却設出這條計策陷害武松，必然是他着人去上下都使了錢，受了人情賄賂，衆人此不繇他分說，必然要害他性命，我如今尋思起來，他須不該死罪，只是買求兩院押牢節級便好，可以存他性命，在外却又別作商議。』施恩道：『見今當牢節級姓康的，和孩兒最過得好，只得去求洩他如何？』老管營道：『他是爲你吃官司，你不去救他，更待何時？』施恩將了一二百兩銀子，逕投康節級，却在牢未回，施恩教他家的人去牢裏說知，不多時，康節級歸來，與施恩相見。施恩把上件事一一告訴了一遍。

第十九回 飛雲浦怒殺公人

康節級聽了，正容答道：「不瞞兄長說，此一件事皆是張都監和張團練兩個，同姓結義做兄弟，現今蔣門神躲在張團練家裏，却央張團練買囑這張都監商量，設出這條計策，一應上下之人，都是蔣門神用賄賂，我們都接了他錢，廳上知府一力與他作主，定要結果武松性命，只有當案一個葉孔日不肯，因此不敢害他，這人忠直仗義，不肯陷害平人，以此武松還不吃虧，今聽施兄所說了，牢中之事，盡是我自維持，如今便去寬他，今夜不教他吃半點兒苦，你却快央人去，只囑葉孔日，要求他早斷出去，便可救得他性命。」

施恩取一百兩銀子與康節級。康節級那裏肯受，再三推辭，方纔收了。施恩相別出門來，逕回營裏，又尋一個和葉孔日知契的人送一百兩銀子與他，只求早早緊急決斷。那葉孔日已知武松是個好漢，亦是有心周全他，已把那文案做得活着，只被這知府受了張都監賄賂，囑他不肯從輕勘來，武松竊取人財，又不得死罪，因此互相延挨，只要牢裏謀他性命，今來又得了這一百兩銀子，亦知是屈陷武松，却把這文案都改得輕了，盡出豁了武松，只待限滿決

斷。

次日施恩安排了許多酒饌，甚是齊備，來央康節級，引領直進大牢裏面看視武松，見面送飯。此時武松已自得康節級看覷，將這刑禁都放寬了，施恩又取三二十兩銀子，分俵與衆小牢子，取酒食叫武松吃了，附耳低言道：「這場官司，明明是都監替蔣門神報仇，陷害哥哥，你且寬心不要憂念，我已央人和葉孔目說通了，甚有周全你的好意，且待限滿斷決你出來，却再理會。此時武松得鬆寬了，已有越獄之心，聽得施恩說罷，却放了那片心。施恩在牢裏安慰了武松，歸到營中。

過了兩日，施恩再備酒食錢財，又央康節級，引領入牢裏，與武松說話，相見了，將酒食款待，又分俵了些零碎銀子，與衆人做酒錢，回歸家來，又央浼人上下去使用，催趲打點文書。過得數日，施恩再備了酒肉，做了幾件衣裳，再央康節級維持相引，將來牢裏請衆人吃酒，買求看覷武松，叫他更換了些衣服，吃了酒食，出入情熟。一連數日，施恩來了大牢裏三次，却不提防被張團練家心腹人見了，回去報知，那張團練便去對張都監說了其事，張都監却再使人送金帛來與知府，就說與此事，那知府是個賊官，接受了賄賂，便差人常常下牢

裏來聞看，但見閒人便要拿問，施恩得知了，那裏敢再去看覷。武松却自得康節級和衆牢子，自照管他，施恩自此早晚只去得康節級家裏討信，得知長短，都不在話下。

看看前後將及兩月，有這當案葉孔目一力主張知府處早晚說就裏，那知府方纔知道張都監，接受了蔣門神若干銀子，通同張團練，設計排陷武松，自心裏想道：『你倒撲了銀兩，教我與你害人。』因此心都懶了，不來管看。捱到六十日限滿，牢中取出武松，當廳開了枷，當案葉孔目讀了招狀，定擬下罪名脊杖二十，刺配恩州牢城，原盜贓物，給還本主，張都監只得着家人當官領了贓物，當廳把武松斷了二十脊杖，刺了金印，取一面七斤半鐵葉盤頭枷釘了，押一紙公文，差兩個健壯公人，防送武松，限了時日就要起身，那兩個公人領了牒文，押解了武松出孟州衙門便行。

武松忍着那口氣，帶了行枷，出得城來，兩個公人監在後面，約行得一里多路，只見官道傍邊酒店裏，鑽出施恩來，看着武松道：『小弟在此專等。』武松看施恩時，又包着頭絡着手，忙問道：『我好幾時不見你，如何又做恁地模樣？』施恩答道：『實不相瞞哥哥說，小弟自從牢裏三番相見之後，知府得知了，不時差人下來牢裏點問，那張都監又差人在牢門口

左近，兩邊巡看着，因此小弟不能殼再進大牢裏看望兄長，只到得康節級家裏討信，半月之前，小弟正在快活林中店裏，只見蔣門神那廝，又領着一夥軍漢，到來廝打，小弟被他又痛打一頓，也要小弟浼人陪話却被他仍復奪了店面，依舊交還了許多傢伙什物，小弟在家將息未起，今日聽得哥哥斷配恩州，特有兩件綿衣送與哥哥路上穿着，煮得兩隻熟鵝在此，請哥哥吃了兩塊去。」施恩便邀兩個公人，請他入酒肆。

那兩個公人那裏肯進酒店裏去，便發言發語道：「武松這廝，他是個賊漢，不爭我們吃你的酒食，明日官府上須惹口舌，你若怕打，快走開去！」施恩見不是話頭，便取十來兩銀子，送與他兩個公人，那廝兩個，那裏肯接，惱忿忿地只要催促武松上路。施恩討兩碗酒，叫武松吃了，把一個包裹，拴在武松腰裏，把這兩隻熟鵝，掛在武松行枷上，附耳低言道：「包裹裏有兩件綿衣，一帕子散碎銀子，路上好做盤纏，也有兩隻八搭麻鞋在裏面，只是要路上仔細提防，這兩個賊男女不懷好意。」武松點頭道：「不須吩咐，我已省得了，再着兩個來也不懼他，你自回去將息，且請放心，我自有措置。」施恩拜辭了武松，哭着去了。

武松和兩個公人上路，行不到數里之上。兩個公人悄悄地商議道：「不見那兩個來。」武

松聽了，自暗暗地尋思，冷笑道：「沒你娘鳥興，那廝到來撲復老爺。」武松右手却吃釘在行枷上，左手却散着，卽就枷上，取下那熟鵝來，只顧自吃，也不係那兩個公人，又行了四五里路，再把這隻熟鵝除來，右手扯着，把左手撕來只顧自吃，行不過五里路把這兩隻熟鵝都吃盡了。

約算離城也有八九里多路，只見前面路邊，先有兩個人，提着朴刀，各跨口腰刀，先在那裏等候，見了公人，監押武松到來，便幫着做一路走。武松又見這兩個公人，與那兩個提朴刀的，擠眉弄眼，打些暗號，武松睃見，自瞧了八分尷尬，只安在肚裏，却且只做不見。

又走不數里多路，只見前面來到一處，四面都是野港闊河，五個人行至浦邊，一條闊板橋，一座牌樓，上有牌額寫着道：「飛雲浦。」三字。武松見了，假意問道：「這裏地名，喚做甚麼去處？」兩個公人答應道：「你又不眼瞎，須見橋邊牌額上寫道飛雲浦。」武松站住道：「我要淨手則個。」那兩個提朴刀的走近一步，却被武松叫聲下去，一飛脚早踢中，翻筋斗跌下水去了，這一個急待轉身，武松右腳早起，撲通地也踢下水裏去。那兩個公人慌了，望橋下便走。武松喝一聲那裏去把枷只一扭，折做兩半個，趕將下橋來。那兩個先自驚

倒了一個，武松奔上前去，望那一個走的後心上只一拳打翻，就水邊撈起朴刀來，趕上去搠上幾朴刀，死在地下，却轉身回來，把那個驚倒的也搠幾刀，這兩個踢下水去的，纔掙得起，正待要走，武松追着，又砍倒一個，趕入一步，劈頭揪住一個，喝道：『你這廝實說，我便饒你性命！』

那人道：『小人兩個是蔣門神徒弟，今被師父和張團練定計，使小人兩個來相幫防送公人，一處來害好漢。』武松道：『你師父蔣門神今在何處？』那人道：『小人臨來時和張團練都在張都監家裏，後堂鴛鴦樓上吃酒，專等小人回報。』武松道：『原來恁地，却饒你不得。』手起刀落，也把這人殺了，解下他腰刀來，揀好的帶了一把，將兩個屍首，都扔在浦裏，又怕那兩個不死，提起朴刀，每人身上又搠了幾刀，立在橋上，看了一回，思量道：『雖然殺了這四個賊男女，不殺得張都監，張團練，蔣門神，如何出得這口氣？』提着朴刀，躊躇了半晌，一個念頭，竟奔回孟州城裏來。

進得城中，早是黃昏時候，武松逕趨去張都監後花園牆外，却是一個馬院，就在馬院邊伏着，聽得那後槽却在衙裏，未曾出來，正看之間，只見呀地角門開，後槽提着個燈籠出來，

裏面便關了角門，武松却躲在黑影裏，聽那更鼓，時早打一更四點，那後槽上了草料，掛起燈籠，鋪開被臥，脫了衣裳，上牀便睡，武松却來門邊挨那門響。後槽喝道：「老爺方纔睡，你要偷我衣裳，也早些哩！」武松把朴刀倚在門邊，却掣出腰刀在手裏，又呀呀地推門。那後槽那裏忍得住，便從床上赤條條地跳將出來，拿了攪草棍，拔了櫃，却待開門，被武松就勢推開去，搶入來，把這後槽擗頭揪住，却待要叫，燈影下，見明晃晃地一把刀在手裏，先自驚得八分軟了，口裏只叫得一聲：「饒命！」

武松道：「你認得我麼？」後槽聽得聲音，方纔知是武松，便叫道：「哥哥，不干我事，你饒了我罷！」武松道：「你只實說，張都監如今在那裏？」後槽道：「今日和張團練蔣門神，他三個吃了一日酒，如今兀自在鴛鴦樓上吃哩！」武松道：「這話是實麼？」後槽道：「小人說慌，就害疔瘡。」武松道：「恁地却饒你不得！」手起一刀，把這後槽殺了，一脚踢開屍首，把刀插入鞘裏，就燈影下，去腰裏解下施恩送來的綿衣，將出來，脫了身上舊衣裳，把那兩件新衣穿了，拴縛得緊，把腰刀和鞘跨在腰裏，却把後槽一床單被，包了散碎銀兩，入在纏袋裏，却把來掛在門邊，却將一扇門立在牆邊，先去吹滅了燈火，却閃將出來。

拿了朴刀，從門上一步步爬上牆來。

第二十回 良宵血濺鴛鴦樓

此時却有些月光明亮，武松從牆頭上一跳，却跳在牆裏，便先來開了角門，撥過了門扇，復翻身入來，虛掩上角門，櫃都提過了，武松却望燈明處來，看時正是廚房裏，只見兩個丫環，正在那湯罐邊埋怨說道：『伏侍了一日，兀自不肯去睡，只是要茶吃，那兩個客人也不識羞恥，撞得這等醉了，也兀自不肯下樓去歇息。只說個不了。』

那兩個使女，正口裏喃喃吶吶怨恨，武松却倚了朴刀，掣出腰裏那口帶血刀來，把門一推，呀地推開門，搶入來，先把一個女使鬚角兒揪住，一刀殺了，那一個却待要走，兩隻脚一似釘住了的，再要叫時，口裏又似啞子的，端的見驚得呆了，休道是兩個丫環，便是說話的見了，也驚得口裏半舌不展，武松手起一刀，也殺了，却把這兩個尸首，拖放竈前，滅了廚下燈火，趁着那牕外月光，一步步挨入堂裏來。

武松原在衙裏出入的人，已都認得路數，逕趨到鴛鴦樓扶梯邊來，躡脚躡手，摸上樓來。

此時親隨的人都伏侍得厭煩遠遠地躲去了。只聽得那張都監張團練，蔣門神三個說話，武松在扶梯口聽，只聽得蔣門神口裏稱讚不了，只說：「虧了相公與小人報了冤讎，再當重重的報答恩相。」這張都監道：「不是看我兄弟張團練面上，誰肯幹這等的事，你雖費用了些錢財，却也安排得那廝好，這早晚多是在那裏下手，那廝敢是死了？只教在飛雲浦結果他，待那四人明早回來，便見分曉。」張團練道：「這四個對付他一個，有甚麼不了，再有幾個性命也沒了。」蔣門神道：「小人也吩咐徒弟來，只教就那裏下手結果了，快來回報。」

武松聽了，心頭那把無明業火，高三千丈，冲破了青天，右手持刀，左手揸開五指，搶入樓中，只見三五枝燈燭熒煌，一兩處月光射入，樓上甚是明朗，面前酒器皆不會收，蔣門神坐在交椅上，見是武松，吃了一驚，把這心肝五臟，都提在九霄雲外！

說時遲，那時快，蔣門神急要掙扎時，武松早落一刀，劈臉剝着，和那交椅都砍翻了。武松便轉身回過刀來，那張都監方纔伸得脚動，被武松當頭一刀，齊耳根連頸子砍着，撲地倒在樓板上，兩個都在掙命。這張團練終是個武官出身，雖然酒醉，還有些氣力，見剝翻了兩個，料道走不迭，便提起一把交椅輪將來，武松早接個住，就勢只一推，休說張團練酒後便

清醒白醒時，也近不得武松神力，撲地望後便倒了，武松趕入去一刀先割下頭來。蔣門神有力掙得起來，武松左脚早起，翻筋斗踢一脚，按住也割了頭，轉身來把張都監也割了頭，見桌子上有酒有肉，武松拿起酒鍾子一飲而盡，連吃了三四鍾，便去死屍身上，割下一片衣襟來，蘸着血，去白粉壁上，大寫下八字道：「殺人者打虎武松也！」

把桌子上器皿踏扁了，揣幾件在懷裏，正待下樓，只聽得樓下夫人聲音，叫道：「樓上官人們都醉了，快着兩個上去攙扶。」說猶未了，早有兩個人上樓來，武松却閃在扶梯邊，看時，却是兩個自家親隨人，便是前日拿捉武松的，武松在黑處讓他過去，却攔住去路，兩個人進樓中，見三個尸首，橫在血泊裏，驚得面面廝覷，做聲不得，正如：「分開八片頂陽骨，傾下半桶冰雪水。」急待回身，武松隨在背後，手起刀落，早剝翻了一個，那一個便跪下討饒。武松道：「却饒你不得。」揪住也是一刀，殺得血濺畫樓，尸橫燈影。

武松道：「一不做，二不休，殺了一百個，也只一死。」提了刀，下樓來。夫人問道：「樓上怎地大驚小怪？」武松搶到房前，夫人見條大漢入來，兀自問道：「是誰？」武松的刀早飛起劈面門剝着，倒在房前聲喚。武松按住，將去割頭時，刀切不入，心中起疑，就月

光下，看那刀時，已自都砍缺了，方知割不下頭來，便抽身去廚房下，拿取朴刀，丢了缺刀，翻身再入樓下來。

只見燈明下，前番那個唱曲兒的養娘玉蘭，引着兩個小的，把燈照見夫人被殺在地下，方纔叫得一聲：『苦也！』武松握着朴刀，向玉蘭心窩裏搠着，兩個小的亦被武松搠死，一朴刀一個，結果了，走出中堂把櫃拴了前門，又入來，尋着兩三個婦女，也都搠死了在地下。武松道：『我方纔心滿意足，走了罷休！』撇了刀鞘，提了朴刀，出到角門外，來馬院裏，除下纏袋來，把懷裏踏扁的銀酒器，都裝在裏面，拴在腰裏，拽開脚步，倒提朴刀便走。到城邊尋思道：『若等開門，須吃拿了，不如連夜越城走。』便從城邊踏上城來。

這孟州城是個小去處，那土城並不甚高，就女牆邊望下，先把朴刀虛按一按，刀尖在上，棒梢向下，託地只一跳，把棒一柱，立在濠塹邊，月明之下看水時，只有一二尺深。武松就濠塹邊脫了鞋襪，解下腿紵護膝，抓扎起衣服，從這城濠裏走過對岸，却想起施恩送來的包裹裏，有雙八搭麻鞋，取出來穿在脚上，聽城裏更點時，已打四更三點，武松道：『這口鳥氣，今日方纔出得鬆臊，梁園雖好，不是久戀之家，只可撇開。』提了朴刀，投東小路便

走。

走了一五更，天色朦朦朧朧，尙未明亮，武松一夜辛苦，身體困倦，棒瘡發了又疼，那裏熬得過，望見一座樹林裏，一個小小古廟，奔入裏面，把朴刀倚了，解下包裹來，做了枕頭，撲翻身便睡。却待合眼，只見廟外邊探入兩把撓鈎，把武松搭住，兩個人便搶入來，將武松按定，一條繩索綁了，那四個男女道：『這烏漢子却肥，好送與大哥去。』武松那裏掙扎得脫，被這四個人奪了包裹朴刀，却似牽羊的一般，脚不點地，拖到村裏來。這四個男女於路上，自言自語道：『看這漢子一身血跡，却是那裏來，莫不做賊着了手來？』武松只不做聲，繇他們自說。

行不到三五里路，早到一所草屋內，把武松推將進去，側首一個小門裏面還點着碗燈，四個男女，將武松剝了衣裳，綁在亭柱上。武松看時，見竈邊梁上，掛着兩條人腿，肚裏尋思道：『却撞在橫死神手裏，死得沒了分曉，早知如此時，不若去孟州府裏首告了，便吃一刀一剮，却也留得一個清名於世。』

那四個男女，提着那包裹，口裏叫道：『大哥大嫂，快起來！我們張得一頭好行貨在這裏

了！』只聽得前面應道：『我來也！你們不要動手，我自來開剝。』沒一盞茶時，只見兩個人入屋後來。武松看時，前面一個婦人，背後一個大漢，兩個定睛看了武松，那婦人便道：『這一個不是叔叔？』那大漢道：『果然是我兄弟。』武松看時，那大漢不是別人，却正是蔡園子張青，這婦人便是母夜叉，孫二娘。這四個男女吃了一驚，便把繩子解了，將衣服與武松穿了，頭巾已自扯碎，且拿個羶笠子與他戴上。

張青即便請出前面客席裏敘禮罷，驚問道：『賢弟如何恁地模樣？』武松答道：『一言難盡！自從與你相別之後，到得牢城營裏，得蒙施管營兒子，喚做金眼彪施恩，一見如故，每日好酒好肉管顧我，爲是他有一座酒肉店，在城東快活林內，甚是趁錢，却被一個張團練帶來的蔣門神，那廝倚勢豪強，公然白白地奪了，施恩如此告訴，我却路見不平，醉打了蔣門神，復奪了快活林，施恩以此敬重我，後被張團練買囑張都監，定了計謀，取我做親隨設智陷害，替蔣門神報仇，八月十五日夜，只推有賊，賺我到裏面，却把銀酒器皿，預先放在我箱籠內，拿我解送孟州府裏強扭做賊，打招了，監在牢裏，却得施恩上下使錢透了，不會受害，又得當案葉孔目仗義疎財，不肯陷害平人，又得當牢一個康節級，與施恩最好，兩個一

力維持，待限滿脊杖，轉配恩州，昨夜出得城來，叵耐張都監設計，教蔣門神使兩個徒弟，和防送公人相幫，就路上要結果我，到得飛雲浦僻靜去處，正欲要動手，先被我兩脚，把兩個徒弟踢下水裏，趕上這兩個烏公人，也是一朴刀一個搠死了，都撇在水裏，思量這口氣怎地出得，因此再回孟州城裏去，一更四點進去馬院裏，先殺了一個養馬的後槽，爬入牆內去，就廚房裏殺了兩個丫環，直上鴛鴦樓上，把張都監張團練蔣門神三個都殺了，又砍了兩個親隨，下樓來，又把他老婆兒女養娘都戳死了，四更三點跳出城來，走了一五更路，一時困倦，棒瘡發了又疼，因行不得，投一小廟裏權歇一歇，却被這四個綁縛將來。』武松說完，那四個搗子便拜在地下，鷄啄米般只顧磕頭。

第二十一回 行者夜走蜈蚣嶺

張青夫婦兩個看了，不由的笑道：『我們因有掛心，這幾時只要他們拿活的行貨，他這四個，如何省得我心裏事，若是我這兄弟不困乏時，不說你這四個男女，便有四十個也近他不得。』那四個搗子道：『我們都是張大哥的火家，因為連日賭錢輸了，想尋些買賣，正是有

眼不識泰山。』只顧磕頭。武松喚起他們來道：『既然你們沒錢去賭，我賞你些。』便把包裹打開，取十兩碎銀，把與四人將去分。那四個搗子拜謝武松，張青看了，也取三二兩銀子，賞了他們四個自去分了。

張青道：『賢弟不知我心，從你去後，我只怕不有些失支脫節，或早或晚回來，因此上吩咐這幾個男女，但凡拿得行貨，只要活的，那廝們慢仗些的，趁活捉了，敵他不過的，必致殺害，以此不教他們將刀仗出去，只與他撓鉤套索，方纔聽得說，我便心疑，連忙吩咐等我自來看，誰想果是賢弟。』孫二娘道：『只聽得叔叔打了蔣門神又是醉了贏他，那一個來往人，不吃驚，有在快活林做買賣的客商，常說到這裏，却不知向後的事，叔叔困倦，且請去客房裏將息，却再理會。』張青引武松去客房裏睡了，兩口兒自去廚下安排些佳肴美饌酒食，款待武松。

武松在張青家裏將息了三五日，打聽得事務蔑刺一般緊急，紛紛攘攘，說有做公人出城來各鄉村緝捕，張青得知，只得對武松道：『二哥，不是我怕事，不留你久住，如今官司搜捕得緊急，排門挨戶，只恐明日有些疎失，必須怨恨我夫妻兩個，我却尋個好安身去處與你，

在先也會對你說來，只不知你心中肯去也不』武松道：『我這幾日也會尋思，想這事必然要發，如何在此安身得牢，止有一個哥哥，又被嫂嫂不仁害了，甫能來到這裏，又被人如此陷害，祖家親戚都沒了，今日若得哥哥有這好去處，叫武松去，我如何不肯去，只不知是那裏地面？』

張青道：『是青州管下一座二龍山寶珠寺，我哥哥魯智深，和甚麼青面獸好漢楊志，在那裏打家劫舍，霸着一方落草，青州官軍捕盜不敢正眼覷他，賢弟只除那裏去安身。方纔免得若投別處去，終久要吃拿了，他那裏常常有書來取我入夥，我只爲懸土難移，不會去得，我寫一封書，備細說二哥的本事，於我回上，如何不着你入夥。』武松道：『大哥也說的是，我也有恨時辰未到，緣法不能湊巧，今日既是殺了人，事發了沒潛身處，此爲最妙，大哥你便寫書與我去，只今日便行。』張青隨即取幅紙來，備細寫了一封書，把與武松，安排酒食送路。

母夜叉孫二娘指着張青說道：『你如何便這等叫叔叔去？前面定吃人捉了！』武松道：『嫂嫂，你且說我怎地去不得？如何便吃人捉了！』孫二娘道：『阿叔，如今官司遍處都有了

文書，出三千貫信賞銀，畫影圖形，明寫鄉貫年甲，到處張掛，阿叔臉上現今明明地兩行金印，走到前路，須賴不過。」張青道：「臉上貼了兩個膏藥便了。」

孫二娘笑道：「天下只有你乖，你說這痴話，這個如何瞞得過做公的，我却有個道理，只怕叔叔依不得！」武松道：「我既要逃災避難，如何依不得。」孫二娘大笑道：「我說出來，叔叔却不要嗔怪！」武松道：「嫂嫂說的定依。」孫二娘道：「二年前有個頭陀，打從這裏過，吃我放翻了，把夾做了幾日饅頭餡，却留得他一個鐵界箍，一身衣服，一領皂布直裰，一條雜色短纏絲，一本度牒，一串一百單八顆人頂骨數珠，一個沙魚皮靴子，插着兩把雪花鑲鐵打成的戒刀，這刀時常半夜裏鳴嘯得響，叔叔前番也曾看見，今既要逃難，只除非把頭髮剪了，做個行者，須遮得額上金印，又且得這本度牒做護身符，年甲貌相，又和叔叔相等，却不是前世前緣，叔叔便應了他的名字前路去，誰敢來盤問，這件事好麼？」張青拍手道：「二娘說得是，我倒忘了，這一着，二哥你心裏如何？」武松道：「這個也使得，只怕我不像出家人模樣！」張青道：「我且與你扮一扮看。」

孫二娘去房中取出包裹來打開，將出許多衣裳，教武松裏外穿了。武松自看道：「却一似

我身上做的。』着了皂直裰，繫了繖，把羶笠兒除下來，解開頭髮，摺疊起來，將界箍兒箍起，掛着數珠。張青孫二娘看了，兩個喝采道：『却不是前生注定？』武松討面鏡子照了，自哈哈大笑起來。張青道：『二哥爲何大笑？』武松道：『我照了自也好笑，不知何故做了行者？大哥，便與我剪了頭髮。』張青拿起剪刀，替武松把前後頭髮都剪了。

武松見事務看看緊急，便收拾包篋要行，張青又道：『二哥你聽我說，好像我要便宜，你把那張都監家裏的酒器，留下在這裏，我換些零碎銀兩與你，路上去做盤纏，萬無一失。』武松道：『大哥見得分明。』盡把出來與了張青，換了一包散碎金銀，都拴在纏袋內，繫在腰裏。武松飽吃了一頓酒飯，拜辭了張青夫妻二人，腰裏跨了這兩口戒刀，當晚都收拾了，孫二娘取出這本度牒，就與他縫個錦袋盛了，教武松掛在貼肉胸前。

武松臨行，張青又吩咐道：『二哥於路小心在意，凡事不可託大，酒要少吃，休要與人爭鬧，也做些出家人行徑，諸事不可躁性，省得被人看破了，如到了二龍山，便可寫封回信寄來，我夫妻兩個在這裏也不是長久之計，恐怕隨後收拾家私，也來山上入夥，二哥保重保重，千萬拜上魯楊二頭領。』武松辭了出門，括了雙袖，搖擺着便行。張青夫妻看了，喝采

道：『果然好個行者！』

當晚武行者離了大樹十字坡，便落路走，此時是十月天氣，日正短，轉眼便晚了，約行不到五十里，早望見一座高嶺，趁着月明，一步步上嶺來，料道只是初更天色，立在嶺頭上看時，見月從東邊上來，照得嶺上草木光輝，正看之間，只聽得前面林子裏有人笑聲，武行者道：『又來作怪，這般一條淨蕩蕩高嶺，有甚麼人笑語？』走過林子那邊去打一看，只見松樹林中傍山一座墳庵，約有十數間草屋，推開着兩扇小牕，一個先生，摟着一個婦人，在那牕前看月戲笑。

武行者看了，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這是山間林下出家人，却做這等勾當？』便去腰裏掣出那兩口爛銀也是戒刀來，在月光下看了道：『刀却是好，到我手裏，不會發市，且把這個鳥先生試刀。』手腕懸了一把，再將這把放鞘內，把兩隻直裰袖結起在背上，竟來到庵前敲門。

只聽呀地側首門開，走出一個道童來，喝道：『你是何人？如何敢半夜三更大驚小怪，敲門打戶做甚麼？』武行者睜圓怪眼，大喝一聲：『先把這鳥童祭刀！』說猶未了，手起處，

錚地一聲響，道童頭落在一邊，倒在地下。只見庵裏那個先生大叫道，『誰敢殺我道童？』託地跳將出來，手輪着兩口寶劍，竟奔武行者。武松大笑道：『我的本事，不要箱兒裏去取。正是撓着我的癢處。』便去鞘裏再拔出那口戒刀，輪起雙戒刀來迎那先生。兩個就月明之下，一來一往，一去一回，四道寒光，旋成一團冷氣！兩個鬪到十數合，那先生被武行者賣個破綻，讓那先生兩口劍砍將入來，被武行者轉過身來，看得親切，只一戒刀，那先生的頭，滾落在一邊，屍首倒在石上。

武行者大叫：『庵裏婆娘出來，我不殺你，只問你個緣故！』只見庵裏走出那個婦人來，倒地便拜。武行者道：『你休拜我，你且說，這裏叫甚麼去處？那先生却是你的甚麼人？』那婦人哭着道：『奴是這嶺下張太公家女兒，這庵是奴家祖上墳庵，這先生不知是那裏人，來我家裏投宿，言說善習陰陽，能識風水，我家爹娘，不合留他在莊上，因他說來這裏墳上，觀看地理，被他說誘，又留他住了幾日，那廝一日見了奴家，便不肯去了，住了三兩個月，把奴家爹娘哥嫂都害了性命，却把奴家強騙在此墳庵裏住，這個道童也是別處擄掠來的，這嶺喚做蜈蚣嶺，這先生見這條嶺好風水，以此便自號飛天蜈蚣王道人。』

武行者道：「你還有親眷麼？」那婦人道：「親戚自有幾家，都是莊農之人，誰敢和他爭論。」武行者道：「這廝有些財帛麼？」婦人道：「他也積蓄得一二百兩金銀。」武行者道：「有時你快去收拾，我便要放火燒庵了。」那婦人問道：「師父你要酒肉吃麼？」武行者道：「有時將來請我。」那婦人道：「請師父進庵裏去吃。」武行者道：「怕別有人暗算我麼？」那婦人道：「奴有幾顆頭，敢賺得師父？」武行者隨那婦人入到庵裏，見小牕邊桌子上，擺着酒肉。武行者討大碗吃了一回，那婦人收拾得金銀財帛已了，武行者便就裏面放起火來，那婦人捧着一包金銀，獻與武行者。武行者道：「我不要你的，你自將去養身，快走快走！」那婦人拜謝了，自下嶺去。

武行者把那兩個屍首，都扔在火裏燒了，插了戒刀，連夜自過嶺來，迤邐取路，行人十數日，但遇村坊道店，市鎮鄉城，到處雖有榜文，武松已自做了行者，於路却沒人盤詰他。時遇十一月間，天氣好生嚴寒，武行者一路上買酒肉吃，只是敵不過寒威，上得一條土岡，早望見前面有一座高山，生得十分嶮峻，武行者下土岡子來，走得三五里路，早見一個酒店，門前一道清溪，屋後都是顛山亂石，看那酒店時，却是個村落小酒肆。

武行者過得那土岡子來，逕奔入那村酒店裏坐下，便叫道：『店主人家，先打兩角酒來，肉便買些來吃。』店主人應道：『實不瞞師父說，酒却有些茅柴白酒，肉却多賣完。』武行者道：『且把酒來擋寒。』店主人便去打兩角酒，大碗價篩來教武行者吃，將一碟熟菜與他過口。

片刻間，吃盡了兩角酒，又叫再打兩角酒來，店主人又打了兩角酒，大碗篩來，武行者只顧吃，原來過崗子時，先有三五分酒了，吃過這四角酒，又被朔風一吹，酒却湧上，大呼小叫道：『主人家，你真個沒東西賣，你便自家吃的肉食，也回些與我吃了，益發還還你銀子。』店主人笑道：『也不會見這個出家人，酒和肉只顧要吃，却那裏去取，師父，你也只好罷休！』武行者道：『我又不白吃你的，如何不賣與我？』店主人道：『我和你說過，只有這些白酒，那得別的東西賣。』正店裏論口，只見外面走入一條大漢，引着三四個人入進店裏。

第二十二回 二龍山落草避難

店主人一見那大漢，笑容可掬的迎接道：『二郎請坐。』那漢道：『我吩咐你的，安排也未？』店主人笑道：『雞與肉都已煮熟了，只等二郎來。』那漢道：『我那青花甕酒在那裏？』店主人道：『在這裏。』那漢引了衆人，便向武行者對席上頭坐了，那同來的三四人却坐在肩下，店主人捧出一樽青花甕酒來，開了泥頭，倒在一個大白盆裏。

武行者偷眼看時，却是一甕窖下的好酒，風吹過一陣陣香味來，聞得喉嚨癢將起來，恨不得鑽過來搶吃。只見店主人又去廚下，把盤子託出一對熟雞，一大盤精肉來，放裏那漢面前，便擺了菜蔬，用杓子舀酒去燙。武行者看自己面前，只是一碟兒熟菜，不絲的不氣，正是眼飽肚中飢，酒又發作，恨不得一拳打碎了那桌子，大叫道：『主人家你來！你這廝好欺負客人！』店主人連忙來問道：『師父，休要焦躁，要酒便好說！』

武行者睜着雙眼，喝道：『你這廝好不曉道理，這青花甕酒，和雞肉之類，如何不賣與我？我也一般還你銀子。』店主人道：『青花甕酒和雞肉，都是那二郎家裏自將來的，只借我店裏坐地吃酒。』武行者心中要吃，那裏聽他的分說，一片聲喝道：『放屁放屁！』店主人道：『也不會見你這個出家人，恁地蠻法？』武行者喝道：『怎地是老爺蠻法，我白吃你

的？」那店主人道：「我倒不會見出家人自稱老爺。」武行者聽了，跳起身來，又開五指，望店主人臉上只一掌，把那店主人打個踉蹌，直撞過那邊去。

那對席的大漢見了大怒，跳起身來，指定武松道：「你這個烏頭陀，好不依本分，却怎地便動手動腳，却不道是出家人，勿起嗔心。」武行者道：「我自打他，兀你甚事？」那大漢怒道：「我好意勸你，你這烏頭陀，敢把言語傷我？」武行者聽得大怒，便把桌子推開，走出來喝道：「你那廝說誰」那大漢笑道：「你這烏頭陀，也要和我廝打，正是來太歲頭上動土。」便點手叫道：「你這賊行者出來，和你說話。」武行者喝道：「你道我怕你，不敢打你。」一搶搶到門邊。那大漢便閃出門外去，做個門戶等着他。武行者搶入去，接住那漢子，那大漢却待用力跌武松，怎禁得他千百斤神力，就手一扯，扯入懷中，只一撥撥將去，恰似放翻小孩子的一般，那裏做得半分手脚。武行者踏住那大漢，提起拳頭來，只打實落處，打了二三十拳，就地下提起，望門外溪裏只一丟。那三四個村漢，叫聲苦！未知高低，都下水去，把那大漢救上溪來，自攙扶着投南去了。

這店主人吃了這一掌，打得麻了，動彈不得自入屋後躲避去了。武行者道：「好呀！你們

都去了，老爺吃酒了！』把個碗去白盆內舀那酒來只顧吃，桌上那對鷄，一盤子肉，都未曾吃動，雙手扯來任意吃，沒半個時辰，把這酒肉和鷄，都吃個八分。武行者醉飽了，把直裰袖結在背上，便去店門沿溪而走。

離那酒店，走不得四五里路，傍邊土牆裏，走出一隻黃狗，看着武松叫。武行者看時，一隻大黃狗趕着吠，不由的心中惱恨，便將左手鞘裏，掣一口戒刀來，大踏步趕。那隻黃狗繞着溪岸叫，武行者一刀砍將去，却砍個空，用得力猛，頭重腳輕，翻筋斗倒撞下溪裏去，黃狗便立定了叫，冬月天道，雖只有一二尺深淺的水，却寒冷得當不得，爬起來，淋淋一身水，却見那口戒刀，浸在溪裏亮得耀人，便再蹲下去，撈那刀時，撲地又落下去，再起不來，只在那溪水裏滾。

岸上側首牆邊，轉出一夥人來，當先一個大漢，頭戴羶笠子，身穿鵝黃紵絲衲襖，手裏拿着一條哨棒，背後十數個人跟着，都拿木鈹白棍。衆人看見狗吠，指道：『這溪裏的賊行者，便是打了小哥哥的，如今小哥哥尋不見，大哥哥却又引了二三十個莊客，自奔酒店裏捉他去了，他却來到這裏。』

說猶未了，只見遠遠地那個吃打的漢子，換了一身衣服，手裏提着一條朴刀，背後引着二十個莊客，都拖鎗拽棒，跟着那個大漢，吹風胡哨來尋武松，趕到牆邊見了，指着武松，對那穿鵝黃襖子的大漢道：『這個賊頭陀，正是打兄弟的。』那個大漢道：『且提這廝去莊裏細細拷打。』那漢喝聲下手，可憐武松醉了，掙扎不得，急要爬起來，被衆人一齊下手，橫拖倒拽，捉上溪來。

轉過側牆邊一所大莊院，兩下都是高牆粉壁，垂柳喬松，圍繞着牆院，衆人把武松推搶入來，剝了衣裳，奪了戒刀包裹，揪過來綁在大柳樹上，叫取一束籐條來，細細的打那廝，却纔打得三五下，只見莊裏走出一個人來，喝道：『快與我解下來，這是我兄弟。』那穿鵝黃襖子的，并吃打的，盡皆吃驚，連忙問道：『這個行者，如何却是師父的兄弟？』那人便道：『他便是我時常和你們說的，那景陽岡上打虎的武松，我也不知他如今怎地做了行者？』那弟兄兩個聽了，慌忙解下武松，便討幾件乾衣服與他穿了，便扶入草堂裏來。武松便要下拜。那個人驚喜相半，扶住武松道：『兄弟酒還未醒，且坐一坐說話。』武松見了那人，歡喜上來，酒早醒了五分，討些湯水洗漱了，吃些醒酒之物，便來拜了那人，相敘舊話。——

那人不是別人，正是鄆城縣人氏，姓宋名江，表字公明。——

武行者道：『只想哥哥在柴大官人莊上，却如何來在這裏？兄弟莫不是和哥哥夢中相會麼？』宋江道：『我自從和你在柴大官人莊上分別之後，却有這裏孔太公，屢次使人去莊上問信，後見宋清回家說道，宋江在柴大官人莊上，因此特地使人，直來柴大官人莊上，取我在這裏。此間便是白虎山，這莊便是孔太公莊上，恰纔和兄弟相打的，便是孔太公小兒子，因他性急，好與人廝鬧，到處叫他做獨火星孔亮，這個穿鵝黃襖子的，便是孔太公大兒子，人都叫他做毛頭星孔明，因他兩個好習鎗棒，却是我點撥他些個，以此叫我做師父，我在此間住半年了，我如今正欲要上清風寨走一遭，這兩日方欲起身，我在柴大官人莊上時，只聽得人傳說兄弟在景陽岡打了大蟲，又聽知你在陽穀縣做了都頭，又聞鬪殺了西門慶，向後不知你配到何處去？兄弟如何做了行者？』武松便把自家的事，從頭備細告訴了一遍。

孔明孔亮兩個聽了大驚，撲翻身便拜。武松慌忙答禮道：『却纔甚是衝撞，休怪休怪！』孔明孔亮道：『我弟兄兩個有眼不識泰山，萬望恕罪。』武行者道：『既二位相覲武松時，却是與我烘焙度牒書信，并行李衣服，不可失落了那兩口戒刀，這串數珠。』孔明道：『這個

不須足下掛心，小弟已自着人收拾去了，整頓端正拜還。」武行者拜謝了。宋江請出孔太公，都相見了，孔太公置酒設席款待。

次日天明起來，都洗漱罷，出到中堂，孔太公便叫殺羊宰豬，安排筵席，開懷暢飲。當日筵宴散了，宋江問武松道：「二哥今欲往何處安身？」武松道：「昨夜已對哥哥說了，蔡園子張青寫書與我，着兄弟投二龍山入夥，他也隨後便上山來。」宋江道：「也好，我瞞你說。我家近日有書來，說道清風寨知寨小李廣花榮，他知道我殺了閻婆惜，每每寄書來與我，千萬教我去寨裏住幾時，此間又離清風寨不遠，我這兩日正待要起身去，因見天氣陰晴不定，未曾起程，早晚要往那裏走一遭，不若和你同往如何？」

武松道：「哥哥怕不是好情分，帶携兄弟投那裏去住幾時，只是武松做下的罪犯至重，遇赦不宥，因此發心只是投二龍山落草避難，亦且我又做了頭陀，難以和哥哥同往，路上被人設疑，倘或有些決撒了，須連累哥哥，便是哥哥與兄弟同死同生，也須累及了花知寨不好，只是繇兄弟投二龍山去了罷。天可憐我，異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時却來尋訪哥哥未遲。」宋江道：「兄弟既有此心，歸順朝廷，皇天必佑，若如此行，不敢苦勸，你且相陪我住幾日了。」

